

現代創作文庫

王獨清選集

上海萬象書屋印行



全書精裝五十冊實價國幣四元 概不零售

現代創作文庫

第七輯

王獨清選集

國語

外埠酌加郵費

編選者

徐沉·葉忘憂

出版者

上海萬象書屋

總經理處

上海四馬路

中央書店

現代創作文庫

第十二輯

- | | | | |
|-----|-------|------|-------|
| 第一輯 | 魯 迅選集 | 第十一輯 | 鄭振鐸選集 |
| 第二輯 | 郭沫若選集 | 第十二輯 | 王統照選集 |
| 第三輯 | 郁達夫選集 | 第十三輯 | 田 漢選集 |
| 第四輯 | 周作人選集 | 第十四輯 | 老 舍選集 |
| 第五輯 | 葉紹鈞選集 | 第十五輯 | 沈從文選集 |
| 第六輯 | 徐志摩選集 | 第十六輯 | 茅 盾選集 |
| 第七輯 | 王獨清選集 | 第十七輯 | 魯 迅選集 |
| 第八輯 | 張資平選集 | 第十八輯 | 巴 金選集 |
| 第九輯 | 冰 心選集 | 第十九輯 | 丁 玲選集 |
| 第十輯 | 盧 關選集 | 第二十輯 | 張天翼選集 |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現代創作文庫序

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自從「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創作雖已奠定了它的基礎。但它的讀者至今還被限制在所謂小智識份子羣裏。一般遺老遺少固然不屑看它，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却也「不能」看到它。

這一個事實遂使新文學創作物的發行可憐到平均每種印不過三千，而封神榜、三國志却印行不衰，江湖奇俠傳、啼笑姻緣也都賣到若干萬部！——我們大多數讀者就沉醉在這里面。

把文學送到整個大眾的腦子裏去，這是大眾文學的整個問題。把已經讀封神、三國，以及「奇俠」「姻緣」之類的讀者奪取過來，這問題的一半固然還在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上，而那一半，却未始不是出版上的問題了。前邊說：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之「不能」看到新文學的創作者，也就有一半是他們根本接受它不到手。

舉例說：一個內地小城市的店員，可以在賣百家姓的書店里買到趙五娘琵琶記，也許可以買到江湖奇俠傳，但買不到吶喊，彷徨——即使書店放出一本來罷，但一見那看不慣的封面，裝訂，也就駭住了，不知是一部什麼天書——再一個「即使」罷，即使他想買了，一看定價：六角，一元，一元半，琵琶記賣八個子兒一本，這買不起！

所以，一本書的推銷方法，印刷外形，定價高低對於發行上都有那麼大的影響！站在文學的社會作用上說，忽視這個問題，是不應該的——一般遺老遺少不管它，那些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中的讀者不該奪取過來麼？

說到這里，我頗贊成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了。我們不管發行者主觀上的作用如何，但它的結果是：第一，推銷的市場擴大而且深入；第二，印刷形式比較接近大眾；第三，價格降低到適合一般購買力。因此之故，有若干翻版的一折書的銷路會超過了原版。這從街頭巷尾的書攤上可以看出。

也就因此之故，我認為新文學創作物要奪取大部份落後的讀者，用一折書的方法來印行，是目前一個最好的手段。

剛巧，書店里也正有這末樣一個需要，為了實驗這一個理想，便答應下這個文庫的編選工作。因為是基於這一理想而出發，編選的方法就不得不以這特殊的讀者——我們所應奪取的讀者做對象而稍有不同於一般的方法了。

第一，文庫里二十位作家固然不能包括現代中國整個文壇，但這二十位作家的選定，是以他的讀者之多寡來取決的。因為本文庫的最大目的是如上所說在於奪取大多數的讀者——儘管如此，這二十位作家依然還可以概括了整個中國文壇的。

第二，每一作家的作品並非按其各個創作時代比例選出，而是以其作品對於讀者的利害為標準。如此中所選張資平之作品，偏重於初期，就是為了初期作品比較地少有毒害。魯迅氏的散文偏於近作，也就是為了更有利於讀者。

第三，針對着這特殊的讀者的鑑賞能力，選稿標準就不同於一般。如魯迅集中不選狂人日記及在酒樓上等篇，而選阿Q正傳及祝福之類。

第四，因為這不是代表作選，故各家所選偏重短篇，而少截取長篇。好讓讀者多看些整篇的東西。

第五，每集附有作者的自序或創作經驗之類及編者的題記，這是為了讀者進一步對於該作家其他作品閱讀上參攷的。

第六，為使讀者明瞭某一作家最近的傾向，故作品目錄的編次是以最近的放在前面，倒編上去。而於各家最近諸作亦儘多採選。

計劃是這末計劃了，但編下來的結果，其缺點可更多了：

第一，書店所給的編選時間，前後只有三個月。收集材料就去了一個半月。以後兩個月是每三天一

冊，這樣急就編選，是自己不能安心的。

第二，本想借這機會多選些最有利於讀者的作品的。但如丁玲氏之某一部份作品，都買不到。又以同一原因，蔣光慈的集子也就編不出來。

第三，這二十位作家的名單，也不是完全出於編者的意思。

第四，有些作品寫作時代不清，一時又查不明白，編排上就難免有些顛倒。

第五，因為時間急促，選稿不能有長時間的斟酌，連自己的標準有時都難合了。

第六，有許多在再版或其他原因一時買不到的書，未能收齊，致有許多已經選定的作品臨時抽去，更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因為這不過是個實驗，一切都待諸將來補救了。

編者

一九三六，三，一八。

題記

王獨清，陝西人。留學意大利。生平詳於其自叙傳長安城中的少年等作中。他是創造社的中堅份子。本集所選之創造社，我和它的始終與它的總賬一文記其參加經過甚詳。

他把最大努力放在詩的創作中。故本集所選，亦以詩歌為主。戲劇也是他想努力的，但除楊貴妃之死及紹蟬二歷史劇外，幾無所作。小說，更非所長。

詩人王獨清雖一再高嘆轉變，但他終止於是一個歿落階級的感傷詩人而已。——這從他的作品裏可以明白的看出，自從嘆過轉變以後，我們不曾讀到他一篇「過得去」的作品。甚至，在這樣一個大時代裏竟至沉默了。

但我們還期望着這位詩人！

編者

現代創作文庫 · 第七輯 ·

王獨清選集目次

題記·····

★

★

★

★

我文學生活的回顧·····

★

★

★

★

詩：

威尼市·····

滾開罷，白俄！·····

上海底愛戀·····

動身歸國的時候·····

我歸來了，我底故國！·····

別羅馬女郎·····

四

一九

二二

二九

四九

四六

弔羅馬·····	五〇
最後的禮拜日·····	六二
我從 CAFE 中出來·····	六八
玫瑰花·····	七〇

戲劇：

國慶前一日·····	七二
楊貴妃之死·····	八四

小說：

流浪一頁·····	一二四
子畏於匡·····	一四八

散文：

為滿洲事件對國外宣言·····	一六三
創造社，我和牠的始終與牠底總賬·····	一六五
從馬雅可夫斯基底自殺到高爾基與巴比塞·····	一八七
人類底新紀元·····	一九四

「明天」讚禮·····	一九八
人道·····	二〇〇
五三·····	二〇二
知道自己·····	二〇五
致法國友人摩南書·····	二〇九
西施·····	二一四
我底回國·····	二一九
諷詩·····	二二五

我文學生活的回顧

書局方面要我底『自選集』並且要我做一篇序文，說明我文學生活的經過。近來常常應別個底要求，已經寫了好些千篇一律的敘述自己的文字，現在實在不願意再多寫了。不過，為了出版處主人底好意，只好又再來一次。現在且簡單地作一個『回顧』罷。

我在很小的時候，便有把自家底幻想塗在紙上的習慣。這原因是由於家庭的環境。我底家庭是破落的官僚家庭，古色古香的文學空氣非常濃厚，這便影響了我。我九歲時便開始做詩，我覺得能够把單字綴成有韻的句子是一件最快樂的事體。同時，我又做着許多舊體裁的文學作品。不消說那些是談不上甚麼，不過這表明了我是在幼年時代便已經和文學接觸了。

我把自已寫的東西公開到社會上去，這是開始于我在本省報上的投稿。那時我是十六歲。為了

學費的中斷，想由這種方法去找一點學費。起初我在寫着一些筆記式的雜文，以後又做着政治的文章。但是我底目的沒有達到，因為當時投稿可以得到報酬的事幾乎是連聽也沒有聽人說過。但錢的報酬得不到，就連一份登着自己文章的報紙也得不到。不過我不灰心，還是繼續做了下去。結果一家報紙請我去當了總編輯。

在那不值錢的總編輯的生活中，我把多半的時間都用去做了政治的文章或編了新聞。這生活繼續了不久，報館便被當局封閉而我也就以亡命者的資格離開了故鄉，接着又離開了故國。

在日本的幾年中，可以說是我和外國文學開始真正見面的時期。這時我纔知道了外國文學的好處。在這時以前，我固然是讀過一些外國文學作品的譯本，但是那却没有使我感到一點甚麼。

從日本回到上海，又從事於報館事業，同時又作着工會的活動，所以每天寫的文字都是社會運動的文字。當時中國是『五四運動』的時期，我幾乎把我整個的時間都用去參加實際的運動。不過這時我已經露出想在文學方面發展的企圖了，只是沒有專心從事寫作。算是一直到我又離開了中國，浪遊在歐洲的時候，這才真把身子浸在了創作裏面。

在歐洲所以能開始了文學生涯，那一面是時代的關係，一面是自家生活的關係。那在中國算是『風靡時代』，算是中國資產階級思想革命（『五四運動』）後浪漫運動興起的時期，我文學生涯的開始便使我成爲這一運動中之一員。但是因爲自己又住在歐洲，就是說，處在大戰後資本主義

破產的現象最顯明的地方，所以便又即刻染上傷感主義的色彩。——這個，便是我前期作品底二重性的原因。

在歐洲，我本是先研究着科學，但是後來却用全力去吸吮文學的空氣。和我當時的生活一樣複雜，我盡我能力所及在去認識歐洲的各樣文學。

歸國後時間又被實際的活動佔領了大半。但是我卻是甦醒過來了。這幾年在中國的行徑，大概朋友們都是知道的，也用不着再在這兒多說。不過有一點卻是應該說明：一九二八年創造社的文化運動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一個新的紀元，這運動却只是個序幕，將來的交響曲一定還會來的。我過去是這運動主要參加者之一，將來的志願也還是要這樣去努力（若果在中途不發生意外的話）。自從創造社分化以後，過去共事的朋友和愛節的後輩雖然都在聯合着罵我和傾陷我，但是我却還沒有死掉！只要我不死，我一定總還是走在鬥爭的路上。我相信，歷史的浪潮會把我面前的壓迫除去，也會把一般『Pseudo 革命者』淘汰淨盡！

以上簡單地『回顧』完了，我但願我以後能有一個更前進的飛躍。

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國東北正式歸於日本帝國主義掌握之時。

王獨清

選自獨清自選集

威尼市

代序

S| 哟，為實踐對於你的信約，我現在把這幾首短歌從我底破皮包中檢出來了。

這幾首短歌都是我住在威尼市的時候寫的，我把牠們放在我底破皮包中已經過了兩年多的時光，因為我曾對你說過我打算把牠們公開，所以今日費了點時間，終竟給檢了出來履行我所說的這一句話。

S| 哟，我把這幾首短歌從新讀了一遍，我自己也不覺吃了一驚。我從前對於 *Stimmungsstunde* 的傾心，真算達到發狂的狀態了。你只把這幾首短歌中的任何一首挑出來細細地讀一下罷，你看我對於音節的製造，對於韻腳的選擇，對於字數的限制，更特別是對於情調的追求，都是做到了相當可以滿意的地步。若是用 *Poesie pure* 作意義的眼光來下一個定評時，那我總算是有些成績的了。哦，S| 哟，我過去的生命就完全葬送在這種個人的藝術之創作裏面，不說別的，只就我曾在那個時期為你另外做的那幾首 *Sonnetts* 來說，也可以看出我對於這方面的勞力。你說！我過去的生命就都這樣葬送了，我從前過的到底是一種甚麼生活？我到底做了些甚麼？做了些甚麼？

現在我算是醒定了：我已經決心不再作這些無聊的贅語，我要把我底生活一天一天地轉移到

大眾方面，我要使我底生命一天一天地緊張下去。我回顧我過去許多無意義的努力，真使我愧恨到不可言狀，我底汗和眼淚簡直要一齊流了下來呢。

哦，S，我還記得你從前給我的信裏面曾說你希望我始終是一個詩人，要是這幾首短歌便是你所希望的「詩人」底表現時，那我還是快成為「死人」的好罷！

現在我算是醒定了，不過，S，我怕我們兩個底交情，却漸漸地要冷淡下去了！這個一點也沒有甚麼奇怪。因為我從前的生活是完全被一種傷感的享樂主義者底氣分所支配，所以我底情緒和思想也可以和你打成一片，現在我底生活已經在漸漸地轉變方向，我底情緒和思想當然要和你分離。像我從前那種對於你的陶醉，恰好同我對於 *Chimäre* 傾心的狀態一樣。在那種傾心之中，我創作出了些一時相當滿意的作品，在那種陶醉之中，我得了你許多使我一時忘我的安慰。但是，有甚麼意思呢！這種自我的催眠和個人間的享樂，終究有甚麼意思呢！S，現在我算是醒定了，我底世界將再不是你底世界。

當然，我是知道的，一個人底行動是很難預料。或者，S，你也可以慢慢地和我走在一條路上，使我們底交情能夠恢復起來呢。不過這個終是一個空空的希望，像你底那種環境，我怕是不容易能夠做到的罷？

哦，S，我望你珍重總之，我還是為實踐對於你的信約，把這幾首短歌檢了出來，可是我已經用

我心中的炸彈把威尼市炸得粉碎了！

(一)

是誰在那兒緩緩地輕歌，

在打動着我有病的心窩？

我無言地在這橋上走過，

好像是帶着傷感的虛弱：

橋下的水流得是這樣的平和，

啊，迷人的呀，這是誰在那兒緩緩地輕歌？

是誰在拉着提琴底長弦，

正當着不陰不晴的今天？

這像是使空氣起了震顫，

像是蒼白了遲慢的時間：

我無言地靜伏着水邊的欄杆，

獨清。一八，六月，一九二八。

啊，驚人的呀，這是誰在拉着提琴底長弦……

(二)

天氣是像要下雨又不肯下。

你唱完了輕歌在整着頭髮。

你好像是不願和我說話，

我正要想些話來問你，

你却只是把你底眼臉低壓……

哦，你，你坐下，坐下！

天氣是像要下雨又不肯下。

你露出了一種有病的疲乏。

你唱歌時聲兒用得過大，

我斟滿了一杯酒給你，

你却只用唇兒輕輕地一呷……

哦，你坐下，坐下！

(三)

我們在乘着一隻小舟，
却都默默地相對低頭，
這小舟是搖得這般的緊急，
使我心中起了傷別的憂愁。
憂愁，憂愁，憂愁，
我知道你呀，你是不能挽留！

這河水是泛濫着深綠，
幾片落花在水面輕浮：
我們都正和這些落花一樣，
或東或西或南或北地飄流。
飄流，飄流，飄流，
飄流，飄流，飄流。

我知道你呀，你是不能挽留！

(四)

噯，你底聲音！噯，你底聲音！

正像是 San Marco 教堂底晚鐘，

儘管在把我底心來打動：

我不知道是快樂還是驚訝，

我不知道是虔敬還是痺癢……

我只知道聽到牠的時候，

便恨不得全靈魂和牠溶化！

噯，你底眼睛！噯，你底眼睛！

正像是這 Rialto 橋下的碧水，

儘管在使我底心頭沉醉：

這水好像在流動又像停滯，

這水好像在憂鬱又像嬌癡：
我，我一到看見牠的時候，
便恨不得教牠來把我淹死！

(五)

這陽光曬得我好懶，好懶！

啊，你為甚麼儘管在靠着這遊廊底欄杆

你為甚麼今日分外的弱倦？

你怎麼不見露一點兒微笑，

却帶愁地用手兒這樣支着額尖？

啊，我走到你底面前，

慢慢，慢慢：

這陽光曬得我好懶，好懶！

啊，你為甚麼繞着欄杆默默地走去走還？

你為甚麼只是在垂着兩眼？
你莫非是心中萬般的無聊，
在這樣數着這遊廊地上的花磚？
啊我，我跟你底後邊，
慢慢，慢慢……

(六)

我靠在開着的 Vitrail 底旁邊，
向着春夜底時間閉起了兩眼。
我讓這柔風，來把我底臉龐拂吹，
我輕輕地感着些撫摩，又感着些壓迫，
唉，我不曉得，我不曉得我現在的臉龐是潤白，抑是蒼白……
總之，微溫，微溫，微溫，微溫，
這春夜底時間，真微溫得有些醉人！

我靠在開着的 Vitrail 底旁邊，
向着春夜底時間閉起了兩眼。
我甚麼事也不想，甚麼話也不說，
我底心臟，像增加了一種煩躁的懦弱，
唉，我講不的確，我講不的確我這心臟是好過，抑定難過：
總之，微溫，微溫，微溫，微溫，
這春夜底時間，真微溫得有些醉人！

(七)

你說你這次走後是再不回轉，
你說你起身的時期就是明天。
怪不得你底臉色是這樣的難看，
你底手放在了琴鍵上邊，
卻總是想彈又不想彈：
那麼你快來把你底頭兒緊靠在我底胸前，不要動轉，

那麼你快來先靠着。我坐個半天！

你說你這次走後是再不回轉，

你說你起身的時期就是明天。

怪不得你儘管在這樣向我癡看，

你底語像是已到了口邊，

卻總是想談又不想談：

那麼你快來把你底頰兒偎在我底胸前，不要動轉，

那麼你快來先偎着我坐個半天！

(八)

你這月下。的歌聲，月下的歌聲，

把你底

曉舌的詞句

用這樣狂熱的音調

傳來，

在這快要沉靜的時間裏

使人凝神地聽去，

真要感覺到

一種帶着不調和的震顫的悲哀……

我，我在夜半的Rio底橋頭立定，

接受着這將近休息的Carnaval底歌聲。

唵，這真像是住在了夢中，

不過我底前胸，在痛，在痛……

你這月下的歌聲，月下的歌聲，

把你底

憂鬱和放肆

交給這冷風向四面

送揚，

就儘管這樣忽高忽低地

訴出許多的往事，

使人底心尖

在個被迫害的搖動中受着重傷……

我，我在夜半的 Rio 底橋頭立定，

沉迷着這就要入眠的 Carnaval 底歌聲。

唵，這真像是墮在了夢中，

不過我底前胸，在痛，在痛……

(九)

哦，這 Gondola 這樣載着我們前去，

當着這迷人的細雨……

你我對你並沒有甚麼愛和不愛，

我只是喜歡你底臉兒上的這點病態。

你一定不是在這兒住家的人，我猜。

但是我只要你陪着我，過着這個現在，
我並不願問你，到底是不是由別處纔來。

我是只管着這個現在，在這個現在……

哦，你底領兒在半畝，半畝，

讓我來把心放在你底頭上！

其實我把心已經給了你底眼睛，

但是你底眼睛卻怎麼似睜不睜！

哦，這 Gondola 這樣載着我們前去，

當着這迷人的細雨……

你，我對你並沒有甚麼愛和不愛，

我只是喜歡你這不十分健康的身裁。

你大概是決不會在這兒久留我猜，

但是我只要你使我不空過這個現在，

我並不願問你是不是真個要和我離開。

我是只管着這個現在，這個現在；
哦，你底裙兒在輕揚，輕揚，
讓我來把心放在你底膝上！
其實我把心已經給了你底眼睛，
但是，你底眼睛卻怎麼似睜不睜！

(十)

我就讓這夜風

儘管吹着我中了酒的醉臉，

我底心在跳動，

我底身上起着傷感的微顫……

嗚，我願我，我能倒在這兒，即刻病死，
好借這溫柔的月光來掩蓋我底新屍！

我把我底醉臉

仰起來迎着這嫩涼的夜風，

我底身上微顫，

我底心在做着隱痛的跳動……

嗚，我願我，我倒了下去，在這兒病死，

好借這安靜的月光來收斂我底新屍！

滾開罷，白俄！

滾開罷，白俄！乞丐的白俄！

我不知道怎樣稱呼你們：

從前的——皇子，皇孫，

或是王公大人，

或是公爵，伯爵，親王，將軍……

滾開罷，你們這些過去的幽靈

！
滾開罷！

我們底同情心本是非常充分，

可是獨對於你們却是沒有一點同情！

因為你們底同情從來便沒有給我們用過一分一十，

你們從來只知道用我們作你們快樂的犧牲……

我們對你們是只有憤恨，只有憤恨，

滾開罷，再不要做出這可憐的模樣來誘惑我們！

滾開罷，再不要在馬路上這樣徬徨！

你們落伍了的雙腳會把這新時代的馬路弄斷！

這馬路——這馬路，是費了許多我們兄弟們底勞苦生命，

這馬路，是用我們兄弟們底血汗造成，

這馬路，是要留着為我們羣衆大會底羣衆踏着前進，

這馬路，是要留着為我們來做革命的示威遊行，

這馬路，是要留着來散布我們底傳單，宣言，宣傳品，

這馬路，是要留着來傳播我們狂熱的口號底聲音，

這馬路——總之這馬路是我們的，我們的，我們的——決不容你們在牠上邊這樣徬徨，這樣徬

徨，這樣徬徨！

滾開罷，滾開罷，你們這些白俄，白俄流氓！

滾開罷，再不要這樣向我們伸出你們底兩手，

不要這樣涎着臉儘站着不走。

噫，你們底手，——你們底手刻畫着有舊社會倒臺的命運，

你們底手染着有舊世界污穢的灰塵，

你們底手曾經在墮落的、奢侈的賭博場中作過沒有工作的鬼混，

你們底手曾高舉過淫蕩的酒杯，祝過你們底皇帝主人，

你們底手曾指揮過勞苦的兵士，強迫他們為你們去拚命。

你們底手曾握過野蠻的皮鞭，不停地去打工人，去打農民：

噫，你們底手，你們底手，你們底手！——不要再伸出了罷，你們這些可取的手，罪惡的手，有凶犯烙

印的手！

還是滾開罷，滾開罷，你們這些狗一般的白俄，——哦，狗，你們這些白俄老狗！

滾開罷！

這兒有的是：正準備着××的同盟，

這兒有的是：正準備着把反動的勢力肅清，

這兒有的是：革命，革命，革命，

這兒有的是：為未來普遍的血紅顏色奔忙不停……

總之，你們沒有在這兒生存的可能，這兒也不許你們生存！
還是滾開，儘管作過去的迷夢去罷，你們這些腦筋生了黴菌的廢人！

總之——總之滾開罷，乞丐的白俄！

從前的皇子，皇孫，

或是王公大人，

或是公爵，伯爵，親王，將軍……

——我索性就這樣來稱呼你們！

我來再說一遍滾開罷，你們這些已死的時代中的幽靈！

上海底憂鬱

其一

你們信也不信，

這兒有驚人的奇蹟生出？

這一邊不斷的汽車底喇叭在嗚嗚震鳴，

滿了電火的洋樓高大得你仰視時頭會發昏……

這一邊卻是一排很矮的瓦房——看準，只有一層！

裏面點着些黑暗的無光的油燈；

門前底地上聚着有一堆人影！

——唉，人那裏是人！不過是這樣的一羣——

像是在蠕動着做些甚麼，又像是在隱隱地發出些呻吟……

啊，奇蹟啣，奇蹟啣，——你們信也不信？

這一邊是巴黎，倫敦，

這一邊是埃及，耶路撒冷！

這上海，這上海就是靠這奇蹟，在維持着牠底生存！

其二

兄弟們，拖呀，拖呀！

一條長繩套着你們底赤肩，

你們拖着幾條笨大的木頭，蹣跚着向前

兄弟們，拖呀，拖呀！

汗水是流遍了你們底全身，

你們底氣也喘得是上下不相接連。

兄弟們，拖呀，拖呀！

這些木頭是為那個資本家去建築公司，

還是為那個偉人去修蓋公館？

兄弟們，拖呀，拖呀！

你們瞧那由你們身邊駛過的汽車，
內中坐的闊人連你們看也不看！

兄弟們，拖呀，拖呀！

這世界可真反了：

修房屋的人儘管拖着木頭，

住房屋的人卻每天在汽車中安閑。

兄弟們，拖呀，拖呀！

這奴隸的長繩終勒不死我們底憤火，

鋼鐵般的體骨却只有愈磨愈堅。

兄弟們，拖呀，拖呀！

這今日底血汗為換的是勝利的明日，
明日，便是那般坐汽車的人跪拜我們的一天。

兄弟們，拖呀，拖呀！

這馬路，這洋房，都莫不是出自我們底手裏，
我們底志願便是：要把我們手造的一切，一齊收還！

其三

我們好像是在被人軟禁，
失了我們自由的行徑，
我獨行在這暗夜街頭，
我底心中是悲憤，不寧。

前日聽說他們下了逮捕命令；
昨日聽說他們派暗探跟隨不停；
今日又聽說他們要大大地搜查，
要把這兒住家挨戶地搜查一陣。

我踏着這暗夜底黑影，
我底情緒怎麼是這般紛紜！
這法西斯蒂底惡毒勢力，
難道真要把我們吞滅淨盡！

不久以前曾有同志幾人，
被他們捉去打死在獄中，
最近又捉去有男女數十，
一個一個都不知所終。

這樣，就是我們底命運。
我們這決定了的命運是再也不能變更！
我們都像等待着那恐怖的時候來到，
那時候，不知道是今晚，還有明晨！

暗夜底景色越見是沉悶，

我底步履也疲勞得失了從容。

這四圍底空氣在把我緊緊地重壓，

我底呼吸都像是在窒息不通。

噯，那兒又在佈滿了武裝巡警，

正在把持着路口，監視行人。

不過，還是衝上去罷，橫豎已經被人軟禁，

我再也不能忍受，這失了自由的生存，失了自由的生存！

動身歸國的時候

昨夜我作了一個奇怪的夢。

我回到了已死的世紀，我故國底已死的世紀——我看見了治水的大禹，我看見了三千門徒圍着的孔子，我看見了在江邊行吟的屈原，並且我看見了建造萬里長城的那些不留姓名的大匠……

哦！天是那樣的清風是這樣的溫……

哦！好偉大的山！好壯麗的河……

我底靈魂充兒滿了榮耀的陶醉，我底肺部漲滿了自傲的呼吸，我把身子浸在那潔淨的陽光中，受着健全的空氣底愛撫。

……

但是，甚麼甚麼！怎麼突然是一片荒墳？怎麼突然是一望不盡的焦土？怎麼我底耳旁忽變成了可怕的寂靜？怎麼我底脚下全是些枯骨死屍！甚麼甚麼甚麼……

昨夜我作了這樣一個奇怪的夢。

啊啊，今早我由夢中醒了轉來，我身上的神經纖維全像是在被烈火焚燒，我底兩眼像是得了 epiphora，並且像一個狂人似的，我用我握得很緊的拳頭猛捶着自己底胸膛，我喊叫，喊叫，啊啊！我底心都幾幾乎跳到了我底口裏……

我纔發見了我底罪惡，纔發見了我懶惰了罪惡，自私的罪惡——這兒不是我應該久留的地方，唉，去罷，去罷……

去罷，還在這兒迷戀甚麼熱愛的情婦！

去罷，還在這兒沉湎甚麼芳烈的醇酒！

去罷，還在這兒居住甚麼華美的房屋！

去罷，還在這兒信託甚麼誠意的朋友！

怪可憐的，怪可憐的是我在這兒濫用了的感情！

怪可憐的，怪可憐的是我在這兒浪費了的聰明！

怪可憐的，怪可憐的是我在這兒丟棄了的青春！

怪可憐的，怪可憐的是我在這兒失掉了的真心！

！
俺在這兒，在這兒儘管把我自己斷送着……

我就忘記了我底來歷，我就忘記了我底出生地，我就忘記了我是一個有故國的人。

——哦，我，我是一個中國人呀！

我是中國人！

那兒，是往日產文明的舊土，

有過英雄，豪傑捨身流血，

有過詩人，志士高歌，痛哭……

我是中國人！

那兒，有歷史要和地球同滅：

出過能創造時代的天才，

出過苦心救人類的聖者……

啊，我是中國人，光榮總在我靈魂中存在，
我應該紀念過去，

還應該悼傷現在，並且更應該希望未來！

啊，我是中國人，不應該求甚麼幸福，安甯，
還是迅速地歸去，
去揮我能流的眼淚，作我能知道的犧牲！

是的，現在我底故國却是快要變成火後的廢墟了。那兒已經失了溫暖的白晝，那兒已經失了柔和的黑夜，那兒已經失了潔淨的晴天底藍色……——是的，現在我底故國却是快要變成火後的廢墟了。

唉，還是歸去，歸去！我歸去，那怕僅僅是為去到那兒人們中間作一種無意識的哭喊，那怕僅僅是為去到那兒看護一個最不重要的受傷的人，那怕僅僅是為去到那兒抱一抱從前認識或不認識的一架已朽的骨骸……

我，沒有能力的我，只會和故國底人們一同受苦，——只會和故國底人們一同受苦也好，總之，還

是歸去，歸去！

！我在這兒，在這兒儘管把我自己斷送着！

今日我纔要走了，決心地走了。——我何嘗不知道可以在這兒追求快樂？我何嘗不知道我已對這兒生了難捨的情意？不過，我既然得了 *nostalgia*，就須當服從 *nostalgia*。

這兒底一切雖然都好，但終竟不是我的！

那些 *Paris* 內徹夜的音樂，

能使人在亂噪中感出調和。

我每當心中生了寂寞，

便去步踏那音樂……

哦，那確是能慰遣寂寞。

那時候，我就好像是另換了一種生

——但是，謝謝你們，謝謝你們，

你們這些「*Paris*」，從此我使再不進，不進你們底門！

因為你們就再怎樣能使我靈魂興奮，
我在這兒却終是一個呀，一個流落的人！

那些 Bars 內酒精底烈香，
能使人把所有的憂患遺忘。

我每當心上有了痛瘡，

便去親近那烈香……

哦，那確是能平服痛瘡：

那時候，一切苦惱都離去了我底身旁！

——但是，謝謝你們，謝謝你們，

你們這些 Bars，從此我便再不進，不進你們底門！

因為你們就再怎樣能使我靈魂安穩，

我在這兒却終是一個呀，一個流落的人！

……
別了，別了，使我留戀的這兒底一切，使我徘徊不忍去的這兒底一切，使我在這臨去時動了傷感

的這兒底一切

——Adieu Quartier latin, adieu bouquineries riveraines, adieu marronniers……

哦，
marronniers

每當暖春的時候，

我常在你們廣大的葉蔭下停留，

我最愛你們廣大的葉蔭

在溫柔的天空下開展着深綠！

哦，
marronniers

每當涼秋的季节，

我常在你們剝落的聲音中獨立，

我最愛你們剝落的聲音

好像是很憂愁而疲倦的歎息，

.....

——夠了，夠了，這兒底一切都不是我的，我就再怎樣惆悵，留連，也不能發見甚麼重要的意義，我還是堅忍地離開的好！我還是一點也不顧惜地離開的好！

唉，那麼，這兒底一切，我都看厭了，看厭了……

Assez vu! sur les boulevards, les gens lents ou fairs,

Assez vu! toutes les longueurs des ponts et des quais,

Assez vu! devant Notre-dame, les yeux des filles éclatants de flammes,

Assez vu! sur les Champs-Élysées la vive volupté du pas des femmes.

.....

唉！讓我慚愧罷，慚愧我過去對於有用時間的荒廢！

唉！讓我悔恨罷，悔恨我過去對於自己生命的失遺！

我最後再向這兒丟着表示終不能抑制悲慨的淚眼！

但這不是惜別，是哭我棄在這兒的那些少年的狂歡！

我那些少年的狂歡，是早已沒有了蹤影，

我要是再想收回，哦，不能，不能，不能！

我知道只有孤苦，憂愁，痛癢，絕望，陪伴我底前途；

我知道沒有甚麼安慰，可使我心上的病傷平復；

我知道現在是時候已到，須當收束我放湯的生活，

我知道我除了去愛故國，再沒有方法贖我底罪惡！

是的，我底故國，那兒，偉大的民族，眼看就要破裂，滅亡！

我，還是歸去，迅速地歸去，這兒不是應該久留的地方！

這兒確能使人追求快樂，但可惜我已沒有追求快樂的心情！

這兒是近代文明底中心，但可惜我已厭惡這種近代的文明！

我給我底罪惡作別，給我收不回的，那些少年的狂歡作別！

從此我身上的靜脈，要專為故國去澎漲，專為故國去發熱！

哦，所有我底墮落，所有我底頹廢，所有我底倦怠，

你們，你們就好好地住在這兒，切不要跟着我來。

唉，還是歸去，歸去，迅速而不遲疑地歸去！
難道我對於放蕩生活的享受還不足？

雖然我不知道我底故國不能把我這個罪犯接收，
但我覺得就在那兒尋尋，也較勝於在這兒儘管勾留！

總之那兒雖然快要成了火後的廢墟，但究竟是我底故國；
我終願在那兒埋我底屍身，不怕那土地就變得怎樣焦黑！

哦，這兒，哦，這兒，這兒我底那些很久的或不久的相識，
他們，從此總可以省去些無聊的禮貌和不重要的言辭！

哦，這兒，哦，這兒，那些常常用愛嬌迷我的女人，
她們，從此總可以少做幾次虛偽的交好，假意的殷勤！

我一面陸續接吻在我底手上，用來向這兒深深地送投，
一面振我底雙腳，在褪除着我不願帶走的這兒底塵土……：

Seine Seine！就是你有深綠而平靜的顏色，我也不管了！就是你有柔和或奔放的聲音，我也不管

了！就是你有在夕陽中誘人傷感的情調，我也不管了——并且我一樣的不管你近旁的甚麼老倦的 Tevere，甚麼帶醉的 Guadalquivir，甚麼驕傲而貴族的 Rhein……

我，我現在急欲想管的只是黃河，揚子江，只是黃河，揚子江，只是黃河，揚子江！

十二月一九二五。

· 選自獵澤自選集 ·

我歸來了，我底故國！

我歸來了，我底故國！我歸來了，我底故國！
我帶着了一種哀愁與歡樂交迸的沉默！
這久別重逢的感情來把我底心胸壓迫！
我，我畢竟是歸來了，哦，十年不見的故國！

噫！一切都是依舊，一切都是依舊，一切都是依舊，
我想尋出這十年來的改變，但是，沒有，沒有，沒有！
到處還是這樣被陳廢，頹敗占據，
還是這泥濘的道路，污穢的街衢，
還是這些低矮的房屋，蒸濕的陋巷，
還是無數的貧民這樣橫臥在路旁。
還是這些沿街的乞丐，在曳着帶哭的聲音，
還是這許多來往的苦力，身上撲滿着灰塵……

！我夢一般的在這上海市頭信步前行，不自禁地只是忡忡，只是不甯，只是吃驚……像這樣的光景，像這樣的光景，像這樣的光景，敬我怎能，不把重逢的快感變成失望的心情！

噫，雖然這兒故國底一切都是依舊，依舊，可是租界上卻添了不少的高大洋樓……

租界上的街路是異樣的清潔，白哲，

租界上的街樹都栽得特別整齊，

租界上的娛樂場中，音樂是悠揚，悠揚，

租界上的咖啡館中，酒香，煙香，婦女底粉香，

租界上到處都是，到處都是，是富人們出入的酒店，旅館，

租界上富人們底汽車，成隊地停在酒店和旅館底門前，

租界上，租界上的公園緊靠着這租界上的馬路，

租界上的公園，租界上的公園是不準華人涉足：

哦，租界上的公園，哦，租界上的公園，
這樣堅固的鐵門！這樣高大的石灰牆柵！

我知道，我知道當這酷熱的暑天，

公園中一定被濃厚的樹蔭填滿，

涼風由樹蔭中落下，在緩緩，緩緩，

去把遊客們閉坐着的長椅拂遍，

一定有許多的男女在穿着輕薄的衣衫，

都坐在那些長椅上安然地出神，休憩。

但是，但是公園外的太陽像是要晒焦了馬路上的地面，

卻有許多苦力推着裝土的重車在馬路上掙扎着向前，

他們，他們底臉上，胸上，都滿流着熱汗，

他們底步履都艱難得像要跌倒一般：

哦，公園底石灰牆柵就把內外這樣隔斷，

公園中的涼風呀，總是吹不到這馬路旁邊！

但是馬路上卻也有熱風在不時地來吹，
這熱風只把這馬路上的灰塵陸續吹起。
唸！灰塵，灰塵，灰塵就好像是在故意，故意，
只去撲着那些掙扎着向前的苦力，苦力！
唸！馬路旁的洋樓總是那樣的巍然高立，
那一層一層一列一列的樓窗都在緊閉，
有時蕩出了些鋼琴底聲音，放逸，柔媚，
像是在開跳舞的宴會和歡會的筵席。
苦力們卻推着他們底土車經過這些窗底，
他們，他們，他們，哦，汗水，哦，灰塵，哦，污泥，污泥……
——唸！為甚？為甚？熱風能吹起灰塵，
熱風就吹不動那洋樓底屋頂！

唉，我好像一個，一個神經變了質的癡人，
只在這樣，這樣發着些無謂的癡想；

我底心像是被火燒着一樣的難忍，難忍，

我只是在這上海市頭往來地徬徨……

在這上海市頭，在這上海市頭，在這上海市頭，
我無言無言地只是徬徨，只是徬徨，只是徬徨，
我徬徨地看着這些公園，這些洋樓，這些馬路，
這些往來的外國步兵，這些步兵肩上的長鎗……

我，我看見了這些一隊一隊的外國步兵，
唱着他們底軍歌在馬路中央開步，立正。
所有這馬路上的行人，行人，行人，
都被禁止着站在兩旁，不能通行。
所有的行人都帶着恐怖，畏懼，

都只在默默地站立，不敢出聲。

外國步兵，好像在無人的境地一樣，邁步前進，
一排一排的鎗頭上的刺刀，刺刀，哦那樣鮮明……

噯！黃浦灘，黃浦灘，黃浦灘，
水就是這樣的污濁，可憐！

我伏着這岸上的白漆鐵欄，
想聽一聽這兒江濤底狂翻。

可是這污濁可憐的江面
不見一點漣漪，一點波瀾！

噯！熱淚是已經把我底兩眼漲滿，漲滿。

——壓着江濤的呀，這些外來的巨砲，兵船！

哦哦，這些外來的巨砲，這些外來的兵船，
壓住了這，這可憐的黃浦江濤，不得流轉……

我覺得，雖然太陽還晒在這黃浦灘前，
可是，這上海已完全變作了慘白一片……

噫！慘白！上海底一切！上海底所有！

——只除了那馬路上的巡捕底紅色包頭！

唉，紅頭的巡捕，巡捕，你們，你們，

你們完全忘記了你們底本身！

你們在馬路上立得這樣的安穩，

不停地用手棍打着運貨的工人……

噫！慘白就蓋住了上海底一切，上海底所有，

——只除了這些打着工人的巡捕底紅色包頭！

……

唉，這算是我十年不見的愛慕的故國！
這算是我久想踐踏的繁華的上海！
我現在是只有苦痛的沉默，苦痛的沉默，
我，我恨不曾死在那流浪的海外！
我親着這兒慘白的地土，
我底心卻像是在被烈火掩埋！
像這樣的故國於我何有？
只向我送着無限的失望，悲哀：
我祈禱這些馬路上被巡捕打着的工人，
我祈禱那些被灰塵撲着的苦力，
我熱烈地祈禱他們，我熱烈地祈禱他們，
祈禱他們更換這兒慘白的色澤！
哦，起來，起來，起來，起來，
把這慘白的故國破壞破壞！

六月，一九二五。

· 選自獨清自選集 ·

· 我歸來了我底故國 · 四七

別羅馬女郎

我可敬愛的羅馬女郎，
你，我將永遠不忘！

今晚的我呀，

就要別你這個光榮的故鄉！

你底故鄉，雖是惹人戀想，

但為了和你相別呀，

你纔能這般惆悵這般惆悵！

我最敬愛的羅馬女郎，

我一定是永遠不忘

今夜的景色呀，

却怎麼是異常的淒涼！

淒涼，淒涼，我獨行在街上，

我想這兒若沒有你呀，
這羅馬城，怕只是個沙漠的窮荒！

• 選自聖母像前 •

弔羅馬

登大墳以遠望兮，
聊以舒吾憂心。

(屈原)

Fine welt zwar bist du, O Rom: doch ohne die Liebe,
Wäre die Welt, nicht die Welt, wäre denn
Rom auch nicht Rom.

(Goethe)

我趁着滿空濕雨的春天，
來訪這地中海上的第二長安！
聽說這兒是往日許多天才底故家，
聽說這兒養育過發揚人類的文化；

聽說這兒是英雄建偉業的名都，
聽說這兒光榮的歷史永遠不朽……

哦，雨只是這樣迷濛的不停，

我底胸中也像是被纒潮的淚在浸潤！

——惱人的雨哟，愁人的雨哟，

你是給我洗塵，還是助我弔這荒涼的古城？

我要痛哭，我要力竭聲嘶地痛哭，

我要把我底心臟一齊向外嘔吐！

既然這兒像長安一樣，陷入了衰頹，敗傾，

既然這兒像長安一樣，埋着舊時的文明，

我，我怎能不把我底熱淚，我 *nostalgia* 底熱淚，

借用來，借用來盡心地灑，盡心地揮？

雨，只是這樣迷濛的不停，

我已與伏在雨中的羅馬接近：
啊啊，偉大的羅馬，威嚴的羅馬，雄渾的羅馬！
我真想把我哭昏，拚我這一生來給你招魂……

二

我看見羅馬城邊的 Tiberis 河，
忽想起古代的傳說：

那 Rhea Silvia 底雙生兒
不是曾在這河上漂過？

那個名叫 Romulus 的，
正是我懷想的人物。
他不願同他底兄弟調和，
只獨自把他理想中的都城建作
他日夜不息。

他風雨不躲；

他築起最高的圍牆，

他開了最長的溝壑……

哦，像那樣原人時代創造的英雄哟，

在今日繁殖的人類中不能尋出一個！

我看見羅馬城邊的山坪，

忽想起古代那些詩人：

他們赤着雙腳，

他們袒着半胸，

他們手持着軟竿，

趟着一羣白羊前進。

他們一面在那坪上牧羊，

一面在那坪上獨吟……

他們是真正的創作者，

也是真正的平民。

哦，可敬的人們，

怎麼今日全無踪影？

—— 坪上的草叢，

你們還在為誰長青？

三

啊，現在我進了羅馬了，

我底全神經好像在爆！

啊，這就是我要徘徊的羅馬了！

.....

羅馬城，羅馬城，使人感慨無窮的羅馬城，

你底遺跡還是這樣的宏壯而可驚！

我踏着產生文物典章的拉丁舊土，

徘徊於建設光榮偉業的七丘之中。

啊啊，我久懷慕的「七丘之都」哟，

往日是怎样繁華，怎樣的名勝，

今日，今日呀，却變成這般的凋零！

就這樣地任牠亂石成堆！

就這樣地任牠野草叢生！

那富麗的宮殿可不就是這些石旁的餘燼？

那歌舞的美人可不就是這些草下的腐塵？

不管牠駐過許多說客底激昂辯論，

不管牠留過千萬人衆底合歡掌聲，

現在都只存了些銷散的寂寞，

現在都只剩了些死亡的沉靜……：

除了路邊行人不斷的馬蹄車輪，

再也聽不見一點兒城中的喧音！

愛國的豪傑，行暗殺的志士，光大民族的著作者，

都隨着那已去的榮華，隨着已去的榮華而退隱；

榮華呀，榮華是再不能歸來，
他們也是永遠地無處可尋！

看罷！表彰帝王威嚴的市政之堂

只有些斷柱高聳，殘堦平橫；

看罷！獎勵英雄功績的飲宴之庭

只有些黃土滿擁，荒藤緊封；

看罷！看罷！一切代表盛代的，代表盛代的建築物，

都只留得些敗垣廢墟，擺立在野地裏受雨淋，風攻……

哦，雨，洗這「七丘之都」的雨！

哦，風，掃這拉丁舊土的風！

古代的文明就被風雨這樣一年一年地洗完，掃淨！

哦，哦，古代的文明！古代文明是由誠實，勇力造成！

但是那可敬愛的，誠實的人們，勇力的人們，

現代的世界，他們為甚麼便不能生存？

哦，哦，現代世界的人類是怎樣墮落不振！

現代的羅馬人呀，那里配作他們底子孫！

Caro 約， Cleero 約， Cesa 約， Augustus 約，……

唉代表盛代人物底真正苗裔，怎麼使一概絕盡！

……

四

徘徊呀徘徊！

我底心中鬱着難吐的悲哀！

看這不平的山岡

這清碧的河水，

都還依然存在！

為甚開這山河的人呀，

却是一去不回！

這一處是往日出名的大競技場

我記起了建設這工程的帝王：

Vespasianus 是真可令人追想，

他那創造時代的偉績，

永遠把誇耀留給這殘土的古邦！

這一處是靠近舊 Forum 的凱旋門

在這一望無涯的斷石壘壘中

我好像看見了 Titus 底英雄，

當他出征遠方的工業告定，

回國時他回國時，

這直達 Viascra 的大道之上，

是怎樣的擁滿了羣衆，在狂呼歡迎！

這一處是矗立雲表的圓碑，

Trajanus 底肖像在頂上端立：

我看了這碑間雕刻的軍馬形迹，

我全身是禁不住的震懾，

震懾於牠往日的蓋世雄威！

徘徊呀徘徊！

過去那黃金般的興隆難再！

但這不平的山岡，

這清碧的河水，

都還未曾崩壞！

我只望這山河底魂呀，

哦，速快地歸來！

五

歸來哟，羅馬魂！

歸來哟，羅馬魂！

我是到那兒去遊行？

東方的 Euphrates 河？

西方大西洋底宏波？

南方 Sahara 底沙漠？

北方巴爾幹山脈底叢雜之窩？

哦，那一處不留着往日被你征服的血痕？

難道今日你為飢餓所迫，竟去尋那些血痕而吞飲？

你可聽見尼羅河中做出了快意的吼聲？

你可聽見 Carthago 底焦土上吹過了嘲笑의 腥風？

哦，歸來啣歸來啣！

你若不早歸來，你底子孫將要長死在這昏沈的夢中！

—— 唉， Virgilius 與 Horatius 底天才不存！

Livius 底偉大名作也佚散殆盡！

這長安一樣的舊都呀，

這長安一樣的舊都呀，

我望你再興啊，再興再興……

四月一九二三。

· 選自聖母像前 ·

最後的禮拜日

唵！我好像看見「死」在緩緩地過去，

我真好像看見「死」在緩緩地過去……

唉，這個天氣，唉，這突然的風，哦，這突然的雨……

哦，風，來在路旁的那些樹上騷擾，放肆，

又不停地向下擲着那些與樹離別的枯枝……

哦，雨，帶着那陰鬱的，沉重的惡勢，

來把那些市場上的房屋，工廠內的烟突，公園中的長椅。哦，一切，一切都淋得很濕，很濕……

哦，風，哦，雨！

這一年又要完了，一年又要完了，

唵！我底思鄉病，唵！我底傷感，唵！我底煩惱……

那些 fetes exotiques！Toussaint 呀，Noël 呀，都逃退得那樣的迅速，急躁！

這個最後的禮拜日，却被滿空的黑雲來妨害，損耗！

使我喫驚不小，那所有的色都搞了，所有的香都消了，所有的調子都潰散了：

可憐的河邊林！可憐的畦中花！可憐的那些能唱的小鳥！

啊啊，可憐的我——我已被失望逼得負了一身不能治的疲勞，

我怕這個一年最後的禮拜日也就是我底最後一朝！

我願，我願這個最後的禮拜日成我底最後一朝！

好使我這無用的身子像那些調子一樣去潰散，像那些香一樣去消，像那些色一樣去搞……

啊啊，這個最後的禮拜日，這個最後的禮拜日——這一年又要完了，完了，完了……

滿空的黑雲，就把這個最後的禮拜日這樣妨害，損耗！就把晝光掩得這樣的晦冥！

哦，雨，雨又來把一切，一切都淋得很濕，很濕……

哦，雨，哦，風，哦，雨！

在這黑雲忽來忽去的晝光之下，我好像看見「死」，看見「死」在緩緩地過去……

禮拜堂底鐘，響得是粗暴而悲苦，

唉，Bells 的我，也在這被鐘聲激蕩的石岩之外無言地逗遛！

那條很長的大路，
已經是有少有人行走，

只有些枯黃的落葉被雨打得不能揚起的落葉，還隨着風勉強在地上亂撲……

那一帶不知是誰家場圃底牆頭，

不是曾掛滿過葡萄底可愛深綠？

但是現在呀，却連一根老蔓也沒有？

——再見罷，葡萄的收穫再見罷，那些大筐，小筐！

哦，那些放在 *maronniers* 下的大筐，小筐！

哦，再見罷，*maronniers* 底衰瘦的症候！

哦，再見罷，*maronniers* 底衰瘦的症候，衰瘦的症候！

再見罷，再見罷，那些廣蔭底褪滅，那些乾壳底剝落，還有那些褪滅與剝落中的顫抖……

使我底心在跳惇的是這些地上的落葉——哦，落葉！落葉！落葉！

你們有很多是曾淪列在寂寞的牧場之上，任那些牛和羊往返地踏折；

你們有很多是集積在廣闊的 *boulevard* 之間，任清道夫們底掃帚掠刮；

者，
)

你們有很多是去到了遠處的山野，
聚成高丘之後，便化作烈火，使居在荒地的 nomades 或 bohemiens 圍着過寒冷的時節，
你們又有很多是去靠近那些傾陷了的墓堆，石碣，
為那些無名的死人，（怕總有在客中休息了的苦兵，憔悴過度而殤的勞工，絕念而自殺的幻想
把沒有家族過問也沒有朋友尋弔的墳門給裝點，陳設……

●這又是遠處的 coins —— 聽聽！

遠處的 coins，在用牠們野愁的音調來振動我底神經……

牠們也不管人家心中是怎樣的酸痛！

只是奏着 ton ton, ton taine, ton ton!……

啊啊， ten ton, ton taine, fan ton!

—— 停止罷，你們這些難聽的聲！

你們就任風把你們送送，送

把你們送到北，送到南，送到西，又送到東……

我從 CAFE 中出來……

我從 CAFE 中出來，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乏，

我不知道

向那一處走去，總是我底

暫時的住家……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我從 CAFE 中出來，

在帶着醉

無言地

獨走

我底心內

感着一種，要失了故國的

浪人底哀愁……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 選自聖母像前 •

• 我從 CAFE 中出來 • 六九

玫瑰花

在這水綠色的燈下，我癡看着她，
我癡看着她淡黃的頭髮，
她深藍的眼睛，她蒼白的面頰，
啊，這迷人的水綠色的燈下！

她兩手掬了些謝了的玫瑰花瓣，
俯下頭兒去深深地親了幾遍，
隨後又捧着送到我底面前，
並且教我，也像她一樣的捧着來放在口邊……

啊，玫瑰花！我暗暗地表示謝忱：
你把她底粉澤送近了我底顫唇，
你使我們倆底呼吸合葬在你芳魂之中，

你使我們倆在你底香骸內接吻！

啊，玫瑰花！我願握着你底香骸永遠不放，
好使我底呼吸永遠和她底呼吸合葬，
——我願永遠伴着這水綠色的明燈，
我願永遠這樣坐在她底身旁！

• 選自聖母像前 •

國慶前一日

人物：張白甫——民報編輯

佈景：張白甫之家中——一所簡陋的住宅。正首有門，可通內室；右首又有一門，為臨街的出口，此門

旁有一窗戶，可見見街上事物。場上設置都很簡陋，桌子一張，椅子二三隻。桌子上堆有報紙雜誌，並置有墨水紙筆等。惟右首牆上安有電話。

張白甫

〔在內室，場上只聽見他的聲音。〕

啊，你還是休息休息罷！對了，這樣靠着：你不覺得枕頭太低嗎？我把這件外套捲起來放在枕頭下面，好不好？不要那麼你覺得這樣還舒服嗎？那麼好，就這樣，可是你要安靜些；我嗎？我現在要把那張傳單稿子修改修改，等一等他們就要來拿的：是的，這是為明天用的，趕今晚就要印出來的：怎麼你覺得有些冷，是不是還是把這外套加在被上好些：讓我快去把那傳單修改好——但是不要緊，我還可以一面陪你談話的……

〔他由內室走了出來，穿着很舊的西裝，年紀約三十左右。〕

唉，怎麼外邊也是這樣的陰暗呢？怕是天要下雨罷。

〔走到窗邊。〕

或者，或者不會呢？甚麼——

〔走到內室門口。〕

你問甚麼？幾點鐘現在大概——

〔看身上帶錶。〕

哦，已經四點多鐘了！已經不早了呢：

〔坐在桌旁，一面翻閱稿紙，一面向着內室。〕

是的，我現在預備修改這張傳單：你要聽？唉好的！我一面讀給你，我一面來修改：是的，這是幹部底人起草的：我們已經決定借明天國慶的日子做一次巨烈的羣衆運動，這傳單就是說明這所謂國慶底意義和我們應取的態度：——哦，你還記得三年前五卅事情發生的第二天，我們兩個一塊兒做傳單的情形麼？我們兩個都被舉為起草傳單的負責人，我們兩個在閘北一間亭子間裏面對坐了半天，你把你起草的稿子給我，我把我的給你。哦，那時候我們兩個真起勁呢！我們不是費了一天的功夫，做了有十幾種傳單嗎？那真是可紀念的一天：甚麼你說：當然我那時那樣起勁，一半是工作上的需要，一半也是因為有你在你底旁邊：那麼，你那時的起勁呢？笑甚麼說呀：叫我想起：哈哈！那麼也是因為有我在你旁邊的緣故了：哦，我們那時真好！光陰真容易過！那天我算

是第一次和你單獨地坐在一塊兒工作，自從那天以後：甚麼是呀！光陰真快，真快，真是一點也沒有覺得，我們共同生活已經要滿三年了呢！那裏底話！瞎說！好好的一個人怎麼就會死了呢？你要靜養才行！等到你病好以後，我們還同從前一樣，一塊兒工作，那樣多好呢！哦，好的！我一面讀給你，我一面修改：

〔讀傳單原稿〕

「被壓迫的勞苦民衆！」

今天所謂國慶的日子，市政府傳來了政府底命令，要全市都一致地掛旗慶祝——當然我們那這樣的做了。這在表面上看去，今天確是一個非常光榮的日子。

但是，一切革命的被壓迫的勞苦民衆，應當認清今天這個日子底裏面。這兒所有的光榮，只是他們少數特權者裝點自己門面的幻術，和我們底實際生活是全不相干的。

他們一面在：：」

〔取筆添寫〕

這里須得添幾個字——

「他們——那些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一面在屠殺農工，在帝國主義底面前獻媚，一面卻又大吹大擂，說他們已經統一中國，說他們為民衆造了許多的利益。」

所謂國慶……」

唉，這裏又得加一項——

〔寫〕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能不正式地來把他們底假面具搗開。所謂國慶……」

唉，不——

〔寫〕

「我們決不否認，所謂國慶這個日子在過去歷史上的意義。我們一點也沒有否認這個。我們反對的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借着這僅在過去歷史上佔有意義的國慶來發表他們底反動言論——為鞏固他們自己地位的反動言論以欺騙民衆。」

我們只聽見他們口口聲聲地說是為民衆造了許多的利益，但是民衆得到的是甚麼？我們看：工人得到的是失業！農民得到的是兵災，是匪禍！兵士得到的是幾萬幾萬的死亡，是死不得的却八九個月得不到一點薪餉！商人得到的是苛捐，是雜稅！所有的苦力及貧苦民衆得到的是無不無食凍死餓死！——夠了，這就是他們給民衆造得的利益！

甚麼叫「裁減兵額」？甚麼叫「勵行自治」？甚麼叫「已得友邦之諒解」？他們口口聲聲地這樣欺騙我們，用這些官樣的文章來欺騙我們……」

〔電話鈴響。〕

哦——

〔他站起來去接電話。〕

阿勞阿勞是那一個……是……李頌洪哦，我是張白甫……甚麼事……哦……我……我正在修改，不過大體那很好，沒有可以大修改的地方……你馬上就可以來拿……是的，馬上就可以……再沒有甚麼事嗎……哦，好……

〔他復坐在桌旁。〕

〔向內室。〕

……沒有甚麼就是他們催我馬上把這傳單修改好……囉是呀，並沒有甚麼十分可以修改的地方……不過總得看一遍……——你現在覺得好點嗎……囉……啊，有這樣的事聽了這傳單可以使你的病輕一點……那麼，多做些這類的傳單給世界上有病的窮朋友們去讀豈不好嗎……有錢的人得了病可以住院，可以請醫學博士，那麼，我們窮人就靠這種傳單來治病罷……哦的確的呢！這傳單可以增加我們底抵抗力，可以復活我們底血輪，所有妨害我們健康的細菌，都要被牠殺死呢……甚麼……好，不說了，我讀我讀，我希望這張傳單讀完，你底病就可以痊愈，那便又多一個做傳單的人了……好，我讀……

〔讀。〕

「……用這些官樣文字來欺騙我們，不過，我們是有眼睛的，我們看各地底軍閥都正在秘密地募兵，秘密地輸入軍火，以作互相衝突的預備；他們之間每一個都想得帝國主義底籠幸，都想無限制地獲得賣國的整個權利。資本底魔力使他們完全不知恥地投身在帝國主義底膝下了！現在全國已被他們造成了全副帝國主義侵略的局面——這樣，試問怎麼樣去裁兵？怎麼樣去自治？還說甚麼「得友邦之諒解」！笑話！真是笑話！」

你說？……是的，做得的確不壞呢？……我不大知道，大概是適才給我們打電話的李頌洪起草的罷……是的，他是幹部新任的秘書……

「一切革命的被壓迫的勞苦民衆，應當認清我們目前所處的地位。我們決不能讓人永遠這樣的欺騙，同時我們須知道這些事實只是證明革命運動快要達到一個新的高潮！我們要加緊我們底力量，努力地團結起來推翻一切反動的勢力！」

所以，在今天這個僅在過去歷史上佔有意義的國慶中，我們決不容反動派借來發表蠱惑我們的種種言論。我們決不受他們底愚弄，趕快組織自己，武裝自己，堅決地向敵人進攻以實現自身迫切的要求！」

〔電話鈴響〕

又是甚麼？

〔接電話〕

阿勞阿勞：那一個……是的，我是張白甫……甚麼……呵！怎麼弄的……是剛纔發生的嗎……真糟！真糟！
那我們明天用的傳單豈不是不能發了嗎……這真糟是怎麼弄的……甚麼還有第四……不是……啊！第十
那麼，明天怎麼辦呢……哦……哦……好罷，弄好了的時候再告訴我……

呼——

〔向內室〕

……不要問罷！真糟透了！我們底印刷機關被破壞了……說是剛纔發生的……囉！當然是司令部方面
底人……那裏只能捉幾個人呢？全部印刷機關底同志都被捉去了……當然門當然被封了……囉……是呀！
明天底傳單不能發了！——我剛把傳單看完，只剩下最後的口號了，真糟！馬上便發生了這件事情……
明天底運動自然是還要實行的，不過同時我們第十區底機關也被破壞了呢……是呀！第十區……所以
糟呀！第十區是工人區域，我們明天羣衆運動底幾個領導的人都在那兒……甚麼……現在有甚麼辦法
頗好！說是他再找人去問，看現在底情形，明天到底能不能實行運動，他等一等會再給我打電話的……
那還用說！當然他們是調查出了我們明天的準備了，所以今天下午到處都搜查呢……囉……這有甚麼
他們底偵探多得很呢！當然可以調查出我們機關的地方……呼！這些王八蛋越來越凶了！但是他們
真是在做夢！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把民衆彈壓住了嗎？真是在做夢……囉……甚麼……哦……哦……唉，那個

我想倒不會的。我在民報做事已經很久了，同事都不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們都以為我同普通報館裏的編輯一樣，是一個沒有甚麼思想的人。我想我總不會有甚麼危險的……

幾點鐘？

〔看錶〕

已經六點鐘了——但是頗洪怎樣還沒有電話呢？

〔很焦躁地走來走去〕

……唉，怎麼能不急呢？不知道明天到底怎麼樣……

〔忽向外傾聽〕

街上在賣特別號外！大概是說我們機關破壞的事——但是不會有這樣快罷？

〔他走到窗邊伏在窗口向外喊叫〕

喂，號外號外！——幾個銅板？——好，三個，拿一張來！

〔由窗外接拿了一張號外，一看不覺大驚〕

啊！奇怪！——真奇怪！你底話驗了！怎麼這樣的事竟然發生了呢……

〔讀〕

『民報館今午被查』

今午十二鐘左右突有司令部人員十餘名至民報館調查，據云該報館匿有重要人犯。但搜查結果，一無所得，恐係該犯已聞風先遁。該報館經理亦被逮去數小時，至下午三鐘許始行釋放云。』

這——

〔電鈴急響〕

唉……

〔接電話〕

阿勞！阿勞！是的，是的，我是白甫，你是頗洪嗎？怎麼樣？啊……啊……那麼……走我怎麼能我底女人病得很厲害呢？你馬上走為甚麼？啊……那麼……喂，那麼再請你調查一下，好嗎……立刻就要確實嗎？喂——頗洪！頗洪！——阿勞阿勞——喂——

〔他無法可想地丟開電話，坐倒在椅上。〕

〔向內室〕

哼——哼——

〔無氣力地〕

是的，你底話驗了適纔號外上說他們要捉的要犯就是我……是——頗洪得了個確實的消息，說

他們已經知道我的住處了……說他們立刻便要到這兒來捉人呢……甚麼……頗洪他也逃了！他說我們底幹部也被他們知道了……你說……我不走！你底病這樣厲害，我怎麼走得開呢……哼——哼——不——我不走……不——不走……

〔忽然跳了起來〕

甚麼？甚麼？你千萬不要動！我聽你底話！我聽你底話！

〔奔到內室〕

〔在室內說話〕

〔顫聲〕

我聽你底話就是……你千萬不要動……我走，我走……但是讓我把外邊那些傳單印刷品燒了再走……好，我快……我快……你千萬不要動！我很快的，很快的……

〔跑了出來〕

〔檢桌上所有的印刷物〕

但是，這個燒了真可惜了呢……這個也得燒……這個……

〔跑向內室〕

啊！你千萬不要動！我快！我快！

〔又跑了出來〕

馬上燒——

〔又跑了進去〕

我在聽你底話呢……馬上……馬上……

〔又跑了出來〕

〔很紊亂地掏了一堆印刷物放在地上點起火來〕

哦，我在燒，我在燒……馬上就完……就完——

〔忽然一個劇烈地打門聲〕

啊！

〔打門愈急〕

啊！——來……來了……這樣快……就來了……

〔打門更急〕

這——這怎麼——辦……

〔他在志亂中把房中四面所有的印刷物的紙堆一齊點起，全場立地被烟火所罩。他絕望地茫然地揚着頭端立在烟火中間，有如受犧牲的一個聖者一般〕

(幕)
一五,十月,一九二八,夜半,脱稿。
· 选自獭清自选集 ·

楊貴妃之死

人物

唐玄宗

楊貴妃

韓國夫人（楊貴妃之大姊）

虢國夫人（楊妃之三姊）

陳玄禮（將軍）

高力士（宦官）

韋諤（司錄官）

盧娘（宮女）

第一侍者

第二侍者

衆兵士

衆驛民

兩個執刑的人

其他隨從

地方

馬冤坡 借用佛寺的行宮

第一場

佛殿之後方。

佛殿底建築非常偉大，完全代表唐代寺宇底建築風。佛殿四面都是有窗格的紅門，但此時列在場上的卻都緊閉着。門底形式甚是高，在這緊閉着的時候，顯出不容易開啓的堅固。殿後的兩個圓柱也特別的雄偉，柱底座石與塔石一樣顏色。塔很廣敞，兩邊有很厚的青石欄杆，這欄杆是圍繞在殿底四面的。這座佛殿雖很偉大，但因歷年已久，已顯出舊廢的形狀。

石塔底對面是半倒的高牆，缺處用大簾遮閉。簾之上端釘在靠近牆邊的兩株大槐樹之上。天氣異常慘澹，風聲時起，簾擊樹身作巨響。

第一侍者（坐塔上）好了好了！現在可以讓我休息一下了！若再不休息，那我可真要死了！

第二侍者 只有你纔愛這樣喊叫！我還不是同你一樣的受苦嗎？你看高力士，他是怎樣前後不離的

隨着聖駕，也沒有現露一點勞頓的顏色，只有你……

第一侍者

呸！高力士……你還在說他呢！這一次我們由那繁華的長安奔了出來，受着從來沒有受的災難，都還不是他造成的……高力士！國家底罪人……

第二侍者

你真瘋了，我說你真瘋了。就是你挨了餓，也犯不着這樣任意罵人……我且問你，這次亂事是安祿山造反還是高力士造反呢？

第一侍者

造反自然是安祿山，但高力士卻應當負責任的。他是聖上唯一信任的人，貴妃有時也不能不聽他底話，安祿山在宮中關的事，誰也覺得是不正當的了，難道他就看不出來嗎？若果他是一個真正愛國的人，就應該留意安祿山底舉動，並且諫諍聖上，使安祿山不至養成那樣大的勢力。但是他卻一恣買貴妃底歡心，任安祿山和貴妃一天一天地親密起來……唉，你總該沒有忘記罷？（盧娘由殿前走出，到他底身後，但是他同他底同伴都沒有覺得）貴妃把安祿山底衣服給脫了，按在水裏親手給洗澡取樂，以後又用紅綾裹了，叫人抬着競跑，等到聖上看見了的時候，卻說是在開洗兒會呢！聖上也真是不管事了，這樣的假話，聽了不但不疑心，反賞了許多金錢，說是添給的禮物……唉，真是不幸，聖上好像是醉了一樣，由別人這樣欺騙，我早就料定有禍事發生的……

第二侍者

安祿山在宮中固然有些舉動很不正當，但我卻總不十分相信那樣的人會和貴妃有甚

麼關係。就是你所說的那件事，也不能算是一個證據，那不過是一時的遊戲罷了。

第一侍者 遊戲好，就算那是遊戲了。可是我還聽到一件事：不知道是甚麼時候，貴妃到華清宮養病，安祿山也去了，有一天，貴妃出了浴，和安祿山一處玩耍，安祿山用木瓜擊傷了貴妃底乳頭，貴妃一點也不生氣，並且怕聖上看見，還特意作了付錦囊套在乳上掩護那傷處呢……

第二侍者 這是誰告訴你的？

第一侍者 盧娘。

盧娘（突然出聲使二侍者都吃一驚）啊，你說甚麼是我告訴你那次談論這事，不是有許多人在一處嗎？怎麼單是我？

第二侍者 哦，盧娘，現在聖上和貴妃是在用餐麼？

盧娘（不答，仍向第一侍者）你說怎麼單是我？

第一侍者 你們女子真是卑怯！自己做了事，說了話，以後又不敢承擔。我勸你們把這毛病改了罷！許多事都被你們這種不光明的，自私的行為弄壞了；你們這種行為不知道造了許多的罪惡。你不要怕，現在是出了宮了，這兒又沒有鸚鵡……

第二侍者 不要鬧了。盧娘，現在聖上和貴妃是在用餐麼？

盧娘 聖上，貴妃，二位夫人都在一處用餐。因為食物太壞，貴妃一點也不能下咽，只把由長安帶出來

的麥酒接連地痛飲……

(大風吹過)

第一侍者 好大的風！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天氣，啊，太陽都變成白色了……

第二侍者 這風可真有些奇怪，把砂土揚在室中……這不是好兆頭！

第一侍者 並且，你們沒有覺得嗎？這風還像帶來了些血腥似的……

第一難民聲 (在牆外) 噢！噢！我們跌倒了！噢！噢！我們跌倒了！

第二難民聲 (在牆外) 可憐的我們底長安，我們莊嚴的長安，從此怕要成灰燼了！甚麼時候我們

再能返去？甚麼時候我們纔再能見那偉大的城池，再能踏那神聖的道路？我們好像做夢似的把我們祖先底墳墓與神龕棄了！從此保不定我們要長久地流離，我們底脚要被荆棘刺破，而且血要永遠沒有乾的時候……

盧娘 叫他們不要做聲。

第一難民聲 (在牆外) 噢！噢！我們跌倒了！噢！噢！我們跌倒了！

第二難民聲 (在牆外) 你看，這天氣，不是在宣示着災禍底重大麼？這風把哭聲滿佈在我們底頭

頂上，太陽也快要死了。這天氣是在告訴我們朝中有弄權的好人，宮中有誣淫的蕩婦……是的！我們國家全是被這般人摧殘了的！這般人搗毀了我們底長安，推倒了我們底神

殿這般人纔是我們真正的仇敵，這般人要是除掉！我們終久是不能安全的！

盧娘 叫他們不要做聲。他們說出的話是多麼可怕……

第一侍者 不然。這是人民底呼聲，我們是沒有權去禁止的。

第二侍者 老實說，這些隨聖駕出奔的人民確是太可憐了。他們都是在和平中生活慣了的，他們都是和平的國民，他們平時只耽醉在有光榮歷史的長安底健壯空氣裏，只聽得黃金時代底宴樂聲與詩人底頌歌……他們是從來一點也不曾養得有付凶惡戰爭的能力的。如今突然的兵災降臨，對於他們是怎樣的不幸呀！我是看見了的，他們由長安出來的時候，多半都是被這個意外的禍事嚇昏了，只顧隨聖駕出奔，連乾糧也忘記了攜帶……

第一侍者 你還說乾糧呢！現在我底肚裏還是空的……他們底話說得不錯呀！害我們的確是那弄權的奸人，還有……

第二侍者 不要亂說了罷。其實只有安祿山可恨。

第一侍者 ……哦！我想起來了。盧娘，又是你對我說的，一晚安祿山在花園中和貴妃抱着啼哭，被聖上遇見了，是不是？

盧娘 ……

第二侍者 唉，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侍者

盧娘，你說給他聽罷……我敢斷定安祿山造反底主要原因全是在貴妃身上，我敢斷定這次亂事是安祿山為愛情而起的爭奪。安祿山所用的名義固然說是為聲討貴妃底哥哥的，但據我看來，那不過是一種掩人耳目的手段罷了……

第二侍者

盧娘，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侍者

說罷，盧娘，你不要怕，我適纔說過了，現在是已經出了宮，這兒又沒有鸚鵡！

盧娘

那是在一個月亮很明的晚上——哦，那一晚底月亮可真可愛呢！那像水銀一樣的光輝在把

所有殿頂上的銅瓦滿滿地浸洗着，一切白玉的欄杆也都像要溶化了似的……哦，宮中那種夜晚真好！我是最愛在月下聽那由前殿傳出來的歌聲和笙篔底音調的……哦，現在那種景象是再也不能尋得的了……

第一侍者

你還是說人家問你的話罷。

盧娘

唉，可是呢……那是一個月亮很明的晚上，貴妃和安祿山都是在沉香亭邊的。他們先是在看

着月亮，後來說起月亮底忽圓忽缺正像人生底忽合忽離的話，貴妃使動了傷感。她對安祿山說道：『我們怕終有一天要永遠地分別呢，我總常常預感到我們底結局很是不幸。』安祿山便跪了下去，用兩手捧起貴妃底裙角來親吻，並且說：『我底皇后，我我我底全靈魂愛你，我我我身上所有的血液愛你，我為你，可以犧牲一切；只要你允許我，我可以立地去做那使我們得以自由的

事；我可以使我們將來永遠地不離永遠地在一處相守，只要你允許我。——後來他們便擁抱起來啼哭起來了。那時適逢聖上在花萼樓和王子們會完了夜宴，到沉香亭來尋找貴妃。因為聖上沒有乘坐肩輿，只是和高力士踏着月光走了來的，所以他們都不會覺得。其實呢，聖上也未必看見他們是在擁抱着的，不過他們因不曾提防聖上到來，卻都吃了一驚。安祿山立地告退，第二天便聽說出了長安，回河東去了……

第一侍者 從那時以後，安祿山再沒有進過宮罷？

盧娘 沒有，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

第一侍者 （向第二侍者）你聽見安祿山和貴妃的事，甚麼人都看出來了，並且宮內宮外的謠言不知有多少呢……現在你可相信了罷？唉，你想，我們國家是怎樣被貴妃誤了的呀！平日她底哥哥在朝中專政欺人，她底姊妹們在宮中縱慾作惡，如今又是因為她，發生了這樣的大亂……

（風更激厲。牆缺處的大簾被風吹開，牆外全是難民）

難民 （都爭着探頭到牆內）給我們一點食物罷！給我們一點食物罷！

第二侍者 （推第一侍者與盧娘）聖上和貴妃大概已經用完了餐，我們快進去，不要再站在這兒了。

衆難民（都爭着探頭到牆內）給我們一點食物罷！給我們一點食物罷！

第二場

佛殿之內部。

長方形的殿堂，很是深奧。殿堂底正中排列着兩行圓柱，接近頂部的柱頭都有許多神廟的輪廓的雕飾。這兩行圓柱一直排列到殿堂深處。殿堂深處有金色的大佛像一尊，佛像底兩旁掛着黑色的厚呢的神幔。一切設置露出中古期的神秘與壯偉。

稀薄的光線由四圍紅門底窗格透進，全殿堂內充滿着陰暗。

在兩行的圓柱之間設二食案。正中的食案上是唐玄宗、楊貴妃；側旁的食案上是韓國夫人、虢國夫人。

高力士、盧娘，第一侍者，第二侍者環侍左右。

唐玄宗 太真，你這樣用餐，如何要得？這食物固然是壞極了，但也總得勉強吃一點纔好。

楊貴妃 我不能陛下。

唐玄宗 那麼，再飲些酒罷，我陪你，好不好？

楊貴妃 我已經飲夠了，陛下。

唐玄宗

唉，太真你怎麼這樣愛鬱呢？的，你很愛鬱。唉，可恨的是安祿山了！我用父親待兒子的情誼待他，他却做出這忘恩負義的事來！太真，你待他可不是也像母親待兒子一樣麼？的，你確是像母親待兒子一樣的待他；但是他現在卻指明要聲討國忠，把你給他的好處就一概不管了！唉，這樣的人，怎麼從前我卻信任他呢？這都怪我……——哦，太真，但是你為甚麼愛鬱？你聽我說，這是不不要緊的，我有郭子儀、李光弼、顏真卿、張巡一般忠勇的將官，還愁不能勦滅他麼？我敢說他將來總要被我底將官們殺死，說不定他底屍身還要遭分裂的慘狀……

楊貴妃

啊！

唐玄宗

怎麼樣？的，他一定是要這樣死的，或者還用不着我底將官們殺他，等到他完全失敗了的時候，他說不定自己就要去自盡……哦，不，或者他部下的人就要殺他。其實就不等到他完全失敗，他部下的人也會殺他的。這個你或者不明白，是不是？這是因為和他一同造反的人都是，以勢利結合的，他們一定要互相嫉妬，爭奪……一定的你看着罷，他決不得好死……——哦，

(向高力士)高力士，你說我底話不錯麼？

高力士

一點也不錯，陛下。我也想他底部下對他是不能有誠意的，他底結局一定失敗。

唐玄宗

是的，一定失敗，一定失敗……太真，你放心，我們一到了蜀地，就可以建起和在長安的一樣的宮殿，或者比長安的更要壯麗也未可知。我知道你是喜歡芍藥的，蜀地聽說芍藥最多，而且

是白的，聽說白得像雪一樣。我們就去再建一座新的沉香亭罷，四圍全種起那白的芍藥來，我想你站在亭上，一定更要好看呢……哦，你是在想華清宮麼？我知道你是喜歡溫泉的。哦，這個，這個聽說蜀地也有……總之，只要我們一到蜀地，甚麼都容易辦到，甚麼都容易辦到……唉，太真，你聽見我底話沒有？你底臉色怎麼是這樣的蒼白呢？你大概是病了？不然就是路上過於辛苦了，是不是？——唉，總之，安祿山真可恨！我知道你也一定恨他的。但是，我已經對你說過了，這種人是決不得好死……

楊貴妃

陛下……

唐玄宗

甚麼……？你說甚麼？我看你真是病了。是的，你底精神很不好呢。你休息一下，怎麼樣……？（向二位夫人）還是讓她休息一下的好，你們看她底臉色，還不像病了的样子嗎？

韓國夫人

真是呢，陛下。

（喧鬧之聲突起，各人都吃一大驚）

唐玄宗

唉，唉，這是甚麼？這是甚麼？

（陳玄禮匆忙登場）

陳玄禮

陛下，外面隨駕的難民和侍衛軍都變了。他們吵鬧得很是厲害，要陛下趕快誅在陛下左右的奸黨。

唐玄宗 啊，有這等事？這簡直也是反了！

陳玄禮 現在情勢很是緊迫，國家前途全在這時候來決定，還請陛下除去私情，尊重民衆底意思。

唐玄宗 好，尊重！但是試問在我左右的奸黨是誰？誰纔算是在我左右的奸黨？

陳玄禮 （微顧楊貴妃及二位夫人）……還是請陛下親身到外面去鎮壓，看看他們底情勢。

唐玄宗 國忠呢？

陳玄禮 就是因為國忠私自和吐蕃使者談話，被許多人看見了，纔起了譁變。吐蕃使者確是來找國

忠的，他同國忠談話甚久，至於談的甚麼，沒有人能夠知道，現在兵士們正圍着國忠質問呢。

（楊貴妃及二位夫人聽陳所說，都很吃驚）

唐玄宗 啊，有這等事？啊，有這等事！高力士，來和我一同到外面看去……啊，竟然有這等事？竟

然有這等事？（同高力士陳玄禮下）

楊貴妃 （仰頭帶着思索的神情，自言自語地慢慢地起立）唉，吐蕃使者……是甚麼事呢？唉，是甚

麼事呢？莫非是他……他派人來傳遞甚麼消息呢？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我是相信，十分相信，他

這次起兵完全是為我。我知道他是在愛我的。我知道他愛我的心非常堅固，我知道他可以為

我犧牲……

第二侍者 （向盧娘）貴妃確是病了，她底精神像是很錯亂呢。

第一侍者 你聽她講的甚麼話？

楊貴妃 哦，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是他派來的。是他派來的……但是他派人來作甚麼呢？作甚麼呢？

……或者是我想錯了罷？我想錯了……是的，我是錯了呢。他若是愛我，他若是為了我纔起兵舉事，他怎麼又說是聲討我底哥哥呢？他若是為我，他若是真愛我，他怎麼能用這種名義……哦，他不愛我，他從前對我說的話都是假的……哦，他這種人！他是騙去了我底愛情！他使我白受了很大的痛苦！哦，我是錯了，我是錯了！

韓國夫人 四妹，你怎麼樣了？你鎮靜一下罷。

魏國夫人 我們陪你到退間室內休息去，我看你底精神已經起了變化，你實在是病了。

韓國夫人 我們陪你休息去罷。

楊貴妃 (不願) 我是錯了……不過，不過，他那樣誠實的人，總該不會忘記了我，或者他不誠

實，但是他對於我，確是誠實的……哦，不會，不會！總該不會！他曾對我說的甚麼？他曾對我說的甚麼，我還記得那一晚，他對着月亮給我發誓，他跪下去用口親我裙上的帶子……哦，我要相信他纔好！他一定是能為我犧牲的……

(高力士上)

高力士 (形狀非常秘密) 貴妃，貴妃，這是丞相交給我的，(從衣袖中出信一封) 是吐蕃使者帶

來的私信，要貴妃親自啓封。

楊貴妃（驚喜）甚麼？吐蕃使者帶來的信（受信）

（外面喧鬧又起。接着使聽到羣衆一致的呼聲）

羣衆呼聲 快砍死這個賣國的好人！快砍死這個平日一意弄權，殺害民衆的民賊！

楊貴妃 你們聽！你們聽！

羣衆呼聲 快砍死這個平日一意弄權，殺害民衆的民賊！快砍死這個賣國的好人！

高力士 不好，不好，怕有重大的事件要發生了……（奔下）

第二侍者（牽第一侍者）去看是甚麼事，去看是甚麼事（牽第一侍者下）

楊貴妃（拆信）哦，果然，果然是他派人來給我送信的，哦，果然……他底筆跡……他親手寫的

信——（讀信）安祿山謹致書於太真皇后：此次起兵舉事，純為踐別時月下之誓言，此生無其

他願望，只以此身獻於皇后，即陷失敗，亦所甘心。特露檄假稱聲討賢兄國忠，蓋欲使楊氏全族

寬除嫌疑，更可使現朝廷信任楊氏，以為與叛軍不兩立，遂聽從一切奏議，得自由行事。此生無

其他願望，只以此身獻於皇后，伏乞鑒諒寸心，相待勿忘。——（興奮）哦，哦，是這樣，是這樣，果然

果然他在真心愛我呢！……啊（再看信）此生無其他願望，只以此身獻於皇后……只以

此身獻於皇后……（愈見興奮）啊，這樣重複的話，他和我相別的那一晚，對着月亮說的也差

不多是同樣的一句！這樣表示他熱愛的話！他確是在為我犧牲，為我犧牲，並且……（再看信）特露椒假稱聲討賢兄國忠，蓋欲使，欲使……（聲顫不能卒讀）——哦，安祿山，我唯一的愛人！我真對不起你！適纔我還在懷疑你，那知道你纔費了這樣的苦心！這都是為我，這都是為我……哦，安祿山，你是我唯一的愛人！只有你！只有你！你能這樣為我去堅忍地戰爭，你能這樣為我去把生命置之度外，我知道你心中除了我以外，甚麼都沒有，要是有，就是由我而生出的勇敢和希望；我知道世界上沒有甚麼能像你靈魂那樣真實，世界上再沒有別種東西能比得上你心胸底堅定……哦，安祿山，若果這世界上有這種真理，暴力可以破壞人類底束縛，鬪爭可以實現人類底自由，若果世界上有這種真理，那麼我祝福你底勇力更見強大，我祝福你反抗更見徹底，那麼我等着，我等着，我等着，你殉難的忍受痛苦的手來抱我，我等着這一天，我等着這一天！（不自覺地全身震顫，用兩手把安祿山底信緊按在前胸，仰頭微笑）唉，我真快樂！我從來沒有覺得像這樣好過的，我忘了一切了……（不自持地幾乎向後倒下）

盧娥（用手扶住楊貴妃）貴妃！貴妃！

魏國夫人 你實在是病了。

魏國夫人 四妹，你鎮靜一下罷，鎮靜一下罷。

楊貴妃（昏暈似的）我從來沒有這樣好過的……快樂塞住了我底胸膛了……這是你，安祿山，

你用快樂悶倒了我……我現在雖然受着這樣大的驚恐和勞苦，但是，算甚麼呢？這些驚恐和勞苦，在你給我的希望面前，算甚麼呢？我所受的驚恐都是甜蜜的，我所受的勞苦也都是甜蜜的……並且，我只有感覺到我所受的驚恐，所受的勞苦，不能和你所受的一樣，我只有慚愧，我只有抱歉……但是，我確是幸福，就是這樣我已經是最幸福的了……

就國夫人（向韓國夫人）她簡直是瘋了，她把她心中的一切話都講出來了。她是自從聽到了安祿山起兵的消息，精神便像受了意外的刺激，沒有一時的安定，現在卻簡直是瘋了。（向盧娘）快扶她到這間室內休息去。

（第二侍者奔上）

第二侍者 啊，貴妃！啊，三位夫人！丞相，丞相——丞相被侍衛軍殺死了！

韓國夫人 就國夫人 甚麼？甚麼？

第二侍者 丞相被軍人們亂刀砍死了。

韓國夫人 就國夫人 噯呀，哥哥，哥哥！（都痛哭）

韓國夫人（哭訴地）這怎麼辦呢？這樣的大禍，怎麼辦呢？

就國夫人（稍一停頓）我們出去看去。

第二侍者 外面情形異常緊張，夫人們還是不要出去的好。

魏國夫人（堅決地）我們一定得去。我們去看哥哥底屍首，同時或者可以鎮靜一時的亂事……

（向韓國夫人）我們去，我們去。

（韓國夫人無主張地隨着魏國夫人隱下）

楊貴妃（仍被盧娘扶着，在昏暈中慢慢地睜大着兩眼帶着半醒的聲音）……哦，怎樣了？哦，三姊，

你在說甚麼……？哦，三姊呢……？大姊呢？三姊呢？怎麼樣了？怎麼樣了？

第二侍者 二位夫人都到外面收撫丞相底遺骸去了。

楊貴妃（急行至第二侍者身旁，用兩手猛按住他底兩肩）你說！

第二侍者（鞠躬地）因為丞相與吐蕃使者密談，被隨駕的難民和侍衛軍圍着質問了很久，終於

殉了難了。

楊貴妃（放手又欲倒下，盧娘急忙扶住）啊啊，哥哥（哭聲）你……啊啊，哥哥，你是為我死了……

這纔是我奮鬥底開始，怎麼便使你作了我底犧牲呢……？你，你竟這樣為我死了……！我很年

青的時候，便受盡了別個底擺佈，不曾享受過一次真正的人的生活，現在，現在我纔嘗到了真

正愛情底滋味，纔有了自動的機會，纔有了作人的生路，纔預備為我底人格，為我底希望，為

我底前途，為我真正的愛情，去奮鬥，去努力，但是，但是，怎麼卻使你先作了我底犧牲，作了我

底犧牲呢……！啊啊，哥哥，哥哥你竟這樣為我死了！為我死了嗎！我過去很長的生命，都是在作

別個犧牲，作別個無聊的犧牲。現在，現在正當我這種生命快要終止的時候，卻累你作了我底犧牲了！啊啊，哥哥，我累了你，我累你遭了慘死，遭了意外的慘死，我怎麼纔這樣累了你呢……

——哦，（要擺脫盧娘）放開我！我也要到外面去，讓我到外面去！

第二侍者 請貴妃千萬不要輕動，外面底情勢很壞，貴妃出去，一定有危險發生。

（突然又是一陣劇烈的喧鬧聲。第一侍者上）

第一侍者 （向第二侍者）你還在這裡，外面又殺了人了。

第二侍者 又殺了誰？

第一侍者 今天真是從來沒有的日子，我從來沒有見過羣衆像這樣的憤怒，已經殺了一個男的，現

在又殺了兩個女的。

第二侍者 你在說甚麼？二位夫人也被殺了嗎？

第一侍者 不是她們再有誰呢？

（楊貴妃先靠着盧娘靜聽兩個侍者談話，至此乃猛然奔到兩個侍者中間）

楊貴妃 怎麼怎麼我二位姊姊也都被兵士殺害了嗎？

第二侍者 （恐懼地）他（指第一侍者）說二位夫人也遇害了。

楊貴妃 （一種強烈的悲痛走進了她底心內，她底面上立地起了異常的變化，眼淚由她底眼眶中

滿出。她像要悲豪，卻又被哽咽塞住了。最後始斷續地狂亂地喊出：「噫，噫，都死了：都死了：都死了：哥哥！三姊！大姊！三姊！你們！你們！你們！你們！噫，噫，都為我：為我：為我：我不能忍耐了！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盲目地要向外奔去，卻被盧娘緊緊地抱住，第二侍者也擋住了她底去路。」大姊！三姊！你們！你們！我熱！我熱！我不能忍耐了！把我這衣服脫了，脫了！拿喪服來！拿喪服來！（盲目地要想退除她底外衣）你們！你們！我要去！我要去！（她底狂亂到了最高度，最後一聲喊了出來，使已不能支持，她底身子隨着她底聲音倒了下來，使全身塌在盧娘底身上了）

盧娘

貴妃！貴妃！

第二侍者 貴妃！貴妃！

第三場

佛殿之前方。

現在可以看出這座佛殿底全形。又高又寬的殿門底四周雕着種種神異的緣飾。門左右有可以兩人合抱的大柱與粗大的石獅。青石欄杆迴繞着的殿塔異常寬闊，塔底正中有坡形的白色的玉墀，兩旁有昇降的台段。

此時在場上的殿門雖然開着，但卻垂着重厚的寺宇的簾幕。

唐玄宗，高力士，陳玄禮，韋諤及其他隨從皆立階上。階下站滿了兵士。一個長竿由兵士的羣集中伸出，上面掛着楊國忠和韓國夫人虢國夫人底人頭。

天氣依然慘澹，時時有風吹過。殿簷前古舊的銅鈴常發出一種不寧的音響。牆外難民痛苦的呼聲也頻頻地傳來。

唐玄宗（懼怯而不自在地）現在你們還要怎麼樣？你們擅自把丞相殺了，又把韓國虢國二位夫人都殺了，你們還不散麼？

衆兵士（都舉起手亂搖）不夠！不夠！

唐玄宗 你們還要怎麼樣？你們想從來可曾有過這樣的事麼？丞相被兵士殺了，國戚貴人也被兵士殺了。從來有過這樣的事麼？但是，我不加罪你們，只要你們從此再不犯法，只要你們繼續為國出力。我不是說過了嗎？我是不加罪你們的。你們要明白我底意思好了：唉，怎麼你們還不散？還不散？你們為甚麼不散呢？

衆兵士（都舉起手亂搖）不夠！不夠！

唐玄宗 不夠？這種回答是甚麼意思？你們還要怎麼樣？唉，還要怎麼樣？我已經對你們說了許多的話了。你們要知道你們所作的事！但是我不是說過不加罪你們的嗎？這還不夠？你們不散還等甚麼？你們要知道你們是殺了一個丞相和兩位貴人！你們要知道……

衆兵士（都舉起手亂搖）不夠！不夠！

唐玄宗（憤怒）唉，不夠！總是不夠！你們這種蠢笨而不通的回答！這種毫無意義的回答！你們底眼

中簡直是沒有我了，你們大概忘記了現在是和我對話的罷，唉，（向陳玄禮）你底這些兵士到底還要怎麼樣？你看他們可不是也完全的反了嗎？

陳玄禮（向衆兵士）你們還有甚麼要求，就不妨明說：現在正是國體動搖的時候，聖上必肯顧全大局，聽從衆意的。你們還有甚麼要求呢？

衆兵士 我們要求貴妃也得要同她底哥哥一樣，同她底兩個姊姊一樣！

陳玄禮（向唐玄宗）他們已經說明了他們底要求了。

唐玄宗（驚疑地）他們說的是甚麼意思？到底是甚麼意思？

陳玄禮 他們底意思是請陛下割愛，把貴妃棄了呢。

唐玄宗 甚麼把貴妃棄了？

陳玄禮 是的，最好請陛下賜貴妃自決，免得又要起意外的暴動。

唐玄宗 啊啊，這還了得！這還了得！這樣的話，虧你說得出口！你們簡直有意和我為難，有意和我為難……你們簡直把我當作了一個小孩子：啊啊，這還了得！這還了得！……

陳玄禮 請陛下不要性急。這並不是我們一部分底私意，實在是民衆底要求。陛下，你知道外面難民

底情形麼？他們隨着聖駕從長安出來，多半都不曾帶得乾糧，他們眼着都要餓死了；陛下，你請聽，請聽這牆外都是些甚麼聲音！（用手環指牆外，唐玄宗等立地被一種偉大的嚴肅所攝服，都悚然向牆外靜聽，場上稍一靜默，牆外難民底呼聲呻吟聲更非常明顯地雜亂起來）這不是我們國家破碎了的聲音，我們長安傾覆了的聲音麼？其實就是這些兵士，就是陛下底親隨，又那一個不是在忍受着飢餓，忍受着疲勞！又那一個不是想用自己底生命去替換國家底命運？陛下，請你還是聽從衆意，不要再惹起激變，惹起難以收拾的激變。

唐玄宗

但是，但是，這些與貴妃有甚麼關係呢？

陳玄禮

這次禍事就是由貴妃而起的。假使往日貴妃不那樣寵幸安祿山，假使安祿山不借貴妃底

勢力奪得許多政權，何至能有今日？何至使我們底都城快要成了廢墟，我們底人民遭着這樣的離散？雖然安祿山起兵的名義是聲討楊國忠，但是這不過只是一個名義，只是一個騙人的名義，適繞吐蕃使者來會國忠，請想這是甚麼事？安祿山這次造反，誰都知道勾結得有吐蕃的吐蕃使者偏在這時候來會國忠，請想這到底是甚麼事，甚麼事呢？唉，陛下，陛下！現在國忠是受了民衆最後的審判了，他底兩個擾亂國事的妹妹也得了她們最後應該得的結局，不過這兒還有一個人是一切禍亂的根本，是已死去犯罪的由來，並且可以這樣說這個人是禍首，是罪魁，並且一點也沒有錯誤，要是禍首不除，罪魁不除，國體終是不能安定，那今日民衆底努

力全是空的，只是等於甚麼事也沒有作；陛下，陛下！請你了解這個要求並不過分，並不是一部分底私意！請你為國家前途，為民衆全體，為那牆外無數的快要餓死的男女，為那被我們拋棄在身後的長安，被塵霧迷罩了的長安：

唐玄宗：不行，不行，你們總是在和我為難，和我為難；國忠被殺了，韓國統被殺了，我都不事追究，這還不夠，還不夠；竟然要求到，要求到……哦，還說不過分，怎樣纔是過分呢？不行，不行！

陳玄禮：陛下，你還是答應的好。

唐玄宗：啊，答應的好啊，答應的好，虧你能……（突然看出陳玄禮底態度非常可怕）唉，玄禮，你也要

替我設想，你總不應該來逼我。除了這個要求甚麼都可以，甚麼都可以，你說，你說……哦，你不答我，玄禮，你為甚麼不答我呢？唉，唉，不答我——不答我……（顧左右）但是——你們，你們以為怎樣呢？你們想這事怎麼辦得到？怎麼辦得到？你們看這事怎樣處置纔好呢？我說除了這件事，我甚麼都可以答應的；唉，唉，你們都啞了嗎？高力士，你說，應該怎樣處置，應該怎樣處置？

高力士：陛下……

唐玄宗：怎樣處置？你沒有主意嗎？你這不中用的蠢才！（向衆兵士）——哦，兵士們，兵士們！你們

再聽我說！你們要知道是我來對你們說話，是我，大唐底皇帝。聽我說，除了這個要求以外，甚麼都可以的。你們另外換一個要求罷：只要除開這件事，你們要甚麼，我都可以答應。現在若果做不到，那麼我和你們預約，一到了蜀地，我即刻實行……

衆兵士 我們要求貴妃同她底哥哥一樣，同她底兩個姊姊一樣！

韋諤 陛下，這已經是不能夠挽回的了，再講只是空費時間。

唐玄宗 唉，甚麼叫空費時間？你不要管，你不要管罷。——兵士們，你們底意思，我是很了解的。但是我

說的不是這個，我說的是除了這個以外：真的，到了蜀地，我一定給你們最大的賞賜，只要你們取消你們現在的這個要求。我給你們每一個人一萬金錢，每一個人一百疋宮錦，我一定這
樣做，決不忘記的。並且我可以命人在金庫中拿出最上等的金子去鑄那些金錢，有一種金子
顏色非常明淨，明淨得同曙光一樣，我就用那種金子給你們鑄金錢罷。我可以命鑄錢的工人
在每個金錢上鑄出我們由長安出奔的圖形，作這次的紀念，作國家獎勵你們功績的紀念。並
且，那宮錦，也可以由我命人去尋名手織工，總要特製出一種上品。我要他們把那宮錦織得比
平日宮中用的還要精緻，還要美麗，但是我自己不用，專為賞給你們的：甚麼我都做得到，只
除了你們現在所要求的以外……

衆兵士 我們只要求貴妃同她底哥哥姊姊們一樣！

唐玄宗 不是，不是。你們不要要求這個，這樣與你們有甚麼好處呢？你們一點也得不到甚麼，反要落下犯法的惡名：你們聽我說，我是決不欺你們的。只要一到了蜀地，我立地給你們慰勞。我還可以賜你們每人一幅戰甲，一幅最好的戰甲，這個我很懂我親自監督工人，要他們照我底方法去製造。我有方法可以使那戰甲的顏色非常鮮明，燦爛得像燃燒的火光一樣，披到身上，有說不出的威武，有說不出的英勇。並且，我有方法可以使那戰甲不沾一點血跡，血一到了那堅固，怎樣利的刀劍也刺不透的。並且，我還有方法可以使那戰甲，只有我有一幅，一到了蜀地，上面就像雪到了火炭上一樣，立地使無形地消滅。像這樣的戰甲，只有我有一幅，一到了蜀地，我使照樣給你們製造，我也知道製造許多幅這樣的戰甲，費的錢一定很多，但是，那是不要緊的，只要你們能不要我辦不到的事……

爽兵士 我們要求的只是叫貴妃同她底哥哥姊姊們一樣！

韋諤 陛下，請不要空費時間了罷。他們底意思已經是這樣的決定，一切解說都是無益的了。

唐玄宗 你再不要打岔。我知道你也是在幫他們的……哦，兵士們，你們再不要故意和我為難了。我總是這樣平心靜氣地和你們說話，你們看我不是在平心靜氣地說話嗎？你們也得要平心靜氣地想一想，我對你們是怎樣的寬大，我是怎樣的體諒你們……只要你們取消你們現在的這個無理的要求，甚麼我都情愿。我已經允許了你們這些賞物了。我底話，你們總該相信的。是

的，你們總該相信。難道一個皇帝的話還不能使人相信麼？……只要你們取消現在的這個要求，甚麼我都可以給你們的。只除過這一件，隨你們要甚麼都辦得到：你們要想每個人得高爵，得厚祿，都可以的，你們這兒不是只有五營的人數罷？這有甚麼要緊！就是十營也沒有甚麼。我封你們每人一個國公，好不好？唉，好不好？你們該可以聽從我了：怎麼樣總之，只要你們再不要求你們現在所要求的事，我都可以隨你們底意思。只除過這一件，你們要甚麼，就儘管說罷：給你們房屋好麼？給你們土地好麼？給你們宮中的銀庫，金庫以及其他寶庫好麼？你們要我底宮廷也好，你們要我底玉璽也好，你們要我底王冠也好：

衆兵士 我們只要求貴妃同她底哥哥姊姊們一樣，只要求貴妃同她底哥哥姊姊們一樣！

唐玄宗 噫，噫，噫：（無計可施地向後倒退，幾乎站立不穩）

陳玄禮 陛下，你還是快答應了罷。

韋諤 哦，陛下！現在一切都不能再更動了。羣衆底憤怒是最難侵犯的，再不給他們一個誠懇的允許，

怕就要激起劇變。他們已經殺了貴妃底一個哥哥，兩個姊姊，要是貴妃還在陛下左右，他們將來一定不能安全：哦，陛下！貴妃底命運已經定了，定了！再用不着猶豫！再用不着和他們周旋！我們最大的希望是再去見我們偉大的長安，再去恢復長安底城池與道路。我們仰仗的是羣衆，我們依賴的是羣衆。哦，陛下！我請求你，我請求你，請求你痛快地給一個允許，給一個允許！

哦，陛下！我們底長安還在等着我們，還在等着我們！（伏地頓首）

（忽然殿門厚重的簾幕揭開了。楊貴妃由內邊一個人走了出來。她已脫去了外衣，全身是淨白的縞素，一件軟薄的長服，後幅拖在地上，行步也非常遲緩；頭上的髮髻已經散開，分垂過兩肩，一直到了前腰；臉上露着很可怕的蒼白，猶如大病過後一樣。她一走了出來，全場立地靜默，都很驚訝地看她。高力士等隨從很恭敬地鞠躬，衆兵士都不出聲音，異常肅靜。陳玄禮失了他傲慢的神色，唐玄宗不知所措地向後退卻，韋諤一面抬頭看她，一面由地上慢慢地起立）

楊貴妃（一種失了嗓音並且遲笨的音調）我都聽見了，我都聽見了：你們底爭執，你們底喧鬧，都是為我，為我一個人，為我一個人：哦，是不是？（她等人回答，但是衆人被她高貴而堅決的態度所屈服，像不敢做聲）哦，是的！我知道是的：我竟想不到變了這樣的一個罪人，這樣大的禍事全是由我而起，全是由我而起：哦，我：我本來是應該受罰的，應該受罰的。

衆兵士 賢明的貴妃！賢明的貴妃！

楊貴妃 啊！好罷，好罷，我可以尊重你們底意思，可以尊重你們底意思，只要你們真正是為的中國，真正是為的長安：

衆兵士 賢明的貴妃！賢明的貴妃！

唐玄宗 唉，唉，太真，太真，你怎麼樣了？你在說的甚麼？說的甚麼？我決計拋棄這無聊的王位，同你到

沒有人過問的地方去……（進前用手撫着楊貴妃底肩背）你不要怕，你不要怕……

楊貴妃（閉目搖頭）我並沒有怕。

唐玄宗 那麼好，我們不要理他們了。我們去，我們去……

楊貴妃（不改她底態度）我是不去的。

唐玄宗 不去……我可以陪你到無論甚麼地方，我底一切都是為你而存在的，我只要有 you，只要有 you

……我馬上摔碎這頂王冠，這頂王冠！

楊貴妃（不改她的態度）你要是為向民衆道歉，拋棄了王位，也正是一種難得的行為；要是為我，

那便是無益的舉動。

唐玄宗 甚麼無益的舉動？

楊貴妃 是的，我是已經決定服從民衆底意思了。

唐玄宗 啊啊，啊啊，太真，太真……（向後倒退）

陳玄禮 貴妃！我們真不曾想到你有這樣的決斷！我們望你還是趕快履行你底意志，因為牆外無數

的難民都在等候着你最後偉大的時間。

楊貴妃 難民？

陳玄禮 是的，難民！是的，難民！就是那些——你聽見了沒有？——就是那些現在還在牆外呼喊着的

難民！

楊貴妃

（靜聽了片刻）哦，這樣呼喊的聲音，這樣呼喊的聲音，可是我聽不清他們在叫的甚麼，他們像是在叫我，像是在哭着叫我：哦，我要出去看他們去！我看他們到底是怎樣的情形，怎樣的情形：要是他們真在叫我，要是他們真在等候着我，最後的時間，那我一定不遲延，不遲延的：——哦，（向高力士）高力士，你把白綾快預備好罷！把白綾快預備好罷！把白綾拿到佛殿內邊去等我，拿到佛殿內邊去等我：（她纔要走下石階，猛然抬頭看見了高竿上的三個人頭）噫，哥哥！大姊！三姊！你們，你們：（她底身上立地起了痠擊，聲音也梗塞了。但是她底意志使她扎掙出一種清醒的，強抑悲痛的神色，她勉強改變了她底語氣）——你們，就這樣結局，也好，也好：——哦，我去看外面在叫着我的那些難民去，我去：（她大方而高貴地走上了石階，階下的兵士都肅靜地給她分開了一條道路）

唐玄宗

太真！太真！你怎麼樣了？啊啊，太真，太真：（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她拖着淨白的長服底曳尾，背面向着他，在兩旁分列着兵士的一條很直的夾道中一步一步地向外走去）

第四場

佛寺之門外。

高大的寺門，形式很是單純，但卻特別的堅固。兩扇又厚又大的門扉已經在向內開着。這門底位置居在高處，門前底階段約有十數層，由階上看階下時，如同看低坑一樣。

寺門底兩旁都是高牆，但是都老舊而斑剝了。

此地底風更是急緊，風嘯不時地吹過。

階下全是難民。他們有的橫卧，有的跏坐，老少男女壓擠在地上。

一片難民底呼聲在場上突起。

衆難民 噢噢！楊家底全族！楊家底全族！噢噢！楊貴妃！楊貴妃！噢噢！一天一夜沒有喫飯了！噢噢！害我們的人快死！害我們的人快死！

（楊貴妃出現在門口。她孤獨地悲苦地垂着眼看下面的難民）

衆難民 那不是她？那不是她？（一羣瘋人似的擁到很高的石階旁，一齊向上舉起雙手來像是要抓拿的樣子）喂，楊貴妃！喂，楊貴妃！（楊貴妃還是依舊的沈默，一種不動聲色的莊重和深思的姿態攝服了衆難民底暴動，他們都把手慢慢地放下，揚起頭驚異地看她。她卻帶着貴婦人應有的那種傲慢的遲緩移動了她底脚步，踏着一層一層的階段走了下來。衆難民都不自覺地低頭跪下。她走到了階段最下的一層，憂鬱地站定，用兩手遍撫着她近旁的衆難民底頭顱。她仰面向着天空搖頭流淚。此時一切都靜默了，她立在無數跪在她脚下的難民中間，像是一個

莊嚴的雕像一樣)

第五場

佛殿之後方。

場上有窗格的紅門依然緊閉。

石階對面牆缺處底大簾依然時時被風吹動。

天氣漸入了昏暗。

第一侍者與第二侍者同立階上。

第一侍者 風還是這樣的大，並且簡直變成狂吼的了：我真不曾見過這樣大的風：你看，你看，滿天都是黃沙，都是黃沙：

第二侍者 其實天上還有太陽，不過顏色太暗澹了：那好像是一個土色的盤子，一點光彩沒有的懸在天上，真奇怪！牠怕要墜落下來呢：

第一侍者 那是太陽底影子：可是這樣的天氣真是可怕！我想除了共工和顛頊大戰的時候，怕也再難見這樣的天氣罷：

第二侍者 可惜詩人李白不在這兒，他若在這兒，遇着那樣的天氣，必定可以做成一首悲壯奇特的

長詩。

第一侍者 算了！你還講甚麼詩人？詩人都是些無用的廢物！我們長安底詩人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在呢？現在呢？他們只是當着國家無事的時候，唱一唱他們作夢的歌曲，可是一到了時代轉變的重要期間，便只去求個人底平安，民衆和他們好像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你說，就是曾被一時稱誦的甚麼「清平調」，到底有甚麼用處？到底對於民族，對於國家，有甚麼用處呢？

第二侍者 ……你說到這層，我倒想起宮中的那般梨園子弟，不知道現在都是怎麼樣了？

第一侍者 哦，梨園子弟，那般專門向權貴賣笑的人，還不是同時下的詩人一樣！

第二侍者 你怎麼只是在信口罵人？你底性情真壞，真壞……

（盧娘上）

盧娘 你們倒很安閑，在這兒發些無聊的議論。你們可知道現在貴妃底情狀嗎？

第二侍者 哦，貴妃怎麼樣？

盧娘 貴妃已親自向兵士宣言，說她願意尊重羣衆底意思，為國犧牲。高力士已拿了一條很長的白綾，還帶了兩個執刑的人正在佛殿內邊等她呢……

第一侍者 啊，她竟然有這樣的勇氣！

盧娘 並且她到外面看那些難民去了。她要在她生命告終以前，和民衆作一次誠懇的接近……

第一侍者 啊，這真難得！這真是我所料想不到的！

第二侍者 ……聽誰來了？

盧娘 哦，是她底脚步

（楊貴妃由殿前緩步走來。她底眼光一直向前，揚着頭像是向空中尋着甚麼似的一種異樣的病態的沈靜與決絕表現在她底被淚洗得完全沒有了血色的臉上。第一侍者，第二侍者及盧娘都屏氣致敬）

楊貴妃 （好像很久沒有說過話一樣，聲音枯塞得快要半啞了。帶着一種神經的劇變，她勉強地斷續地向着前面的天空訴說着）這兒總可以看見，總可以看見：那遠處，那遠處：是這個方向了！那遠處霧濛濛的一片，是的，是的！——唵，長安呀！長安呀！我們要永別了！你底繁華，你底偉大，我至死追念着，至死傾慕着。我知道我底罪過，我知道我現在是應該這樣死的，但是，長安呀！我始終愛你，我始終愛我們中華民族，我是只要你健在，只要我們中華民族健在，我個人底一切是儘可以取消，儘可以滅亡的：唵，長安呀！長安呀！我們要永別了！你是我們中華民族產育文化的都城，你是我享受人生苦樂的地方，我因你成就了我去種種的生活和最後的人格，你也因我增添了繁華，富麗，又陷入了荒廢，敗傾：——唉，我也不知道我怎樣成了這樣一個與民族有關係的人：但是，長安呀！在你那里我驕傲過，嫉妬過，在你那里我受人尊敬過，也受

人指誦過，並且在你那里我歌過我不願意歌的歌，舞過我不願意舞的舞，我做了許多忍辱的事，許多強自為歡的事，不過，在你那里我卻受過真正愛情的陶醉，真正愛情的甜蜜，真正愛情的熱烈和真正愛情的痛苦……（她突然止住了她底說話，她底眼光改變了注視的方向，向遠處尋看了一刻，最後乃認準了一個方向，很興奮地叫出）——哦，哦，那兒是河東！哦，哦，那兒是河東！安祿山，安祿山，安祿山！唉，別了，別了，永遠地別了！現在你那裏知道我是這種情形！你那裏知道我底哥哥，我底大姊，我底三姊都慘死了呢！並且你那裏知道我馬上就要絕命，就要和人世底一切告辭！但是這不是你底過失，我知道你是愛我的，你是千萬萬真的愛我的……（昏迷的狀態）哦，哦，安祿山，我看見你了！我看見你了！我看見你正是全身的武裝，騎在馬上正指揮着你周圍成千成萬的戰士……哦，哦，你真英武，你真英武！我知道你那狂熱的血液中正流着愛情的溫柔生命……哦，哦，我愛你，愛你！你那雄偉的身裁，你那強健有力的氣魄，使人一見就感着愉快與渴慕……我也知道你不是我同種的人，但是，但是我總覺得全中國底人都沒有你那樣能使我感着愉快，感着渴慕的！我總覺得惟其你不是同種的人，纔更覺得可愛……——唉，愛情！唉，祖國！我被你們兩個苦悶到不能解決了！你們兩個在世界上就是這樣的衝突！難道你們就永遠不能調和，永遠要犧牲着無數的人類……——唉，總之，別了，別了！安祿山，安祿山，你現在雖然還是那樣的英勇，那樣的奮鬥，只怕一得到我死的消息，也不能再生活下去了！

(高力士上)

高力士

(悲苦地) 貴妃，甚麼都預備好了：前面底兵士催得很緊急呢：

楊貴妃

(梗塞而昏亂的腔調) 唉，時候到了！我知道時候到了！長安：河東：中國，哦，安祿山，

安祿山，我底力，我底光明，我底生命，我底生命：我為祖國死，為愛情死：死，死……

(突然一陣大風，吹起很厚的砂土，迷罩了場上人底面影)

第六場

佛殿之前方。

殿門上依然垂着重厚的簾幕。

堦前仍站滿着兵士。

唐玄宗、陳玄禮、韋諤，以及其他隨從仍在堦上。唐玄宗往來地躡走，忽舉起拳來捶着自己底前胸。

忽又像要喊叫，但卻又忍了下去，悲苦與煩亂擾困着他。

場上空氣異常緊張，人眾都露着一種急躁而不安的期待的神色。

天色已經近晚了。

執刑的人底口號聲(在簾幕內)——一絞！——二絞！——三絞！

(恐懼的氣象罩滿了場上，人眾都不自覺地全體震動了)

唐玄宗 (忙用手掩住兩耳，不能忍耐的急痛占據了他底全身) 啊啊啊……

(高力士由簾幕內走出)

高力士 (向唐玄宗) 陛下，貴妃絕氣了。

唐玄宗 (像狂了一樣) 啊啊啊……

高力士 貴妃已經絕氣了，請陛下現在就去安撫屍體罷。

唐玄宗 啊啊啊，就絕氣了，就絕氣了嗎？

高力士 是的，陛下。

(隨從們將簾幕揭開，很深奧的佛殿之內部完全現出，楊貴妃底屍體坐在一高背的大椅上，她底項背倚靠着椅背，兩腿卻伸長在椅前特設的一個長檯之上。臉色已借用項間的白綾掩蓋着。兩個執刑的人還分立屍體底兩旁。第一侍者，第二侍者和盧娘都垂着頭在屍體旁侍立。此時佛殿內部已漸黑暗，一種恐怖的景象奪人心神。陳玄禮、韋諤等以及堦前的衆兵士都悚然垂下頭去)

唐玄宗 (急奔至屍前) 太真！太真！都是我底過錯，都是我底過錯……太真！太真！我不能庇護你，使你落了這樣的下場，一切都由於我底自私，由於我底自利：你，你這凝滑的兩手，你這比你臂膀

還長的頭髮：你這頭髮是怎樣的純美，怎樣的柔和！在你這頭髮中我可以看見一切白晝底
燦爛和一切黑夜底朦朧，你這頭髮留贈了我一切的歡娛和一切的放逸，你這頭髮！你這頭髮！
：（吻她的頭髮）並且，你這酥軟的胸脯，你這嬌弱的腰部，你這豐滿的兩腿，你這動人的雙
脚：（遍撫屍體）我再在那裏能夠找出你來！我再在那裏能夠找出你來！

高力士 陛下，死者終是不能復生的，請再不要這樣傷悲了。

唐玄宗 唉，太真我也知道——這個我向來是放在心中，不曾說過的——我也知道我是衰老了，我
知道我底年齡和你是有些不配，但是，我是這樣的愛你！我是這樣的愛你！你底美色，你底聰明，
使我只知道愛你，不知道別的：不過我現在完全明白了，你這纔向我表示了，你底決心，我使
完全明白了：我現在纔想起從前你常常那樣憂鬱，常常那樣動怒，常常那樣不得滿足，常常
那樣要求着種種不容易得到的東西去作難我，大概都是因為不能引起你熱愛的緣故：我
還記得，有時你親自領導「霓裳羽衣」的歌舞時，每露出了不快樂的神色：唉，我錯待了你
了！我大大的錯待了你了！哦，還有那一夜，那七月七日的一夜，我引你到長生殿前，我妥和你
在殿前發誓，我要你也同我一樣，向着空間的銀河說出我們願來生也結為夫婦的誓言，你固
然是順從了我，但是你那種勉強的態度，我到現在纔回想了起來！我，我真是錯待你了！但是，
我始終是愛你的，我現在還是愛你的：我知道我是衰老了，但是我願意至死愛你，至死愛你

：（以袖掩面，痛哭不能成聲）

高力士 現在一切都停止了，一切都停止了。這好像是一場險惡的噩夢，經過了很大的恐怖與擾亂，終於這樣慢慢地寧靜下去了。並且，我們底國母，她睡在這兒，是這樣的安穩，是這樣的靜默！她從此是長眠了，長眠了她棄了她底生命，她棄了她底顏色，她棄了她底青春，甘心為長安，為民衆，為我們而死，她就是這樣辭別了這個世界，再不醒來了，再不醒來了……

第一侍者第二侍者盧娘（嗚咽着）唉，貴妃……唉，貴妃……

高力士 並且，她高貴的前額再也不能增添活潑的光輝，她被人讚美的雙眸也再不能有表出她愛愁與歡樂的流盼；她好像夜半天空中的一顆流星，曳着美麗的異光忽然殞去；她去得是這樣的迅速！這樣的奇幻；她又好像雨後的虹彩，給我們眼前留下了一道動人的奇蹟，並且這奇蹟竟至昏迷了我們底眼光，失了認識牠大小的能力；現在，現在暴雨是已經過去了，只有這奇蹟還靜靜地，無言地留在這兒，留在這兒……

第一侍者第二侍者盧娘（嗚咽着）唉，貴妃……唉，貴妃……

高力士 現在一切都停止了，一切都停止了……怎麼現在難道還不是應該停止的時候嗎？（步至階前向衆兵士）——哦，勇敢的戰士們，你們現在可滿足了麼？你們唯一的仇人已安靜地睡在這兒了。你們看，你們看，她是再也不能起來，再也不能說話，她已經聽從了你們底要求

了。你們現在可滿足了麼？（衆兵士都懺悔地俯首）現在你們還要怎樣呢？你們所攻擊的，仇恨的要人，只是她，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子，你們用了可怕的威力逼她去停止她前進着的生命，她是不但不怨恨你們，反而願意放棄了她底青春與希望，在你們面前慨然犧牲！只是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子，只是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子！哦，勇敢的戰士們，你們對她這種行為覺得還值得去敬重，值得去崇拜嗎？（衆兵士俯首愈下）但是現在你們還要怎樣呢？你們不散，還要怎樣呢？

陳玄禮

（猛抬起頭來）是的，我們今天應做的事已經做完了。不過我們還須得虔敬地瞻禮一刻貴妃的屍體：（他向屍體走進了幾步）哦，這個人死了，竟然死了！不怕她生前曾作過怎樣的錯事，犯了怎樣大的罪惡，但是敵不住她最後那種甘心犧牲的精神！這種女子從來還沒有過呢！哦，她確是應該崇拜的！（他忽然像得了一種啓示，忙吩咐着隨從們）——你們快把這佛殿周圍底門都打開，並且去叫牆外的那些難民都進來瞻禮這神聖的屍體。

（隨從們把佛殿周圍的門都打開了。此時可以一直看到佛殿之後方）

隨從們

（各向四圍牆外大聲呼喚）外面隨駕的人民都進來！外面隨駕的人民都進來！

（衆難民一齊進來了，有的由門中擁進，有的由佛殿後方牆缺處的簾下擁進，霎時間與兵士渾和在一起，圍住了佛殿底周圍）

陳玄禮

（正式而莊嚴地）兵士們！國民們！現在這個中國第一的美人，當今皇帝底愛寵，我們一向認為罪深惡極的魅首的楊貴妃已經死了。她臨死時服從了民衆底公意，這真是我們沒有料想得到的。這是我們民衆底勝利！這是我們民衆奮鬥底勝利！我們從此便可以知道民衆力量底偉大，我們須得要繼續地努力，繼續地努力……但是她，她能為民衆這樣犧牲，也確不是一個尋常的女性，我們應該感謝，並且也應該崇拜……跪下罷，兵士們！國民們！跪下瞻禮這曾具有不朽的靈魂的神聖的屍體，跪下！跪下……（全體跪下）哦，只有由我們長安出來的女性，纔有這樣不朽的靈魂，也只有我們長安民衆，纔有這樣的反抗的精神，哦，雖然現在我們中國是正在危難的時候，我們底長安也已經敗壞，但是我們既能有這樣的人物，既能有這樣的民氣，還愁不能恢復我們民族底自由？還愁不能使那可景仰的時代新生……哦，今日底事件，真是我們底光榮呀！我們應該三呼長安底光榮。

全體

長安底光榮！長安底光榮！長安底光榮！

陳玄禮

我們要從此努力，要對得起這位安睡在我們面前的犧牲者。——唉，我們再祝長安復興！

全體

祝長安復興！祝長安復興！祝長安復興！

（現在天色已晚，但狂風已經息止，遠遠的天空忽現出在一切騷亂靜止後來安定人心神的新月）

· 選自楊貴妃之死 ·

流浪一頁

——這兒統統算好了：除了收過的一百佛郎，還欠着一千零四十佛郎：

我前面站着一個高大的法國婦人，穿着一身黑衣，臉上露着巴黎式的狡猾的表情，手裏拿着一張賬單給我。這是服侍葛雲生產的產婆。

愛國的醫生熱心地介紹的這位產婆，是兼作着一種寄宿舍的生意的。她把葛雲當成了一位到歐洲遊歷的東洋資本家底小姐，房子餐品，都按照着上等的水平去佈置，再加上醫藥和服侍的人工。每天平均是需要着六十佛郎，葛雲是生產前後共住了有半個多月的光景，結果，便是一筆驚人的賬目。

不消說產婆是和那位愛國的醫生串通好了的，他們一定是看穿了我和葛雲這兩個不懂事的外國人，利用了我們要秘密的弱點，就順手敲了一筆竹槓。這個自然我心裏是明白得很，不過同時，我心裏一樣也明白不能夠和她爭執甚麼的。我把我幾個月來到處借得的錢和我投稿給M城底一家週報（這是M城底房東摩萊先生給我介紹的）所得到的稿費統統送給了那位產婆。

葛雲生了一個女孩，當天就被孤兒院抱了去。對於這個在她未到世界以前便先決定了她底悲慘命運的女性，我是完全沒有見面。就是葛雲，對於自己底可憐的女兒，大概也沒有看得清楚，我只由

弱雲手中看了一張孤兒院交給孤兒的證明單，那是準備和孤兒有關係的人探問時用的。弱雲在那張單上給女孩起了一個名字叫作“Barrie”，這便是母親對女兒所盡過的唯一的義務。無疑地，弱雲是沒有到孤兒院去探問過，那張證明單不知道以後是不是存在，或者弱雲在自己屢次生活底變化中間為方便起見，也竟把他毀掉了罷？

女孩自然是以後誰也不會知道她底消息，能够想到的便是她和其他的孩子一樣，跟隨年復一年向人間展笑的春光增長着她底年齡，她底智識，她底容貌：悲慘的命運卻決不能妨止她底成長——這是應該感謝『自然』的——也許她是一個聰明的，勇敢的，甚至是動人的姑娘：現在當我在寫這幾行的時候，算起來她已經有十歲了；若是她還存在，就是說悲慘的命運若沒有濫用牠底權力時，那巴黎底工廠中，是就快要多添着一個奴隸；她是快要為法國資本主義去服務，快要開始在那一羣和她同樣地位的工人中去攬耗她年輕的體力和年輕的血汗的了！——這個女工將來的前途是怎樣，誰知道呢？或者是和某部分受現社會壓迫的人物一樣，無意識地墮落了下去；或者有可能遇到某種人底引導，走向另一方面，甚至將來在法國必然的大事變中間能作一些相當有慈義的事體，表現淪落的勞苦羣衆底靈魂之一點星火：這些，誰知道呢？

弱雲這時決意要去里昂，她底理由是她在巴黎熟人太少，里昂有她許多同鄉，可以去設些法好維持暫時的生活。這是真的，我替她處理完了她生產的這樁大事以後，我手頭是已經到了十二分貧

乏的地步，連我自己底生活也馬上就要成問題了。大概是在她出了產婆底優等旅館後再過了一個星期的樣子，她便照她底計劃動身。我在巴黎車站上送她時，她再三地叮嚀着要我不久便去看她，並且用一種女性特有的傷別的慘澹表情，她顫抖着聲音對我說：

——不要只記我底過去：我以後一定會抵抗一切誘惑：只要你不放棄我，我是決不會再使你受痛苦的：

我和蒯雲的戲連續地演到這兒，可以說是達到了一個頂點了：

蒯雲走後不久的時候，很突然地，我接到一封帶均由丁城寫來的信。這信敘述着他和蒯雲接近後所惹起的各方面對他攻擊的情形，他把那些攻擊的聲音綜合起來，反投到幾個人底身上去，他說那便是攻擊他的主謀者之一羣。他所舉的幾個人底中間曾暨也是一個，還有些是『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最要緊的是他露出了一種對我的懷疑，彷彿是自從蒯雲到了城去了以後，我便間接地製造了一些使人得以攻擊他的空氣。他特別指出說他所舉的幾個人都和我認識，接着就說我應該替他作些名譽上的辯護，並且加上說我所處的地位和我初到巴黎時他對我的友誼都是促成我為他盡這次義務的理由。——這是很明顯的，帶均是很聰明地定下了計劃，蒯雲既是已經和他脫離，當然盡可能地把過去的一段歷史在表面上洗刷乾淨是最好的事，至於擔任洗刷的職務除了我又是再沒有適當的人物，因為由我出來否認他和蒯雲的關係，那纔可以使別個相信。同時，還有蒯雲生下的

孩子的問題，帶均一定為這件事感到了很大的憂慮，在他想來也只有由我出來這樣的說一番話纔可以免去將來對於他的麻煩，不過，我必須聲明，當我接到帶均底信的時候，我却不曾立刻觀察出帶均底這些用意，因為他底信寫得是太過動人了。帶均一向並不長於文學，可是這封信卻好像是烟士披里純了的作品，他用一種有色彩的傷感主義者底鼓動手法在刺激着讀信的人。（可惜的是我把這封信失掉了，不然我一定把他公布在這兒。）我是真的被他打動了，被他底藝術打動了。他底勝利就在使我在那個刹那好像忘記了他所有的過去的行為，同時使我心中為他起了一種不平的義憤。幾乎是顧不得用一點時間去思索，我便作了一件狠像是帶些詩意的理想主義卻也不可否認是散文的拙笨形式的事情。——我很快地依了他底要求，給他所舉的幾個人每人寫了一封信去。

在那幾封信中，我出了很大的氣力給帶均辯護，並且盡我感情能衝動到的都以感情去代替了。一切應說的話，我完全沒有想到將來和人結怨的這回事，公然把一種會引起對方狂怒的責備一點不客氣地擲向那幾位很顧面子的留學生底面前去。我記得那幾封信中責備的最厲害的要算寫給曾壁和一位我在上海辦報時的同事叫作羅餘岑的兩封信。原因是曾壁一向愛管閑事，並且常常以舊道德的立場沒有選擇地罵着別個，羅餘岑則是一個曾壁底純粹擁護者，一個曾壁底留聲機。

其實我所以能那樣憤慨，現在想來，主要的還是我意識間很久積壓着的感情底爆發。我是一向便看不慣那般留學生底虛偽的行動。自從那一大批勤工儉學生被強迫送回國了以後，在歐洲底留

學生除了極少數是思想前進的份子而外，其餘的多半是具着整個前世紀的頭腦的人物，而其中最使人起反感的便是曾暨一部分人和『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曾暨和『少年中國學會』是最密切的關係並且隱隱地支配着『少年中國學會』底全體，像周虛成、汪廣季、『少年中國學會』底重要角色都是在把曾暨當作唯一的偶像的。）這般人在當時留學生中算是處於小資產階級的地位，一面和名流、政客、官費生有着勾結，一面又和勤工儉學生相周旋在一種中間地位所養成的相當勢力之下，他們好像儼然自居為裁判官一樣，常常狠嚴厲地抨擊着別個底行為，可是他們所抨擊的從來沒有名流、政客、官費生在內；同時他們自己底行為也並不比他們所抨擊的人好出了多少，所不同的便是他們許多事都是避開人做，而別個則是完全公開，——就只是這麼一點，這種情形，在我已經是看得實在忍耐不住，不消說一方面他們又在不時地反對着我，這樣一天一天地我已和這般人在精神上形成了兩個世界。因為有了這種原來的成分，所以帶均底事纔會使我那樣激動。這個後背是有新舊人物底衝突的意義在活躍着的。——自然，我那樣正式地替帶均辯護，卻也是不能否認的太過幼稚的舉動。我是完全被臨時的感情所迷惑，結果說了許多掩蓋事實的假話：這層，當然是太不高明了。

關於『少年中國學會』在這兒不妨多說一點。這個團體在五卅運動以後算是震撼了一時，當時智識界對牠的理想幾乎是達到了最高的程度。但是現在我們回想牠到底有沒有作過些甚麼重

要的事情呢？這個我們可以很快地回答：沒有，除了一點零碎的西洋資產階級底學說的介紹，甚至在那學說本身上還不曾弄明白的介紹而外，甚麼也沒有。這一個純粹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底集團，所壞的就是沒有中心的主張，在當時某名流提出的『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口號之下的確是造成了一種空氣，『少年中國學會』便是這空氣中的最具體的產物。不用解釋，這種口號只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欺蒙羣衆的呼聲，這兒是流露着不願推翻現社會經濟制度的明顯的表示的。當時中國是承繼所謂『戊戌政變』而更進一步的資產階級底大規模文化運動的時期，新興階級底政黨還沒有正式產生，一般小資產階級自然只有跟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前跑。這種集團之不能獨立和立刻要陷於分化，在老早便可以看出來了。最有趣味的是所謂『少年中國學會』底會章上面印着幾項空虛的，觀念論的抽象名詞——『純潔』『奮鬥』『互助精神』等等，作為會員同志底信條。並且周虛成還做過一篇文章，論列了好幾條青年應守的道德，似乎特別把『純潔』一個名詞使動地解釋了一番。汪廣季也狠誇大地發表着言論。若說是青年離開『少年中國學會』那樣『純潔』的團體便再沒有出路；在當時自然會有一部分人去聽這類的話，甚至竟製成了一種表面的勢力；不過，團體由牠底社會基礎而得的必然結果却一點也沒有受這個底影響。一到新興政黨在中國抬起了頭，『純潔』的『少年中國學會』便立刻由分化一至於瓦解。這時智識份子也開始明白不談主義，只談問題是得不到甚麼解決的。於是，首先『少年中國學會』底領導者之一，後來在北

京慘死了的李修昌便堅決地放棄了『少年中國學會』去作另外有意義的活動。跟着便是一大羣人脫離了這個團體。結果是除了幾個不管事的份子以外，不願退後的份子都去加入了新興政黨，不願向前的份子都歸到曾璧領導的國家主義底旗幟之下。

在我，起初是和這個團體曾發生着友誼的關係，原因是牠底幾個重要角色之中有一半便是我在上海編輯『救國日報』時的同事。不過，那幾位同事卻在很早便露出來了和我思想上的分歧。最顯明的是我和他們同主着那個以單純的愛國宗旨去號召的報紙，可是我卻在那報紙上發表着社會思想的言論，同時還作着工會的活動——雖然那些言論本身底時代是在成熟以前，並且那些活動也是被稚氣和無理解所充滿，但是誰也不能不承認，我是已經有了一種和當時環境正相反對的意識了——而他們則是完全抱着『愛國』的班剝銅像底腿到死不放，本來他們也在勸誘我加入他們底團體，可是在我還沒有正式表示的時候便被我到巴黎後和弱雲的一場戀愛弄得打斷了下文，關於這層，後來鄭白基（他也是『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是和我過去大多半的生活最有關係之一人）曾說是我和郭麥弱幾乎處於完全一樣的情形。這是很不錯的。郭麥弱本來也和那幾個『少年中國學會』底重要角色有過很深的關係，以後所以變為敵對的就是因為郭麥弱有了和日本女子結婚的一件事。這個現在說起來怕會使人覺得出乎意外，『少年中國學會』在牠底那種莫明其妙的會員底信條之下，支持牠底存在的便是一種虛偽的道德觀念，而那幾位重要角色發揮那

權觀念時，又以男女問題為反道德的極致，所以凡有人和女性結合，只要稍微和一向傳說的形式有點違背的，便即刻在他們面前成了最大的罪人了。我還記得郭琴弱還有過一封通信登在『少年中國學會』底刊物上面，那時郭琴弱是纔在開始文學事業，對於『少年中國學會』還像懷着十二分的熱忱，在那封信中極力向周虛成、汪廣季，甚至曾暨懺悔，並且把自己比成了 Amoeba。但是那卻是一點也沒有打動那幾位自居為少年中國的領導者底心坎，罪人還是罪人。現在我計算起來，和同時代並且還作過朋友的許多參加那時文化運動的人物，要說到始終一點都不肯轉變方向的，怕就要算他們那幾位先生了；不管時間怎樣使前去的浪潮在他們底身邊濾過。可是總不能在他們底思想和行動上尋出一絲社會進化的痕跡，一直到今天，他們還是國家主義和政黨中的最上層的人。

當我在M城時，住在歐洲的『少年中國學會』底一部分會員曾和我有過一次聚會，曾暨也出了席（他雖然一面罵我是應該鎗斃，一面卻還和我周旋着）發表了許多他底主張。那次我使透澈地看出了那般人之不能夠和我合作。他們和我起了一陣辯論。我是再三地講着一切問題都要從改造整個的社會這一方案上着手，並且還舉了所謂人類底永久問題像愛和死等等去作例，說是凡有犯了不正當的愛和罪惡的死的都不是本人底過錯，而是由於社會底不良；他們則另是一種見解，以為個人底行為完全要由個人負責，社會是決不辜負個人，同時，改造整個的社會也只是一種夢想，人

應當克制自由的私慾，極力維持現社會底秩序。——在這次的聚會上，只給我留下了些滑稽的回憶，一位表示很熱心的大塊頭的先生，在堅決地說中國非有一個馬志尼不可，但是接着卻又用疑問的口氣說不知道馬志尼的學說是不是和盧梭一樣，若是一樣，那還是沒有好些，曾豎一向便患有消化不良的口臭病，他一點也不怕妨礙別人，涎沫四溢地在申述着他終身的志趣是要學他的同宗曾國藩。

就是在這次聚會中，我得以知道了那般未來的國家主義者正在聽從曾豎底指揮和一個住在國內的會員起着嚴重的爭鬭，這個會員就是後來在大革命中有最大的聲望並且在不久以前纔犧牲了的惲台燿。在那時這個革命者已經和那般先生在思想上以敵人相見了。我還記得為的是台燿發表了一篇論文，一篇說青年應把身子放到工農方面去的論文，這在曾豎看來簡直是一把開破神經中樞的斧頭。大概就是從那時開始，曾豎纔用對仇家的眼光注意起『工農』這兩個單字合起來的名詞了。以後他是發瘋一樣地毀罵着工農方面的勢力，幾年後又在國內正式地把他底恐怖病寫在地主辦的『醒獅週報』上與新興政黨作戰。

現在，我們還是回到前面所說的事件上去。我為帶均給曾豎和『少年中國學會』底幾個人寫了信以後，我忽然覺得身上輕鬆起來了。那幾封信就是我給那般人的最後通牒，從此兩方面便斷絕了所有的關係。若果我底記憶不錯，就從這時起一直到目前，我是再沒有再見過那般先生中之任何

一人，不過問題還不止此，還有我從這時起，也和帶均結束了以往的交誼，在我覺得我替帶均充當了這次律師，已經可以報答他當我初到巴黎時幫助我的種種好意，以後實在是再沒有繼續和他做朋友的必要了。我這時的精神好像是突然起了一種變化，——突然堅強了起來。我覺到了我一身的孤獨，決計要以十二分的努力去作自己生活中的安慰，問題即刻逼到了我底腦中：一個人在這個複雜的社會中要不斷地經歷這樣多的變故，一個人和別一個底心情相差得這樣的厲害：但是怎樣去了解呢？怎樣去解釋呢？苦味的疑惑搖撼着我。終於，我把我拉到哲學底領域裏來了。

一天，在我新搬來的拉丁區底一家小旅館中開始了我底哲學的研究，我把許多生物學書籍統統賣給了塞納河畔的舊書舖，連我從日本帶到上海又從上海帶到歐洲的幾本日本文的『解剖學』『遺傳學』等等都一起加在內面這樣所得到的一點錢我拿去從新買了幾本哲學的古典書籍。我和那些“*Paramacium*”，“*Lehtinobarsa dicemlireata*”，作了暫時的告別，把我底腦力移到了施比諾沙，尼采，康德底身上。我德文的知識也便是在這時整理起來的。

智識的大海展在我底面前了。我渴了一樣地在吸着那大海中的水滴，整天地，幾乎連飯也不吃，我常常坐在圖書館中為一個名詞或一個熟語去翻閱着那些裝釘得很古的經典。那種儲藏古今人類思想底精華的聖殿，對於我是特別有一種引力。我一走進到那兒，便再不願走出。有時為了麵包底斷絕，我要寫些法文的短文章寄到M城底週報去的時候，也好像只有坐在圖書館中纔可以寫得成。

功……

若果我對於一兩百年來的資產階級學術底系統能懂得一點，那就不能不說是這時期的功勞。先是德國十八世紀奔放浪漫熱情的幾個哲學家拉住了我，可是不久我便又在費兒巴哈底著作之前低頭，由實證論者的孔德涉獵了下去，我知道了戴納，居友和其他的人。當時我心目中便定下了一個思想底歷史行程的系表——我把近代學術底進展劃分成了三個時代：第一是精神論和觀念論支配着一切，形而上學是這個時代底唯一根據，第二是經驗論和進化論支配着一切，生物學成了主要的科學，第三便是唯物論的時代，自然是經濟學作了基礎。這個劃分的形式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發現有大錯誤。要是從十八世紀初葉算起時，那我這個系表中的第一時代底階級，背景恰是從封建階級到資產階級，第二時代底階級背景則純粹是資產階級，第三時代自然是新興階級了。這個或者機械了一點，但是我敢說我當時能有這樣一個學術上歷史進展的觀念，便是我後來能徹底轉變方向的注腳。

本來是解決自己所懷疑的人生問題，結果卻是自己沒有做出自己所要得的答案。僅僅我還記得是把尼采讀完不久的時候，我感覺得這位強者的哲人底理論恰和托爾斯泰是分成了南北兩極，我想在這兩者底中間採取一種適當的態度作為我底人生哲學。我把這種見解曾做成了一首長詩，用了『與二大哲人的對話』這個題目，內容是敘述我在幻覺中先看見尼采，繼又見了托爾斯泰，在許

多冗長的會話之後，尼采在我底左邊消滅，托爾斯泰在我底右邊消滅，在他們兩個遺留下的巨大足跡底中央前邁了去。這首詩好像是佔滿了十多頁甚至二十頁的很大的原稿紙，並且能夠避開觀念和教訓的堆湊，音韻的技巧也不算太壞。我把牠寄給了當時上海『時事新報』底『學燈』副刊，不料被編輯者壓了下去，沒有使在我底切望中出世，但是，不知道是甚麼緣故，隔了兩年以後，卻又突然被發表了。不過這首詩底命運卻總是不幸的，牠竟被『學燈』底編輯者割去了十分之九的血肉，把十多頁的一首詩刪成了不到一欄的幾行速寫，同時，還沒有印出作者底名字，使人看去，好像是出於編輯者底手筆一樣。我寫信到『時事新報』要求把我底原稿退回，但是沒有答復。我底人生哲學就這樣落在了空虛的墳墓裏。

我正式從事了文學的創作也就在這個期間。——本來，我著作家的生活是開始得很早的。距離這時將近十年了的當我正十三歲的那年，我已經是本省『秦風日報』底投稿者之一，以後在十六歲時又是『泰鏡報』底唯一的負責編輯人。文學底醉人的杯子一向使在我面前閃着牠可愛的泡沫，我還很清楚地記得我在日本時那種努力想在過去舊文學中佔領一個坐位的慾望，那時我甚至還曾經用了一種地方藝術的觀點給李商隱注釋過半部詩集，在上海辦報時雖然處於那種極端的政治氛圍之中，我卻還是不曾和文學絕緣，並且新文學的試作的慾望在那時便跳動在我底手指上了。不過，這些都不算甚麼，要說我真正是開始文學的工作，那卻不能不從我在巴黎的這時算起。

一切現象都有牠們底因果關係，我所以能在這時正式走上了文學創作的一條路上自然也是很容易解釋的事情。過去在實生活中滾來滾去的我，自己努力的目標本是在政治上的，而結果好像是一點都沒有得到自己所希望的影子；這個失望的苦悶會把自己拖到另外一種方式的活動上去。——這是一層原因。在這時我算是過着一種由混亂的東方遷移到所謂文明發達的國度裏的生活，這生活給了我以環境上的變化，而在這個變化之中又有一種矛盾的刺激，這使我要尋求一個表現自己感情的機會。——這又是一層原因。其次，我由弱雲得來的許多痛苦也在逼着我發洩，不消說也是使我走到文學創作方面的一個附帶的理由。但是這都是僅僅從我個人際遇上出發而來的解釋，要是從整個的時代來說時，那這時中國底浪漫運動正要起來，我不能夠否認我也是這時會中之一人，所以，必然地，一向傾於文藝的我在這時要有創作落地。

在中國，前世紀底九十年代中是一個重大的時期。民族覺醒的曙光，資產階級底抬頭，城市文化運動，一切一切都從這個時期開端。我們拋開中日戰爭本事所佔據的一八九四到九五的兩年，從一八九六算起一直到大革命前夜的一九二五，恰是整三十年。在這三十年間政治的活劇真是演到波譎雲詭的地步。承繼資產階級自由運動的『戊戌政變』這一 Prologue 而來的『五四運動』，很確切地是一齣發揚『戊戌政變』的 Symphonie。在這個偉大的曲奏之中，資產階級把牠底思想算是給了全盤的解放和全盤的建立；對於舊制度的猛攻，對於孔孟學說的推翻，科學與德模克

拉西』口號的提出：同時文學工具的改革也挾着高潮的勢力而來——這樣，一個資產階級底文化基礎在我們面前成立了。在這個文化基礎上，一定會有一個文學運動立刻跟着產生，並且，必然地會是一個浪漫運動。

一九二二年便是中國文學底浪漫運動開始的一年。擔負這個使命的便是『創造社』這一文學團體——而就是在這一九二二年底前一年，『Sturm und Drang』底成分便在各地醞釀起來了。這在表面上好像是一件奇怪的——但實際上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事體。當我在巴黎開始了我文學創作的時候，遠隔重洋的日本便有郭麥弱幾個人在做着同樣的工作，並且還準備聯合同志以互相交換意見和共同努力。一天，我接到日本朋友的信把郭麥弱介紹給我，並且附了他的首詩的創作。以後又經了幾次的間接通信，我和郭麥弱之間便變成了直接的關係。『創造社』的這個名字，便在大家底信中常常返復地提說着，不過在日本和巴黎還未曾開始這樣的通信以前，從日本從巴黎寄出的作品却都早已飛躍在國內的各種刊物上了。

這時我給鄭白基的信上寫道：

『是的人生處處是罪惡，處處是痛苦，說是要知道，罪惡，痛苦，都帶着有催人前進的意義。我敢說天下事都是兩面互相影響着的，最反對的方面也就正是給了很大的力量的方面。沒有矛盾，人類要

成就事業大概是不可可能的。所以，我們不要當經過「不完全」時，忘了去求「完全」……

『我先批評一點別人底藝術。我們先就日本底文學來說，像夏目漱石底「餘裕」派的文學，那決沒有甚麼價值。因為我們既是人，就當製造人生的文學。像他在高濱虛子底「鷄頭」序中宣言的「不觸着之小說」，無論很難做到——就是他自己底小說又何嘗都是完全不觸着的小說——即純粹做到這等地步，也不過是一種無用的作品。換過來說，我以為就是他主張的「低徊趣味」，也只有「觸着」人生的小說纔配有。他底餘裕派的文學，其實就是遊戲派的文學，那是會使文學一直地墮落下去的。還有，像森鷗外，更是沒有道理，他公然表明他是無論做什麼都是遊戲，這個，我們暫且不要說到藝術，首先就不是做人的態度……』

『我總覺得藝術的製造應該站在實際方面，我們底實生活已經很夠用了。若是我們身邊的材料都不知去用而在身外去尋求藝術，那是糊塗而可憐。再進一層說，藝術並不是人底娛樂品，藝術是促進人生的改造的一種工具，藝術不是專為安慰人底目前，藝術是還為安慰人底前途……』

『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人生就假定是沒有希望，文學家也要努力去觸着他，就是人生把已達到像永井荷風所謂「冷笑」的程度，我們也不能學森鷗外那種用遊戲去應付的辦法。人生底「不完全」便正好使我們去求「完全」……』

在這些話裏，可以看出我這時是以我相當混亂的哲學觀點去檢討着藝術的。這些話裏所含的理論雖然和我後來一部分創作裏的表現像是有些矛盾，但是這兒却活躍着一點時代底精神，那便是浪漫時代底一種氣息的洩露。尊重人生，這正是資產階級開端自由運動時所奉行的信條。我們知道狄德盧曾勸戲劇家不要離開實際生活同時又主張藝術底任務是在讚美壯偉的善行和敬惜可憫的際遇等等，這正和我這兒底見解是完全一致。

這時我最努力的作品是一首長詩『支那』。在這首詩底題目下，我還用了“Paradoxes autobiographiques”。這樣一個小題目。內容是用中國封建社會中許多悲慘的現象作背景，敘述着我從幼年到壯年的生活，這首詩裏面所流露着的热情一直到現在還使我一想起身上便要來一種顫慄，我還記得牠底最後一段中有這樣兩句：

二萬五千尺的天山呀，你怎樣還不倒下來，倒下來塌在我底身上？

一千九百六十里的長江呀，你怎樣還不氾濫上來，使我連所有的靈魂一齊淪亡？

若是說浪漫主義的特徵是 Individualien 底抒情的發揮時，那我這首詩確是做到了。一面，我在這首詩裏還用了許多科學名詞，像“Fluoreszenzphenomen”，“Faktorenkoppelung”等，都算

是打破了一向的慣例。現在我記不起這首詩共有多少行，只記得我把牠寄出的時候樣樣捲成了一捆，幾乎像一本小冊子一樣。也底印運是由巴黎走到日本，經過幾次展轉地傳閱以後，又由日本走到上海。以後便失了蹤跡。

這時我在巴黎認識了一位和我很有幫助的朋友，不可不在這兒把他特別記了出來。這個人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奇人」；他底姓是卜里葉，名字是法國人一般常用的羅伯兒。他本在外省一個圖書館中充當着秘書，因為他底思想是接近 *Marrxism* 的社會主張的思想，所以被當地政府逼着他離去了職位。他底一條左腿已經被大戰奪去，在他失掉了的腿底位置上裝置了一條假腿。走着路來總扶着一根手杖。可是他好像對於他底殘廢並不去怎樣關心，每天只是很有精神地到處跑動着，他來去的領域是非常的廣泛，除了工會和政治集團而外，大多數的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教授，學生，都和他有私人的關係。他底博學也是很夠使人吃驚；他不但一般科學有相當的造詣，並且還具有特殊的文學上的才能；此外，他還懂着音樂，繪畫，建築等專門藝術。但是還不止這些，因為旅行的地方很多，他語言學底知識也是很好的，所可惜的便是他具着一種不愛著作和有著作不愛發表的脾氣，他是可以費上整天的工夫用口回答人，領教他的問題而不肯提筆寫一個字。他一生出版的著作只有薄薄的一本地質學上調查的小冊子。他也從事於戲劇的創作，但是一直到原稿變成了黃色，還不會和社會上任何人見，而他幾乎是把他所有的精力都送給實際的活動，他好像以為所有的文學

的工作在一個社會未曾改造以前是占着十二分不必要的地位似的，他對我的幫助很大，不但在學問上他是我底金庫，就是我得以對於歐洲社會有一點表面的認識也是他底功勞。他介紹了我許多朋友，生活方面也蒙他常常地接濟。這位社會主義者的奇人算是和我前後往還了不滿三年，便死於 *Typhus* *hominialis*。他一生獨身，死時大概是五十歲的光景。

我和這位朋友初認識的時候是在拉丁區底一家咖啡館裏面。他正和一個滿口白鬚鬚的老頭兒高談，我無意地加入了他們底關於歷史的辯論，我底論點不期和他站在一條線上，並且越說越接近了起來。這樣，我們便很快的成了朋友。那位老頭兒原來便是法國文學重鎮的阿那托爾法朗士在辯論散場的時候，這位偉人儘管地聳着肩膀表示自己失敗後憤怒。並且口裏還不斷地咕嚕着說：「不管怎樣，我總是懷疑，懷疑……」

我憑了卜里葉底介紹，還得以認識了海洋作家羅狄和其他一些文學作家。立刻，文學成了我環境構成中之十分之七八的原料。我放棄了在法蘭西學院聽的哲學講座，我在巴黎底文學家之羣中交際了起來。

這時，巴比塞底「光明」週報正由一張很小的報紙改成了雜誌的形式。巴比塞一篇批評羅曼羅郎底主義的文字激起了一場論戰。羅曼羅郎表示出了他改造社會的主張，他以為甘地所取的手段便是唯一可讚美的手段。人道主義與暴力革命的主張在雙方文字中很顯明地爆着牠們底火花。

這在我，羅曼羅郎和巴比塞都不曾見過面，一向羅曼羅郎是我表敬意的現代作家之一，而這次我卻像被巴比塞吸引住了。但是同時我卻像感覺到巴比塞底文字中缺少一點甚麼成分。不過我又不能明確地指出這個，現在自然明白，我所感覺到巴比塞文字中缺少的成分便是階級鬭爭的歷史發展和經濟決定論的說明……這是巴比塞這人一向的缺點，直到現在為止，他底議論中還常充滿着觀念和神祕論的瘴氣。我敢說，巴比塞要是再不前進，一到歐洲偉大的事變到來時，那他是很危險的。因為戰鬭的唯物論底歷史的進展必然地不能容一個不理解人類解放過程的說道者底存在。巴比塞過去所有關於革命的議論，我總覺得有些地方和馬克斯所指摘過的鮑埃爾有些相像。

不過在當時，巴比塞和羅曼羅郎底論戰卻是一個現代文壇上不可泯滅的事實。這個至少在智識界面前展開了社會思想之兩個派別，至少可以使智識界對於空想的世界主義和實際社會革命的主張有一個思索的機會。在當時不成問題地凡是頭腦明晰的人一定會從羅曼羅郎底言論中認出了不相信暴力的人道主義在暗地和資本主義搗手的陰謀。這場論戰確算是搖振了一時，僅就我在巴黎出入的幾個文學家底集團中便可以看出這種情形，幾乎是十個人有八個人總談論着這件事的。但是這兒還得有一點聲明，所謂搖振一時，却只能限定一般和一向傳統社會有些隔離的人，文學家像阿那托爾法郎士和羅狄伏就不同：我去問法郎士關於這事的意見時，他和我第一次在咖啡館遇見時的態度一樣，結果是他對於任何方面都要懷疑；羅狄伏則更乾脆得狠，他對我說他從來就不

管這些徒去自擾的爭論，——像這類的人是怎樣也不會受這場論戰底搖撼的。

說到羅狄和法郎士，這兩個在法國文壇上佔過極大的勢力的人物，或者讀者願意我在這兒多說一點。不過這在我卻是很困難的事，因為這兩位巨人和我目前的心境太不相同，要去追記他們實在使我感覺不到甚麼興趣的。記得有一位批評家說羅狄描寫勞苦民衆底生活正和高爾基一樣，這是大錯特錯，羅狄底作品我從前也曾拜倒過一時，他底充滿詩意的描寫確是能夠使人迷戀。但是很奇怪的是羅狄底作品能夠那樣不含蓄地描寫水手、漁人、水兵、殖民地兵士等等底生活，而羅狄本人卻始終是為帝國主義政府服務的一個忠實的官吏，他自己居處底奢侈和他性格底貴族也和他描寫下層人物的一部分作品好像沒有聯繫的可能。這個要是用得着我們來作一番解釋時，那便這一位巨人只是站在他自己階級底圈子裏面去流覽那般勞苦民衆底生活的。他留意勞苦民衆底生活只是為找他做詩的材料。他同情於那些人，也只是站在上層的地位去洩露的一點悲憫的情緒，或者可以說，他所以為他底著作採取那類材料，只是想適合於他自己已有的憂鬱的心情，只是想適合於他自己習慣的陰暗的筆調，總之為的是他自己，此外再沒有甚麼了。我們不否認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但同時也不忘記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底偉大的作家。他雖然一樣在描寫着勞苦民衆底生活，但無論如何是不能和高爾基相提並論的。——好，這便是羅狄，其次，法郎士這不消說更是一位世界的巨人。他底文學的才能確是不可多得，他底機智和駁難也確是能夠出眾。但是這些可稱讚

的特點卻不能掩飾他主要的意德沃羅基底貧弱，他一味的嘲弄着世界，他用個人享樂的態度從事着他底製作，他把一切事物都納於他懷疑的哲學底懷中了。我們可以說，在法朗士底面前，甚麼都要失掉了牠底真實性了！正確的批評家說他代表資產階級臨終的智慧，這是一點也沒有錯誤，他自命是社會主義者，他底作品雖然有時也在攻擊着社會底現狀，但是，我們到頭還只能把他供到資產階級底神堂裏面去！記得一位俄國底作家到巴黎會了法朗士後寫道：『全身柔軟；具着亨利四世等所喜悅的廷臣底姿態：』——這印象不但是恰切，並且還是妙到不能再妙了。

我和這兩位巨人的交情自然都是談不到甚麼親密，羅狄並不常到巴黎，見面時他總喜歡說到東方尤其是中國，他好像始終還不忘記他早年浪遊過的地方，用一種詩人回憶的神氣他總在不停地追懷往事，我們之間沒有過甚麼特別的事迹，他看我是一個年輕人，我對他也不曾抱過分外的希求，同時他那時也已經像是有些衰病了。法朗士底家中我倒是去的次數比較多點。這位懷疑派的大師有時要我譯幾首李太白底詩給他聽，我也從他學得了些法國文學史上的智識。有一次他邀卜里葉和我聚餐，坐中還有一位是西班牙底名人伊巴涅支，——在我這算是看見伊巴涅支的唯一的一次。這人和法朗士恰是一個相反的人物，滿臉上突露着自負和剛強的神彩，眼邊和唇邊閃出了政客甚至官僚的習氣。席間不知道是怎樣臨頭，法朗士忽然暢談起了社會主義，並且說自己是一個包爾塞維克，真正的包爾塞維克。他底話好像狼長，越談越起勁。我注意着伊巴涅支，這位露骨的民族主義

者起初在一聲不響，等到法朗士底話講完後，突然爆出了一陣憤恨的喊叫，我不禁吃了一驚。用着西班牙音尾的法國話，這位民族主義者說道：

——收起你底包爾塞維克罷！你憑甚麼能坦白地講這個名稱呢！我只知道共和，不知道甚麼包爾塞維克；但是你若是要自命是一個包爾塞維克時，那你去進幾次牢獄後再來誇張；不然，不然我勸你還是談談女人和酒比較好些：

出我意料之外的是法朗士聽了這話一點也不生氣，好像只簡單地答了一句，說他本來對一切便是懷疑，意思似乎是說就是他自命也是一員的包爾塞維克到頭也還是使他懷疑，所以他儘可以不去行動。不知道是一個甚麼念頭在我心裏起伏了一下，從這次以後我便對法朗士疏遠起來了。

這時華盛頓會議已經開幕，中國除了政府底代表而外，還有幾個國民代表。留學生對於那幾位國民代表興奮極了，以為他們定可監督政府底代表使中國在華盛頓會議得到很大的勝利，有些人組織了一個後援會，留學生和華僑在主持着會事，到處去接見各國底政府要人，到處去發布請願的文字；還有許多留學生在互相聯名做些文章，在歐洲幾種報紙上發表，內容大都是一致地擁護參加華盛頓會議的各強國，同時在肯定英國和美國一定可使中國有種種的便利。中國底國民代表也不停地從華盛頓打電到美洲底公使館及其他團體，報告說英國和美國——特別是美國，一定會出

全力給中國以援助：

朋友邀我去參加後援會，我拒絕了。我當時雖然還不能徹底明瞭世界大勢，但是對於各帝國主義的幻想却是一點也沒有。中國所派的幾個國民代表對於我更是距離太遠，我覺得他們並不能代表甚麼國民，不過是幾個新的官僚罷了。我覺得沒有把自己精力獻給這個無意義的運動的必要。

當英國和美國在華盛頓會議對於增加關稅，退回租借地，考查撤消治外法權等提案給了中國代表一點假的面子的時候，在歐洲的留學生都好像高興得忘記了自己。中國駐美的名流政客，都狠自滿地宣傳着說中國從此使會政治獨立，新的轉機便要降臨。——說起來可憐得很！那些名流政客，只顧着一時說得大快人心，可是等到以後旅順，大連，威海衛等地事實上不見退回，治外法權依然照舊，連二五附加稅的實行也感着困難的時候，他們卻把腦袋一縮，一句話也不再提起了。當時中國底前進政黨纔開始成立，雖然對於華盛頓會議底前途已經有了預先促醒民衆的宣言，可是一般人對於帝國主義還沒有明白牠底性質，兼之又有無恥的名流政客等底欺蒙，所以竟至像服了麻醉劑一樣的糊塗。一直到現在，那些對於華盛頓會議做過禮拜的中國底資產階級還要避免提起這次會議所造成的英國美國和日本共同侵略中國的這一歷史的事實，這簡直可以說是『喪心病狂。』我們必須承認，華盛頓這次會議使英國帝國主義和美國帝國主義底對華政策得到了成功，這是以後英國，美國，日本——這三個帝國主義者更進一步為佔有中國去演那不斷互相衝突的武劇底一個開

場白。

那幾個國民代表中有兩個從華盛頓到歐洲來了。巴黎底留學生在大規模地準備着開歡迎會。朋友又來邀我參加，這次卻使我發了脾氣，我老實不客氣地說我與其和那般代表周旋倒不如找弱雲開開心去——這話成了當時幾個留學生提到我時常引用的成語，就從這時起，我便好像成了一部分自負為愛國者所嫉視的敵人了。

歡迎會終於開得很是熱鬧：代表們底瞎吹，留學生們底瞎捧：昏天昏地……

可是我卻實行了我底話，恰在這時我去了里昂。

· 選自雜著選集 ·

子畏於匡

(上)

—— 唉，昨夜怎麼又沒有夢見周公呢！唉，昨夜怎麼又沒有夢見周公呢！孔子一覺睡了醒來，微微地伸了一伸懶腰，看見已經有幾個門人站在房門外邊了，便急忙一翻身由土坑上爬了起來，曳起他像讀『詩』的調子說了這樣兩句獨白。

這差不多已經成了一種習慣了，他每當早晨還沒有睡醒的時候，門人們總要輪流着在他旁邊站一兩個時辰的班的，為的是等他起身後侍奉他洗臉漱口梳鬚等等的的事情。在他也是一種習慣，起身後總要先說兩句獨白，不是說昨夜夢見周公，便是說昨夜沒有夢見周公，不然便是先嘆兩口氣，表示他一夜都用着思想，沒有安穩地睡覺，接着就說是現在的世事是不行了，使他不能發展他底才能等等，大概總是只說到兩句的樣子，便不再多說。門人們馬上便捧着梳洗的器具圍了上來一面請他梳洗，一面給他問安。

可是今天早晨孔子有些驚訝了，他由這店房中的土坑上爬了起來，並且照常地說了兩句話以後，卻還不見那幾個站在門外的門人走上前來。他以為是他睡的這個土坑的方向沒有正對着房門，門人們沒有看見他是已經坐在了坑上一面或者也由於他說話的聲音太小的緣故，所以便又把噪

子提高了一下，仍然用他讀「詩」的調子，再重複地說道：

——唉，昨夜怎麼又沒有夢見周公呢！唉，昨夜怎麼又沒有夢見周公呢！

這一次聲音的確是很大的，在房門外的人無論如何總可以聽得見了。但是，奇怪！那幾個門人還是連動也不動，好像簡直沒有這一回事的一樣。這個使孔子底心中完全冒起火來，他使勁地把他身上的長一身有半的寢衣一脫（差一點怕就要扯破了），由坑裏面拉出一件外衣來披在了身上，使很憤怒地跳下了坑來。可是這時當他揉了揉眼睛，注意地一看那幾個門人時，他纔發見他們底臉都是朝着外邊，並且個個人都帶着一種驚慌的樣子，特別是那個瘦弱多病的顏淵，或者因為他衣裳穿得太薄的緣故，只見在不停地打着冷戰。這分明顯露出了是有甚麼意外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唔，回呀，是有甚麼使我們敬戒的事情嗎？畢竟還是顏淵可以使孔子不發脾氣，孔子看見了他那種可憐的樣子，便首先叫着發問。

這時門人們纔注意到孔子了，都一齊回過了頭來，鹵莽的子路聽了孔子在發問，使不等顏淵底回答，先揚起頸子來報告道：

——先生呀！不知道什麼緣故，這兒匡地底農民把我們住的這個客店圍住了。他們有的拿着鐮刀，有的拿着鋤頭，預備要殺我們呢！

這事來的真是有點驚人，孔子聽了子路底這個報告，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
——唔……

這時他纔真個聽到外邊羣衆叫喊的聲音，同時也看到通過他房門前的院子，在客店底大門口擁着的那羣執着武器的農民了。因為這事來得太突然，竟使他失了一向威而不厲和恭而安的態度，不覺帶了顫聲向子路問道：

——哦，由呀，你是聽見他們說是要殺我們的嗎？

這時顏淵看出孔子是有些害怕了，便忙搶着用安慰的口吻（其實他自己還打着冷戰呢）說：
——我想不會的。有先生這樣的聖人在這兒咧，他們怎麼敢行其不義呢！

子貢在一旁正在為他身邊帶的旅費憂愁，這時也忙插了一句：

——他們怕是為搶劫我們底貨財的罷？

畢竟還是顏淵可以使孔子安心，他底一句話果然便發生了効力了；孔子並不理子貢底推測，仰起頭來歎了一聲道：

——啊啊，回呀，你真說得對！你若有了錢時，我一定去作你管錢的人。啊啊，回呀，你真說得對！文王雖然死了，但是承繼他的除了我還是誰呢？假使天不要人承繼他，那我可以隨便被甚麼人殺掉，但是天已經要人承繼他了，那麼匡人敢把我怎麼樣！匡人敢把我怎麼樣！

——是呀！顏淵看見孔子底膽漸漸地壯起來了，便再附和地說：前次桓魋要害先生時，先生不是也這樣說過嗎？結果果然他不敢把先生怎麼樣呢。

——啊！孔子不覺又驚訝起來了。連二連三地點着頭說：回呀，回呀！你真是一聞一而知十呢！我自有了你以來，這些人們（他用手指着他身旁的幾個門人）不知道得了多少的益處，你使他們更要信仰我，更要親近我了。回呀，回呀，你若有的錢時，我一定去作你管錢的人。

這師徒兩個就儘管這樣互相標榜了一陣，對於目前了不得的禍事還沒有一個切實的办法。這一個竟然激惱了那位遇事切於實際的子張了，他很憤慨地向着孔子抗議道：

——現在不是說空話的時候。我們一向只知道讀書，遇到這樣的事情，若是還在『文質彬彬』，恐怕大家當真要跟着文王去了呢！

這幾句話說得真過於強硬了，竟使孔子幾乎馬上答不起話來。——這種情形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子張說出來的話總使孔子難於應付；好幾次孔子想不要這個弟子了，但又因為他應送的束脩總是按時交到，所以便又馬馬虎虎地敷衍下去。現在子張又這樣不客氣地說話了，這使孔子不得不發脾氣，兩個眼睛盯住了子張，很想大大地發作一下。但是在這個時候，忽然子路大叫了一聲，用手指着前面說：

——看呀！看呀！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孔子忙撇開了子張，跟着子路，底手看向前去，果然是有十多個高大的農民由店門口走了進來，他們手中都拿着一把鐮刀，赤着腳，很粗野地向這一方走來。

——唔，唔……孔子看見門人們都在面面相覷，嚇得沒有一個敢動，自己不覺得也問顏淵一樣，全身上都在打起冷戰來了。

——你們要怎麼樣，你們這些野人？還是子路英勇，雖然也同其他的門人一樣的危害，但是當到那幾個農民要走到面前的時候，卻振起了精神，把袖子一捲，揮着兩個拳頭，衝上前去問了一聲。

——走開！我們不同你講話。我們要的是陽虎！

大家聽了為首的那個頭目底粗野的回答，不覺同聲詫異地叫了起來：

陽虎？

陽虎？

陽虎？

……？

這時聰明的子貢知道這時只是一個誤會，並沒有多大的危險了，便走上前一步去辯交涉：——你們弄錯了啦。這兒羊也沒有，虎也沒有，這兒有的只是孔夫子。你們再不要撒野了！

——諸位錯了，我是孔丘呢。孔子也忙拱起手來，鞠躬如也地分辯。

——哪甚麼？你是孔丘嗎？

——是的，孔子忙又答應着說：我實在是孔丘。許多人都因為我底面貌有些地方很像陽虎，便以為我是他了，其實陽虎並不一定同我相像呢。最不一樣的便是我這頭（孔子說到這裏，忙把他底後部靠住房門——或者因為冷戰，打得太厲害了，有點站不穩的緣故罷——把腰彎了一下，低下他底頭來，讓他們看）我這頭是墳起着的，這個尖頂是陽虎所沒有的呢。

鹵莽的子路又搶着說道：

——你們或者以為夫子去會過陽虎，便也把夫子當成陽虎了嗎？可是他雖然會過陽虎，僅僅答應過說是要去謀一點事做，其實他還沒有實行。他不過只吃了陽虎底一個燒豬罷了……

鹵莽的子路只知道搶着說話，卻不知道話底輕重，這幾句不需要而容易壞事的話還沒有說完，已經把孔子氣得臉都變白了。他不等子路底話完，便狠命地回頭來罵着子路說：

算了罷！哦，由呀，你真野呀，你真野得同這些匡人一樣了，君子對於自己不明白的事情總是不說的呀！你怎麼却是這樣地愛說話呢？

但是事情終歸被子路弄壞了，不怕孔子這樣罵了幾句，却已經挽不回來那幾句話所發生的不好的效果。這時匡人底頭目在張起大嘴哈哈地笑起來了。他一面笑，一面嚴厲地說道：

——是這樣嗎？哈哈！你不是陽虎，也是陽虎，底同黨陽虎在我們這兒刮了許多地皮，大概你也分了些罷？哈哈！捉住你，同捉住陽虎一樣，橫豎你們兩個生的都是差不多的，所不同的只一個頭，這有甚麼要緊呢！你說你是孔丘，好就是孔丘也罷，又有甚麼大不得了處？你終日在講道德，說仁義，試問你自己到底做了些甚麼？你底手拿過鋤頭嗎？你底腳在田地裏跑過嗎？你怕連麥子和穀子都認不清楚呢？還虧你招搖了這許多徒弟，還虧他們把你叫作『夫子』！哈哈！夫子，你配當夫子嗎？你到處去勾結皇帝，勾結官僚，想來蒙蔽我們百姓，你是只要我們百姓跟你走，你是不要我們有知識的呀！哈哈！聽說你不久纔在衛國和衛靈公底老婆叫作甚麼南子的要好得不得了，哈哈！怪不得聽說你有個甚麼徒弟得了一身的毒瘡死了呢。哈哈！為捉陽虎，却捉到了你，剛好！剛好！

這樣一串淋漓的痛罵，弄得全體都不敢說話了。就是善辯的子貢也變得像三緘其口的金人一樣。孔子是把一個全身都貼在了門上，兩眼發着直光，臉色簡直變成死白的了。

沉默了一阵，不知道是孔子底樣子太可憐了，竟使匡人底頭目生了同情的心情，或者還是那頭目想起了別種緣故，覺得不宜把孔子辱得過火，他竟沒有用他手裏的鐮刀，忽然再向着孔子說道：

——也罷！我不殺你，我讓你自己餓死！我們只把這店門圍住，使外邊沒有糧食送進來，店裏沒有飯給你吃，就讓你這樣餓死！像你這不拿鋤頭的人也正應該嘗嘗這個滋味呢！

真像是判決罪人的一樣！那頭目宣布了他定給孔子的刑法，便掉過了身子，率着他底同伴走出

店外去了。

(下)

孔子這次是由衛國出來的，他這次離開衛國實在因為有一樁最痛苦的事體，使他在那兒再不能安居下去了。他到衛國不久的時候便和衛靈公底夫人南子發生了戀愛。提起這個南子，在當時真是無人不曉，她底美色在傾倒着一切的公卿大夫，特別是衛國掌兵權的左右司馬，簡直瘋狂一般的拜倒在她底脚下。衛靈公也就是靠這種情形在維持着他底政治局面的。可是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孔子到衛國不過幾天的工夫，便和她發生了戀愛了。這個對於衛國底公卿大夫實在是一件闖入的打擊，因為孔子底聲名和地位頗能得那位虛榮心強烈的南子底歡心，因此那般公卿大夫便想出種種方法去制牽衛靈公，使他不能給孔子甚麼官職，免得孔子死守在衛國不走。

這便是孔子痛苦的所在了。他一面忍受着那種不能常常接近的相思底煩悶，一面又要對付那般公卿大夫底種種陰謀。他很想能在衛國能得個一官半職，便可以住了下去，但是事實上終於沒有成功。

有一次衛靈公和南子坐着一個車在街上巡遊，因為要優待孔子的緣故，便請孔子獨坐在另一車上跟在他們後面一同走着。當時街上的人們都在嘖嘖地稱羨，說孔子底身分真同皇帝一樣了，因為從來很少有人得過皇帝那樣的寵幸，那種榮耀幾乎是從來沒有人享受過的。但是這個卻不能使

孔子快樂，他坐在後面的車上看見衛靈公和南子很親熱地並着肩談話，他填滿了嫉妬的憤火的心，就像是一個塞着煤炭的火爐一樣，漸漸地漸漸地爆燃了起來。最後是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竟然像發了狂的一般，也不招呼一聲執轡的車夫，使車子停住，便一聲身由車上跳了下來。可是因為車子走得正快的緣故，他竟像翻了一個筋斗，接着便跌倒在街道上了，及至左右的人把他扶起時，他看見許多人在圍着他問訊，他昏亂的神經纔有些恢復了轉來。因為弄得過於不好意思了，他急忙指着衛靈公說道：『啊啊，我沒有見過人君好德像好色一樣！啊啊，我沒有見過人君好德像好色一樣！』

自從開了這次笑話以後，孔子底舉動總有些不能保持平均的樣子。最顯著的便是他用拐杖打他底老朋友原壤，還有子路為他殺了一隻野雞，炒得很好的呈給他時，他卻只把鼻子僵在肉上嗅了三下，便連盤子都一齊擲到地上去了。——這一類的事情每天他總要演好幾椿給門人看的，他底脾氣變得非常奇怪，椅子擺不正或是下酒的冷猪肉切得不好時，都是他罵門人的資料。並且怕是因為神經漸漸虛弱了的關係，他又喜歡吃起刺激性強烈的食物來。生薑便是他最喜歡吃的一種，常常為了門人忘記去買的緣故，鬧得連飯都不肯去吃。門人們被他弄得真有些頭痛起來了。

不過在他底門人裏邊顏淵卻是一個最能得他信用的人。每當他和門人吵架的時候，總是顏淵出頭來調解，纔把事平下去的。顏淵大概也有些明白孔子的苦處，所以屢次勸他離開衛國，到別處去換一換新的環境。他雖然屢次都答應着說：『我是可以走，也可以不走，也可以不走，也可以走的。』但是

他始終卻一步也不曾移動過。

但是命運註定他要離開衛國了。他因為顏淵常常這樣勸他，覺得實在有些難以敷衍過去，便去哀求了半天南子，請她無論如何設法使他得一個官職，免得儘管空住在衛國，連門人們都要懷疑了。起來。南子果然聽了他的底要求，在衛靈公面前代他說了許多好話，結果衛靈公果真決心要任用他了，卻不料風聲一傳了出去，一般公卿大夫都聯合起來一致的聲明反對，最激烈的是左右司馬，立地便提出了辭職，竟弄得衛靈公沒有了主意了。最後是衛靈公去問他能不能帶兵，他纔覺得自己實在沒有再在衛國住下去的可能了，只好回答衛靈公說：「俎豆的事，我是學過的，軍旅的事，我實在不懂！」好，不懂那我可真是沒有方法安插你了！——其實他也曉得這是衛靈公故意難他的，這樣一來，他纔忍苦含辛地離開了衛國。

——哦哦，只有由這個人討厭呀！哦哦，只有由這個人討厭呀！

匡人底頭目走去了以後，門人們便都默默地到後面他們底房間裏私議去了。只剩到孔子一個人坐在土坑上邊，看着店門口圍着的農民，真好像是鐵桶一樣，這是決沒有法子可以逃出的了。他不由得不把他一腔的怒氣都移到了子路底身上。

他不禁想起他和南子初見面的那一次了。那一次要算他最可紀念的一個時辰，他曾跪在了南

子底面前，把他底鬚鬚假近着她底雙膝，他感着了從來沒有過的一種陶醉。最後她為酬答他底好意，把她胸前帶的一顆九曲明珠取了下來放在他底手裏作為她送給他的紀念品。那時他忍不住捧着，她底兩手熱烈地狂吻了起來。可是不料當這個時候，不懂事的子路因為在外邊等了很久（子路是保護他的唯一的親隨，他到甚麼地方去都要跟着的），有些不耐煩了，竟然很冒失地撞了進來。這個使他幾乎沒有方法可以掩飾他底秘密了，出來了以後，子路滿不客氣地質問他時，他只好仰向着天發了幾句笨誓，纔算把頭腦簡單的子路瞞了過去。

——哦哦！只有由這個人討厭呀！哦哦！只有由這個人討厭呀！

他一面連二連三地罵着子路，一面由懷裏掏出南子送他的那顆九曲明珠來。他很鄭重地把牠用兩手捏着，低下頭去不停地吸吮，他是完全沉浸在回憶的幻夢中去了。

……
這樣，這樣，他把頭埋在手裏很久很久了，忽然覺到有一個人輕輕地拍着他底肩膀，接着一個女子底聲音傳到他底耳裏來：

——喂，你就是孔丘嗎？

他吃驚地忙把頭抬起時，他看見一個服裝粗野的年青婦人立在他底面前。她臉上浮着一臉好奇的微笑，她底兩手插在腰間，很傲慢地看着他，這確使他有些驚呆了，他幾乎疑自己是在作夢，不自

由地他口裏呼着道：

——你……你……

——我嗎？我是這兒頭目底夫人。我聽說你被捉住了，我來看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因為別人都說你是個聖人，我來看聖人到底是一個甚麼樣子的？

她底原始的獷悍的態度中露着一點風流的自賞。講起話來頭不住地扭動，兩個金色的大耳圈儘管在孔子眼前閃灼。她把孔子由頭上打量到腳上，又由腳上打量到頭上，她完全是把孔子當成了一個猴子了。

不知道是人愚智生，還是聖人有權變之道，孔子這時卻像是得了一種意外的啟示，他突然地縮下身去，跪在了這個年青農婦底腳下了。

——哦，頭目夫人！你救救我罷！你們本來是要捉陽虎的，我既不是陽虎，就該放我自由。我實在是——一個好人呢，你救救我罷！

——唉……

這個卻使着這位頭目夫人有點驚駭了。孔子底這種舉動，大概是出了她底意想之外，她怪訝地怔了一下，便忙抽轉了身子，預備走了開去。

然而她底下層的衣角卻被孔子緊緊地拉住了。孔子繼續地說：

——還是你救我，還是你救我！像你這樣美貌，這樣能引起人愛慕的人（孔子居然懂得女子底心理——怪不得大宰曾誇他是多能的呢。）一定願意從患難中把人救出來的。你要我怎樣酬謝你，我都辦得到。——哦，（不知道是人急智生，還是聖人有權變之道，他突然把他手捏的九曲明珠遞到她底手裏。）你先把這個明珠收下罷，這明珠是九曲的，你看這是多麼好看呀，這種明珠恰恰配得住你，你把牠帶在胸前，一定更顯得你是美貌呢！——哦，那麼，我來把牠替你帶在胸前罷。（他又由她底手裏拿過明珠來，他站了起來替她帶在了胸前。——大概南子帶這顆珠子的地方和形式，他還沒有忘記，所以替她帶得很不外行呢。）你看，這多麼好看呀！這多麼好看呀！……

真糟當孔子正在這樣一面說着一面替這位頭目夫人打扮的時候，不料顏淵（這一次不是子路了）却一擺一擺地走了進來。

顏淵大概是怕孔子一個人憂愁得太厲害了的緣故，所以特來想安慰安慰並想商議對付匪人的辦法的，不料卻撞着了這樣一個意外的現象，但是顏淵畢竟是『不愚』的，他雖然詫異了一下，但却趕快就低下頭來，一轉身又走了出去，忙忙地迴避開了。

這真討厭呀！——孔子心裏雖這樣恨了一句，但也管不了許多，他還是拚命地繼續着他的工作。他把九曲明珠給她帶好以後，又把身子一縮，跪了下去了：

——還是請你救救我罷！還是請你救救我罷！

——好罷，好罷，我去同我們底頭目商量去。

最後她算是答應了孔子底請求。當她走出了孔子底房門外邊時，孔子却還是跪在地下，口裏還在不停地說着：

——還是請你救救我罷！還是請你救救我罷！

幾個時辰以後，門人們又聚在孔子底房門前了。這時在店門口圍着的農民都自行走散了，這在門人們看來真是一個奇蹟。

子路（又是子路！）正在發着他鹵莽的驚歎：

——啊，真奇怪！這些匡人大概是同我們鬧着玩的罷？

這時孔子已經恢復了他威而不厲和恭而安的態度，他向着子路哂然地笑道：

——由呀，你雖然比我好勇，但是遇事却總有些糊塗呢！

——糊塗那麼他們既說是要把我們餓死，為甚麼却又不言不語地自行走散了呢？

——這個嗎……哦，文王雖然死了，但是承繼他的除了我還有人呢？假使天不要人承繼他，那我

可以隨便被甚麼人殺掉，但是天已經要我承繼他了，那麼匡人敢把我怎麼樣！匡人敢把我怎麼樣！顏淵從一旁走過來了，他照例地附和着說：

——是呀，這正同桓魋要害先生時的事件一樣呢。

孔子一看見顏淵，忽然想起適纜的事情，不覺有點不好意思，便趕忙敷衍了一句：

——這半天沒有看見你，我以為你走到外邊去被匡人殺死了呢。

——那兒底話！先生還活着呢，我怎麼敢去死呀？

這時門人們都充滿着和平的喜悅，大家底臉上都泛着笑容，孔子站在這些門人中間，真像是一個彌高彌堅的泰山一樣，他聽了顏淵底回答，很高興地又讚美了一句道：

——哦，回呀，你真賢呀！你若沒有錢時，我一定去作你管錢的人；你若沒有錢時，我一定去作你管錢的

人！

為滿洲事件對國外宣言

(為展開社作)

我們真是忍無可忍，來把我們血渠中的呼聲投向你們。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以橫暴的武力佔據中國東北土地，殺戮，劫掠，直把強盜底面目揭露無餘。中國數千萬手無寸鐵的勞苦羣衆在炮火聲中積屍為山，鮮血污遍了滿洲底沃野。亞洲底風雲一變而充滿了屠場底腥味。

但是，中國底當局卻只以無抵抗的手腕應付這一個悲慘的局面，日本帝國主義逐步前進，眼看便要蹂躪到北平，鐵蹄底巨跡將踏碎這東方半殖民地底卑賤的命運。

這是非常明顯的一個事實。資本主義近年來的經濟恐慌可謂到了高度，為想越過這層難關，帝國主義底掙扎只有扯開了強盜底面孔。——奴役本國底勞苦羣衆以殘殺別國，寧可使人類再陷於世界大戰的惡氛之中。

同時，帝國主義底衝突，為搶劫贓物的衝突，也是逼到不能互相忍耐的時期。日美兩帝國主義在中國衝突的結果便促成了這次的事變。

更有，帝國主義對蘇俄的嫉恨在牠們不入墳墓以前是不會消滅的。這次事變的逼來又恰在蘇

俄底邊境，想從此爆發一個反蘇俄的大戰，是無可辯駁的事實——這也便是所謂「國聯」對於這一個事件，只想用敷衍的方法去了結的原因。

我們處在一向恐怖布滿了的中國，已經是在失了自由的生存中偷活，而這次的事變更助長了我們災難的氛圍，我們幾乎是別個鎗炮下的生物，我們就好像生來是專為供人來屠殺的一樣。

我們是再也不能忍耐了！我們不能夠再在這種重重壓迫之下呼吸，我們不願聽所有上層階級的騙語，我們要自動地起來求活！

我們反抗這種強盜的帝國主義！我們反對世界第二次大戰！

現在，我們把我們底呼聲投給你們，希望你們給我們一個有力的聲援，並望能轉告世界民眾：注意日本帝國主義底暴行，同時在反抗帝國主義和反對世界大戰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為人類自由的前途作誓死的鬥爭！

二〇，九月，一九三一。

·選自展開·

創造社 我和牠的始終與牠底總賬

前言

創造社是被封了，現在雖然表面上可以說是已經消滅，但是牠過去在中國底文化史上無論如何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頁的。現在我們回顧牠底過去，給牠本身一個真正的評價，這是一件最有意義的事體。不過這兒須要注意，必得客觀的眼光纔能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常常看見每當一個比較有價值的團體或一種有歷史意義的運動一成為過去的時候，便會跳出一些英雄們在榜榜自身對於該團體或運動的功績，以期爭得歷史上的光榮。創造社這個團體自然也不能例外。我們看，目前已經有許多的英雄們在作着這種工作，並且還有許多英雄們底僱傭者也在努力地竄改着歷史的事實。像這種情形無論如何決不能給這個團體一個真正評價的。我覺得在這兒實在有把那些被一般英雄們及他們的僱傭者所掩蓋了的事實報告出來的必要。我個人總算是在創造社負重要的責任的一個人，現在我來把我親歷過的事實坦白地寫出，我覺得這是我底責任應盡的地方。要是容許我說句大膽的話時，或者我底直白的記錄可以作一部分將來的史料。這個，便是我來寫這篇文字的重要因素。

凡是信仰馬克西斯姆的人莫有不尊重歷史的事實的。政竄歷史，那是資產階級卑劣的陰謀政

策。我在這兒並不想用理論的分析作詳細的評價過去的工作，我只想借這篇文章把我個人和創造社發生關係後親歷的事實一件一件都公佈出來，我自己有錯誤的我當然自動地承認錯誤，別人底行為我也要不客氣地指出。——對不起我過去的那幾位朋友！我在擁護歷史事實的這一種義務心之下不得不這樣作。

好，下面便是正文。

創造社的活動誰也知道有三個時期：第一是『創造季刊』和『週報』的時期，第二是『創造月刊』與『洪水』的時期，第三是轉變方向後的『創造月刊』與『文化批判』（後改名『思想』）的時期。第一時期我參加很少，那時我在歐洲，僅僅因了鄭伯奇底介紹，發生了通信和寄文字的關係。——這兒，很像一個奇蹟：我從前在日本的時候並不曾和郭沫若、郁達夫等見面，而以後發生關係卻是由於一個在創造社內部一向最被人不信任並且不重要的鄭伯奇底介紹。並且創造社底前前後後凡是重要角色都是日本帝國大學底出身，而獨有我是一個例外。

雖然我很少參加，但因為給『創造季刊』的撰稿，和郭沫若的通信卻是不曾間斷過。這第一時期底創造社，我們可以肯定牠是一種『浪漫運動』。牠底產生是在五四運動以後，五四運動不消說是資產階級底思想上的革命運動，在五四運動底機關雜誌『新青年』把全盤的思想予以從新解

放和建立以後，創造社文學運動便在歷史的必然性之下應運而生了。當時歌德底介紹，雷萊底移譯，確是一個「風靡時代」(Sturm und Drang)。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半殖民地的國家歷史底發展，決不能用機械論去分析。創造社底開始踴起，自然是資產階級底文藝運動，但因為在中國，資本主義底逼來已經是在歐洲最高峯的發展以後，這就是說，無產階級底隊伍已經在世界露出頭角來了，所以在中國不怕文藝上的浪漫運動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創造社開始活動的一年）纔行開始，但是終久不能產生像雨果、擺倫那種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底作家。這是很明白的：作家纔要提起筆來，創造像雨果、擺倫等那種作品的時候，不料他底後背便來了無產階級底聲鼓。在這種情形之下，使會有一部分作家把他底作品轉變為小資產階級底形式——不消說這是再進一步到革命文學的一個橋梁。在創造社內邊表示這路線最明顯的是郭沫若、李初梨在『怎樣建設革命文學』（『文化批判』第二期）一文中把我同穆木天、馮乃超並列為後期底三個人，這在大體上自然是沒有甚麼錯誤，但是我卻是在浪漫運動中過了一下身的。我底作品一直到第二期『創造月刊』時代還有不少浪漫詩克的成分，這卻為穆木天、馮乃超所沒有。

創造社底開始不怕是一個浪漫運動，但是這在本身幾個原動力的人物卻並不是有計劃的或有意識的。郭沫若在『創造季刊』第二期底編輯餘談中明明自詡地說：「不管主義怎樣，只要是能創造出好的作品的人都可以攜手同行。當時這種『以形式決定內容』的文學主張確是創造社共

同的傾向。因為是這樣，所以在那很少的幾個重要份子之中已經早蓄着各人底前途的成分，所以後來的分化是特別的厲害，雖然這是社會起了變革的期間，智識份子底必然現象。

二

創造社底第一時期，我因為沒有很多參加，所以許多歷史的事實是無從說起的。不過創造社第一時期底告終，據我看就是為了那種浪漫運動再不能繼續下去的緣故。那時正是『五卅事件』底前夜，革命空氣底醞釀是一天加緊一天，無產階級底隊伍在中國已經成了一個重要的勢力，在上海（不要忘記上海是一個帝國主義直接行使其壓迫的區域，是一切鬥爭首先顯露的區域。）幾個創造社底中堅便感覺到了矛盾的苦悶。當時郁達夫住在北京，張資平住在廣東鄉間，所以都不曾有甚麼不安的表現，而在上海的郭沫若與成仿吾便因為這種矛盾的苦悶自動地把第一時期的運動告了結。

創造社第二時期底復興決不是一回偶然的事體。這第二時期底開始是恰在『五卅』以後。我們且看當時幾個中堅份子底行動罷。郭沫若是第二次由日本回來，目擊了『五卅』的事變，成仿吾首先到了那時革命發動地的廣東，郁達夫也脫離了北京的生活，我那時為了『五卅』竟然不願再在外國流浪而回到了中國——這些不管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總之都是把這些份子逼到了接近實際和行動的道路上的證據。在『創造月刊』第一期出世的時候，恰是這幾個人連袂到廣東參

加實際活動的時候。自然，『創造月刊』所登載的作品大部分還具着舊的內容，但是比較『創造季刊』卻是進了一步。對於作品的精選，對於理論文字的注重，革命文學口號的提出（郭沫若：『革命與文學』）個人藝術底攻擊（何畏：『個人主義藝術底滅亡』）寫實主義底提倡（穆木天：『寫實主義文學論』）等等都是『創造季刊』時代所沒有的。不管那些主張有沒有錯誤，不管寫那些論文的人同時又在創作和自己主張極相反的創作（譬如穆木天一面寫『寫實主義文學論』的論文一面卻做着 *Sainain* 與 *Gormont* 式的象徵詩歌）但是這些畸形的表現卻正是證明了這個集團努力向新的方面傾向的事實。同時還出版了『洪水』半月刊，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表現。『洪水』這個刊物若僅僅在文學運動的意義上來說時，或者有人以為牠比不上第一時期附屬於『創造季刊』的『創造週報』，不過『洪水』底特點卻在另外的一種意義上。牠所登載的文字並不限於文學，一切政治、經濟的論文都一齊登載，並且牠是接近一般青年的公共會場，對於外邊的投稿幾乎十有八是不拒絕的；還有當時與國家主義的『醒獅』派和『獨立青年』派的論戰都由牠當了先鋒。所以『洪水』雖然表面上是一個蕪雜而沒有系統的刊物，其實牠所發生的影響卻是異常的廣大，這是怎樣也不能夠否認的。

我們要是很客觀地來比較創造社第一時期和第二時期的活動時，那我們可以說是創造社在社會上的基礎大部分是第二時期建立起來的。這並不是像創造社內部一向所解說的理由，說是因

為這時出版部的成立，免去一般商人書賈底壓迫——要是僅僅以這個為創造社這個時期底發展的理由時，那也不過是站在『營業競爭』方面，要是沒有一種思想來作核心，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面這種『營業競爭』的活動是很平常的事體，怎樣也不會造出一種勢力出來的。創造社之所以能在第二時期造出一種勢力的原因，使正在牠所能夠傾向到當時社會需要的思想方面。而那時幾個中心份子之奔趨廣東，愈使牠底傾向實踐化起來，到廣東後第一步在廣東大學文學院底革新運動便表示了創造社左傾的行動。當時在革命澎動的廣東，所有左傾的智識青年大都聚會，在廣東大學底文科，所以創造社之主辦廣大文科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體。後來郭沫若是參加北伐，我主持文學院，一直到廣東底政治右傾纔算把那個使命放棄。

在這個時候，有一件事情是值得很客觀地說明的：便是郁達夫底脫離創造社。

這一個事件，當時郁達夫曾在列種雜誌上做過幾篇很憤激的文章，一直到現在，還有人把這件事發表在文章中充實自己清算創造社過去的材料。現在還有有人在文章中說郁達夫當時把創造社底職員潘漢年等趕走和他在『洪水』上發表的那篇『廣州事情』為他反動的根據。這個，我不能不在這兒很客觀地講幾句公正話以明這事的真象。

我們應該首先承認郁達夫這人是老早已經等於死了的，並且當時創造社之和他決裂，我便是主動者之一。但是當時創造社在上海的兩個中心份子——成仿吾和我——對郁達夫的不滿，只是

爲了他負了社內編輯的重責，卻一年來只編了一期月刊，一點工作都沒有進行。說老實話，當時創造社同人雖然是思想左傾，但是說到怎樣一個堅決的、明瞭的意識，卻是任何人都沒有的。譬如郁達夫和胡適、周旋，當時固然同人都不滿意，但是那種不滿意僅僅是爲了自己團體中的人不應該去加入另一團體，這只是站在友誼上對郁達夫的一種責備，實實在在當時創造社內部誰也沒有一個明確的階級的立場。我們應該坦白地承認，創造社不怕過去的影響很大，但是終竟是一個智識份子底同人團體，一切幾乎都以這個團體本身爲出發點。胡適在當時固爲創造社所反對，但是沈雁冰很早便參加了前進的政黨，卻也爲創造社所反對。所以我們應該現在坦白地承認，我們從前許多表現都是直覺的爲多，怎樣明確的意識卻是沒有。——我們要很虛心地承認了這點，纔能客觀地批評郁達夫底事件。

先說趕走創造社職員潘漢年等的那事件。創造社出版部底成立，無論如何，要算周全平底功勞，因爲當時一切奔走之勞全是由他擔任。周全平這人是一個很好的實際事務家，他對於創造社出版部的盡力，我們是不應該忘記的。當時創造社底中心人物都集中到廣東，出版部概由周全平負責。潘漢年等人都是由周全平招引到出版部作技術工作的。可是這時便發生了一個問題，便是在廣東底幾個中心人物和在上海出版部底所謂『小夥計』的隔膜。當時我在廣東，關於出版部中人底情形不大知道，可是在廣東的人都以爲出版部底『小夥計』怠工，那時所引爲中心的證據似乎是因爲

他們自己在出版部中出了一種小刊物。這個老實說，就是所謂『小夥計』。底小組織的形成，惹起對於幾個上層份子底不利，所以非要設法解決不可。適逢這時在廣東大學文學院底使命已經告終，郁達夫首先要回上海，大家便公舉他去解決這個問題。郁達夫到了上海果然便依了這個決議徹底同所謂『小夥計』分家。——這便是當時的事實。我們在這兒要明瞭的是郁達夫底這種行動實在是得了當時創造社幾個中心人物底同意的。誰要說那時周全平潘漢年等是有革命的表現而郁達夫因為反革命使驅逐他們時，那只是過後的欺人之語。潘漢年在出版部翻印無聊的書籍，郭沫若還自動地說這樣非驅逐不可。以後發生了小組織的問題，成仿吾屢次罵周全平是『拆橋派』。這自然用的是『過河拆橋』的成語，意思是說周全平底『叛亂』。不消說我既是上層份子之一，這種意識自然我也不能免掉對於這問題的應該解決。當時我也是積極主張的一個人。總之這件事決不能放在郁達夫一人底身上，更不能因為潘漢年等目前的轉變，便故意把過去的事實顛倒。當時創造社無論是上層份子和所謂『小夥計』都是想把持出版部，這只是利害之爭，談不到甚麼革命與反革命。

同樣，我和成仿吾以後在上海又和郁達夫分家也並不是革命的問題，郁達夫當時也曾做過幾篇似通非通的無產階級與文學的文字，在當時創造社同人除了幾個人傾向實際方面和郁達夫不相同而外，理論方面誰也談不到有相當的成熟，所以與郁達夫的決裂全是站在出版部底工作上。這同第一步整個上層份子和所謂『小夥計』分家一樣，不過所謂『小夥計』底怠工，在當時上層

份子以為是小組織的關係，郁達夫底底意工，完全是懶惰與浪漫所致。當時創造社同人除了郭沫若還在武漢而外，其餘都又回到上海，大家都想把創造社發展下去，對郁達夫底不進行工作自然要同聲地不滿。——自然，我們不能否認創造社這幾個中心人物內部一向的衝突，但是那些衝突都是小資產階級底脾氣，就是所謂『文人相輕』的惡習。這個或者也是當時幾個人和郁達夫分裂的成分之一。但是無論怎樣，我們不能現在把這件事塗改成一件好看的屍衣，來裝飾我們底過去。

其次，郁達夫在『洪水』上用化名發表的『廣州事情』曾引起了郭沫若和成仿吾底指摘，成仿吾還做過一篇駁這篇文章的文章也登在『洪水』替郁達夫所反對的廣東政府辯護。這個我們現在也用不着站在整個政治立場上來批評（因為用我們整個的政治立場來說時，那在很早以前已經應該反對了！）只就當時底情形而論，郁達夫所反對的正是廣東政治右傾後的政府。那時創造社底同人幾乎已不能在廣州立腳（廣東大學很高的牆上張貼的打倒我的標語大概現在還有的罷？）清黨的風雨已經漸漸地露了信息，郁達夫大概就是僅僅只憑了他底直覺繞回到上海後寫了那篇文章的自然，要說根據那篇文章便說郁達夫有甚麼政治主張，那是胡說，因為郁達夫這人根本就是不曉得政治的，但是當時因這個不滿郁達夫的人，那也是糊塗，若是再到現在選用這事作為張本時，那簡直是故意歪曲事實了。

郁達夫這人老早是已經等於死去了的，我們決不像魯迅，在所謂左翼作家底會席上說他底頹

廢是可以原諒的，——聽說魯迅說了這句話以後，那般參加創造社底第二時期運動，並且曾經堅決地反對過魯迅和郁達夫的人竟都一致地鼓掌贊同，第二天便邀請郁達夫參加所謂左翼作家的聯盟了。我們決不像這樣，我們始終應該承認郁達夫是無可原諒的。我以上所說，只是為明過去的事實，並不是替郁達夫充當律師。郁達夫底自甘墮落，誰也不能替他辯護。

還有郁達夫做小說罵我的一件事，現在也還有人做文章提起，這個，正同張資平和一位名為楊騷的作家做小說罵我一樣，都是以個人底利害為出發點的（張也是後來因為同創造社決裂，楊則是為我沒有接收他底投稿。）那種無意識的舉動，實在沒有詳細分析的必要，在這兒也再不必論列下去了。

三

這兒我應該對我個人作一番清算。

創造社底第二時期，可以說是由我結束的。我過去的傾向是經過浪漫譁克而轉成狄卡丹的，不消說我過去的生活多是浸在了浪漫與頹廢的零團裏面。我自己應該很坦白地自承：不怕過去我也曾常常願意接近政治，但是我底行為有時總露着有一放浪文人（Bohème）的氣分。我在廣東時的左傾完全是直覺的作用，同時是團體推動的結果；及至清黨事件發生，纔算把我底意識漸漸地喚醒了起來，可是那個只根據於一時感情而來的意識是很靠不住的，我曾因此陷入了一個非常苦

悶的狀態，並且更增加了我作品上的傷感。

在這個時候，『創造月刊』是由我擔任編輯，我本身底矛盾狀態也就反映在刊物上邊。第一卷第八至第十各期的『創作月刊』實是代表創造社轉變的過渡期（成仿吾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等論文已經發表，雖然那些論文在現在看去是有可諷的地方）而同時穆木天底沒有批判性的『維勒得拉克（Ch. Valéry）的介紹』還占着很多的篇幅——這現象曾成當時反對創造社的人們底口實，不消說，這是應當由我負責的。這個，怎樣也再不能發展下去，說老實點，便是那樣的編輯，我再擔任不下去了。適逢那時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這創造社後期的人物都由日本回國，事實上要組織編輯委員會進行一切事務，『創造月刊』便交給了編輯委員會去另訂編輯的方針。

這樣，創造社底第二時期便由我告了結束。

以下我們要說創造社第三時期的運動了。但是在未曾敘述以前，我們須先明白當時中國底社會背景。

震動世界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中國革命失敗了以後，一個可怕的瘟疫降臨地上來了：逮捕與屠殺布滿了全國，革命份子底犧牲幾乎成了每小時必然的現象，整個的空氣變得異常的恐慌，在這種情形之下，必然地要產生對於過去失敗原因檢討的工作——不消說要真正能夠負起這工作

的，必須是參加過革命的人，並且還要真正明瞭領導這次革命的無產政黨底許多內部事實。不過這個在當時中國可以說是一種理想，在國際間底封鎖和中國一般政治水平過低的環境中怎樣也不會。有那種真正檢討的工作，誰也不會想到過去的失敗是最高國際本身領導的錯誤，誰也不會指摘出國際斯達林底曲線的政治。但是，不怕事實是這樣而一般前進的智識份子卻常常露出了想了解過去革命的企圖。不過想達到這個企圖，第一步須先要研究基本的理論——理論這樣一來，一切却非給一個全部的批判不可。文學、藝術，都得從新來過。這樣，一個新文化運動便不能不應運而生了。

說起來可憐得很！創造社第三時期底運動實在是產生在對於過去革命失敗的檢討的這個意義上的，『文化批判』第一期上成仿吾底『祝詞』首先引用了那句不朽的格言：『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便是一個露着這種企圖的明證。可是不料創造社底工作僅僅作到社會科學理論一般地介紹和馬克西斯姆底基礎智識在智識青年中的普遍化，僅僅作了這樣第一步的工作，並且還沒有作得充分，便受了當局底摧殘，驟然地中止了。同時在中國斯達林派底組織力量底領導之下，使創造社第三時期文化運動的主要份子竟離開這次運動的根本意義，這就是說：這般份子放棄了主要的第二步工作，只停頓在第一步工作的階段上，不肯前進，不但作檢討過去革命失敗的工作，並且還做了掩護過去失敗的斯達林派底代言人了。說起來真令人痛心！創造社前期底中堅份子，墮落的墮落，不動的不動，而後期的幾個真有希望的幹才也再不求更進一步的發展，自己本

多多的文學家底自殺都是因為跳不過這一難關的原因，然而我算好，算是當時終在努力之中轉變過來了。這個使創造社一旦統一了起來，新的工作遂從新開始。

這時郭沫若到日本去了，成仿吾也遠渡重洋去度巴黎的生活。在上海還有一個張資平，算是第一時期底人物，而就是為了這一位人物，我同郭沫若爭持辯論，以至決裂。

創造社一向幾個中心份子都有一種傾向，便是對於新進份子加入的防制，表面上雖然是取着公開的態度，其實卻纔是無形地維持着原來的幾個中心份子底小組織的。自然這種傾向假使是以政治底出發點的時候，那還是必要的事體，但是創造社過去卻完全是以這個團體底本身——甚至是以個人為出發點的。張資平始終不能同李初梨等相融洽的就是這個習慣底作梗。不消說要打破這種習慣，就在一個前提的政治的認識而能切實地轉變方向，但是張資平這人是不會轉變方向的，這樣，所以當時弄得起了許多糾紛。有一次為了出版部經濟公開的問題，全體都不滿張資平底行動，他在會場中本已服從了全體經濟公開的決議，而散會後卻又否認這件事情，並且自動地和創造社底一切事務隔離。當到全體認定了不能因為一個人底行動而妨礙整個的工作，無形中依了他自動的意旨，算是解放了他個人全體仍繼續着工作的時候，郭沫若給我連二連三的信來了。在那些信中郭沫若若是露出了許多的盛氣，又不斷替張資平辯護，說他是很可以做同志的，又不斷地要我監視李初梨，馮乃超底行動，說是他們要破壞創造社底前途。實在說，在過去創造社底同人中，除了成

仿吾和郭沫若是在特別歷史上個人間的關係很深而外，要算我同郭沫若最接近的。過去我和他底交誼是站在同調（過去是談不到甚麼同志的）與所謂知己上邊，因此我比較知道他底性情，他是往往受着別人底包圍而不自覺的。當時我曾詳細爲他解釋，總想把他對個人的意識移到整個工作方面去。但是不料我底計劃失敗，他連二連三地不了解，使我最後取了比較堅決的態度，我表示了創造社後期新進份子底純潔爲前期份子所不及，我指摘他對他們的懷疑是非常不正當的。這樣，我便同郭沫若個人間起了裂痕，便再沒有通信。

現在呢？郭沫若聽說已與可認爲同志的張資平決裂，而對於所謂應該監視行動的李初梨一般人又成了很好的同志。那麼對於我呢？是不是認爲我從前的話是正常的呢？不，『總之大家合起來不提，不提，第三個不提，不管怎樣王獨清始終是錯誤的！』

對於創造社第三時期內部的事件也再不必煩瑣地敘述了，現在我們還是來回顧一下這第三時期底工作罷。

不怕我們承認這第三時期底工作只做了第一步，並且第一步工作還不曾做的充分，但是同時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時期工作成績底偉大——這並不是因爲這時期我自己是個主要負責責任的人，所以便來誇大這件事情，實實在在是在在中國底文化運動，『新青年』以後，使要算創造社這個時期底文化運動是最偉大的了。一直到現在雖然還有人不把這時期底運動作爲十分重要的看待，但是

這不是成見便是不明瞭事實！這時期底運動第一便是對於「布爾喬亞派」底「惹德沃羅基」予以根本地批判，其次是建立起「普勞列搭利亞」底人生觀與世界觀——自然我們決不否認這種工作在以前中國是有人作過的，但是無論如何，像這次這樣全部的批判和在一般文化上顯明地提出新的口號樹起新的基礎的卻是還沒有過。這次工作成績底具體表現便是社會科學書籍普遍地流行，普勞列搭利亞革命文藝占領了文壇首位，只是這兩點，這次的運動已經表示了牠底重要了。

這次把「創造月刊」完全轉變成一個為普勞列搭利亞革命鬥爭的刊物我在這轉變的第一期（第二卷第一期）卷頭語上提出「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的文藝創作的信條馮乃超在第一篇論文中間對於「新月派」底梁實秋給了深刻的批判。從此「創造月刊」成了全國新興文藝的中心雜誌。

同時「文化批判」底出版，在這時期是特別的重要。這是個一般文化理論的刊物，在這上面曾登載許多劃分時代的論文（李初梨：「怎樣建設革命文學」；彭康：「科學與人生觀」——近幾年來中國思想界底總結算，」等）及許多基本理論的介紹，在青年中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後來因為被當局禁止，遂改名「思想」一直刊行到創造社被封，纔跟着「創造月刊」底命運斷了葬鐘。

叢書方面，刊行了創造社從來沒有刊行過——老實說，以前中國整個出版界也沒有這樣有系統計劃地刊行過——的社會科學叢書，文藝方面雖然多是在刊物上發表，叢書中新的作品比較

稀少，但是誰也不能否認當時努力的情形，像我底『IDECC』。（這是魯迅在『未名』半月刊上驚駭地認為『為電影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的作品）底出版便是一個明證。

但是這個時期的創造社卻決不是只抱着着文字工作的，並且同時還從事於實際的教育工作；這便是上海藝術大學因我底主持教務，全體一致地參加。這個活動的成績是教育了無數的革命青年。一直到現在，前進政黨中的許多青年幹部子都是由這兒出身的。

回顧這次運動，幾個動力的份子，我們應該提出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李鐵聲，沈起予諸人。一向『學藝好玩家』（Distastant）兼『消遣文筆者』（Amateur）的鄭伯奇也湊熱鬧地加入這個運動。

當時隨着創造社而產生的刊物幾至多不勝舉，現在能想起的有『太陽』、『我們』、『洪荒』、『戰線』、『澎湃』、『摩洛』等等。創造社除了本身主要的刊物而外，還附出了許多小的刊物，如『流沙』、『畸形』、『日出』等等。——這些刊物，自然有些不大成熟的，但是我們據此可以看出當時底一種勢力。算是到了創造社被封，這種勢力遂突然地低落了下去。

創造社被封的時間是一九二九年一月，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的『血的紀念』！

四

創造社第三時期在文藝界上有一個事件，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便是反對魯迅的事件。這事一直

到現在還有人不知道其中的內容，以為當時創造社是有意逼魯迅反動的。其實事實決不是這樣。這事發源於創造社底一篇論文，是對於中國文藝界整個的批評，連創造社底同人都在內，可是就是這個，惹起了魯迅底虛榮的脾氣，他在挑字挑句地說那篇文字中有『醉眼陶然』的四字是因為他是生長在出酒的紹興，所以故意罵他。這個，只有魯迅那種腦筋纔可以想出，這要不是他以後說出時，當時連我也還不知道他是紹興人的。就是這樣纔惹起了一場論戰。當時凡是意識明瞭的人都莫不認為魯迅那種不接受批評的態度是應該反對，那時雖然有些文學流於漫罵，是不很正當，但是這一場論戰底結果，卻是在青年面前打破了具有布爾喬亞意識德沃羅基的文學底偶像，而使新興文藝的戰線加緊起來。

說到這兒，我們不能不退到前面所說話上去，創造社雖然在第三時期底成績很是巨觀，但是牠所做的工作卻是只做了第一步便告了中止，我們可以說牠只是演了一齣『前奏』(Präudien)以後便失掉了下文。這在產生這個運動的本來意義上來說，實在是一個不幸。那般動力的份子竟都丟棄了他們下半部也就是重要的一部的工作而再不繼續地發展下去。就是說，用第一步所發揚的基本方法（唯物的辯證法）再對於中國底現實予以積極地分析，建起實踐的指導理論——這便是這個運動產生的本來意義，也就是這個運動底最後目的。這個，首先的任務便是對於中國過去革命的失敗予以嚴格的檢討。但是可惜作這第一步工作的大部分的人卻在斯達林派領導之下沒

有作下去的可能，（過去政治文件的封鎖和整個掩護過去錯誤的路線的阻礙，）並且還要作出一些適相反對的工作。

因為一走上了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所以後來的工作形式都成了曲線的表現了。所以反對魯迅郁達夫的人現在又去自動地同魯迅郁達夫聯合——自然，作這種工作的人是借口於『策略』兩個字的，但是這給一般青年的影響是甚麼呢？是自己混亂了戰線，是給不健全的文人擴充了市場（注意魯迅等之所以相當接受這個聯合的也就為的是市場。）真的魯迅郁達夫轉變方向了嗎？聽說郁達夫被請到某處演講，表示他對當局不滿，主要的是為了因為生活高漲使他沒有煙吸和沒有酒嗑；魯迅一面同聯合他的人敷衍，一面在雜誌上不斷地罵聯合他的人（見『萌芽月刊』）並且還帶着許多的嘲笑和惡意。但是我們去聯合魯迅和郁達夫的人怎樣呢？郁達夫底那種表示是只有認為正確，魯迅底惡罵是只有置之不答了（聽說在一次會議席上，有一個人提出魯迅態度的問題，負聯合工作重責的潘漢年回答說：『因為魯迅要試驗我們年青人之能不能忍耐的緣故。』真不成話）當創造社批判魯迅的時候，朱鏡我在『文化批判』第三期編輯餘談中說魯迅『似是而非的議論，不但混淆聽聞，而且還是一部分自鳴得意的智識階級底思想之典型』現在朱鏡我已不是聯合魯迅者之一這話當然可以取消，不過，我們真沒有發現『萌芽月刊』上魯迅底文章曾經跳出『似是而非』的圈子以外。

但是我們不能說李初梨一般人起初沒有作第二步工作的願望。據我所知道的，他們對於過去革命本都是非常注意。李初梨並且還對我屢次在他所能夠明白的範圍以內批評斯達林底錯誤，並且還批評到中國斯達林底許多機會主義表現最露骨的個人。可是那種願望雖是有過，結果他們卻是不能夠達那種願望。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斯達林派領導的罪惡！文化工作上的那種混亂戰線，正是托洛茲基所說的『政治的神經病』的部分的表現，完全是在一個機會主義之下維持着局面的。處於這種的局面，不消說有過那種願望的人怕也要漸漸地遺忘，像李初梨對我批評斯達林派每個人的話，也都成了他『自見原形』（Doppeltamerei）的表露了。

好，我們現在給創造社一個總評。

創造社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是非常重大的。牠擔負了好幾個時代的任務。牠底開始本只是以文藝為主體，最後卻擴大到一般文化的建設。牠之所以能造成一種勢力的是因為牠在每個時代都不脫離鬥爭。牠出版了許多刊物，許多書籍。文學作品底內容上形式上都給了文學界留下不少的影響。理論批評介紹翻譯，牠都擔負了前驅的責任。

並且不止是這樣，創造社除了全國間接受影響的不知數的青年而外，還有直接教育出來的人才。牠第一次的參加廣東大學，牠二次的參加上海藝大，造出了許許多多左傾的青年。至於創造社本身，很明顯的，連過去出版部底職員，像潘漢年、邱韻鐸等人雖然現在是在斯達林派底機會主義領導

之下，但總都是參加了前進的政黨，作了實際的活動了。

現在創造社雖然被封，可是牠所播下的種子卻是儘管在繁殖着。我可以在這兒預言，等到中國第三次偉大的火災來臨時，這些創造社底種子都要成為那火焰中的燃料，會幫助那火光底擴大，幫助那火光蜿蜒。——創造社是不死的！

結論

聽說不久以前在所謂左翼作家聯盟底某種雜誌的計劃會上，錢杏村曾提議「對於王獨清，最好以後不提。」——這是甚麼意義呢？因為一提到我，便要提到許多歷史事實。現在正是在互相包庇過失，委曲改竄歷史事實的時候，當然是「最好以後不提。」

可是現在我自己來「提」了。我相信我以上所說都是非常客觀，除了懷了資產階級底卑污政策鬼胎的人總不會對我這個敘述表示不滿。我來再重說一句：凡是信仰馬克西斯姆的人莫有不尊重歷史的事實的。

我知道我底缺點，我是一切都愛講實話，不會掩護，不會曲改事實，這或者就是我不斷地失敗和受罰的原因。現在我又來發揮我底缺點，把創造社許多內部底事實都直白地曝露在這兒了。從前盧梭在他『懺悔錄』底結尾曾說道：

「我是說的實話；若有人對我這放了許多證據的敘述還以為不對，那他便是欺騙，若有人在我

還生存的時候不肯討論以解決他不明白之點，那他便是不愛公理與真實。
我借用這段話來告訴看我這篇文章的人。

• 王獨清選集·一八六

九月，一九三〇。

• 選自猶清文藝論集•

從馬雅可夫斯基底自殺到高爾基與巴比塞

朱堅印，畢新銘諸先生：

你們十九個人聯名給我寫的信，已經收到，本來打算照你們底意思，把來信發表，不過因為內中有許多複雜的問題，為免除無聊的糾紛起見，只好暫且收起，這層先望你們原諒。

首先你們對於『展開』社的希望和對於我個人的愛護，都令我非常感激，你們提出對於『展開』的要求，正合於我們一向的計劃，當使一步一步地實現。至於我個人，不消說是要更進一步地前進，我誠懇地接受你們底鞭策。

你們提出的許多問題，有些是：以棄置的。譬如你們說有許多人之所以加入所謂『左翼作家聯盟』是因為怕步我底『後塵』，是因為怕被人無理地攻擊和辱罵的緣故。我以為這種現象要是真有時，也無足深怪。並且問題的提出，也決不能這樣的簡單。現在我還是答復你們最重要的問題罷。

你們問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自殺的真實原因，不消說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重大問題。我對於馬雅可夫斯基底著作看見的並不多，他這次的自殺，也只是在雜誌報章上看到了些零碎的記錄和文件，要來分析他自殺的真實原因，怕是很困難的。不過我可以斷定他底自殺，決不像蘇聯文學團體所宣稱的『為了不久纔得的病症』以及報紙上所說的『為了不幸的戀愛』等等的那樣簡單。

這些說法，還脫不了舊式社會底對於一個詩人認識的習慣：以為一個詩人底煩悶不是身體底弱病便是失戀的痛苦。這『把戲』似乎再不必弄到馬雅可夫斯基底身上來。自然，我也承認馬雅可夫斯基並不曾遺棄現代人底頹廢與懦弱（即自殺這一事實上已可證明）但是我們應該認識清楚，他在老早以前便參加革命活動，從他生活不斷的進展上，無論如何，他底意識決不會一點都不曾克服舊社會的形態，就是真有病症和不幸的戀愛，我不信他不會抵抗過去。除了像一九二七年自殺了的趙飛（A. Joffe）底那樣幾乎不能醫好的病症（但是，注意！趙飛底自殺，主要原因卻也還不是為了病症！）而外，怎樣也決不能得自殺的結果。男女的問題更不是問題的中心，先不要說他至少在革命的空氣中馳騁了好久，對於男女的問題，態度自可脫離舊的圈套，即他自己所聲明的自己行為底狂放，也決不會忽然這樣的糊塗的。那麼他底自殺底原因是甚麼呢？這個，據我看來一句話：政治的苦悶。

先要注意，我所推想的馬雅可夫斯基底政治的苦悶，決不是資產階級底新聞記者底調門，把這個事件用來作反蘇聯的材料——我知道一定有人會這樣給我造謠——並且，恰恰地相反我所說的馬雅可夫斯基底政治的苦悶是說他看見了目前蘇聯政府底日見官僚化以及在斯達林統治之下的許多革命份子因不同意於當局底政策而被流放監禁的種種事實而起的苦悶。但是，這種苦悶可以自殺嗎？我底答案是：在馬雅可夫斯基那種詩人是會的。馬雅可夫斯基底作品，我雖讀得不多，但

是他底詩有一個一貫的內容，便是胆大的狂喊和嚇人的喧嘩，對於舊社會的底嘲笑和對於革命底敵人的辱罵。——不消說這種文學底內容是非常必要並且通過了馬雅可夫斯基底才能的處理是形成了好的文學。不過我們只能感受到他給我們的這一點狂喊、喧嘩、嘲笑、辱罵。——除此以外，沒有甚麼了。我們不能在他底詩裏尋出更進一步的深刻的政治意識，讀他底詩彷彿是聽到暴動時的羣衆鼓噪，給我們的是強烈的感情的振動，但是卻不能使我們明白那鼓噪是怎樣來的和有怎樣的結果，這正如他『向左』那篇詩一樣，儘管在吼着『向左，向左』可是要怎樣纔能向左或怎樣纔算是向左的種種應說的話卻沒有了。就爲了這樣，所以便決定了他底命運。

蘇聯在斯達林底統治之下，政府底官僚化和對於黨底德謨克拉克西的壓止，我相信從小就參加布爾塞維克並且直覺銳敏的馬雅可夫斯基是早已感到了不滿的苦悶的。斯達林底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和閉關式的經濟計劃以及有陷於『戴爾米多』(Thermidor)底來臨的危險等等，馬雅可夫斯基大概是不會明白，因為這些問題是不會引起馬雅可夫斯基這種詩人底注意，同時怕馬雅可夫斯基這種詩人也不願意注意這些問題的罷？不過，雖然他不會明白這些問題，可是像黨底腐化的傾向以及革命份子底被壓迫的種種事實是會很快地映在這個只知道一味空喊着反抗的詩人底眼前的。問題就在這兒：種種不滿意的事實映在了自己眼前，可是自己又不能了解這些事實的根本問題，在一篇詩上可以避免了『怎樣能夠』和『怎樣去做』而只空叫着『向左』——到了實際的

態度上便立刻不是這樣的簡單。這個，便是他苦悶底由來，結果便釀成了沒有出路的自殺。

我覺得對於馬雅可夫斯基底自殺應該這樣解釋。這個責任底一半應該由目前右傾的蘇聯政府擔負的！至於馬雅可夫斯基底自殺是不是為了創作上的苦悶？我底答案是：當然也是。馬雅可夫斯基是未來派的詩人。未來派底主旨是讚揚運動，讚揚速度，所以牠底肯定是兩方面的。這就是說，牠底行程可分裂成兩個極相反的航線，一條可以衝向革命，一條可以衝向反動。這在西歐便有戰爭狂歌者的馬利奈狄（F. T. Marinetti），在蘇俄便有馬雅可夫斯基。這種派別底產生本是在資本主義的末期，創始者馬利奈狄本身便是一個資本家，牠只是一種資本主義最後掙扎的藝術，牠幾乎是畏避分析和描寫，只憑依着『感覺』（Sensibility）去馳騁，要用一種混沌的面目迷亂時代轉移的界限。不消說在牠底讚揚速度和讚揚運動的這一原則之下有走到革命方面的可能。這個可能便是建在剝削的感覺上面。但是我們要問這樣是不是就足夠了？當然是不夠的。一個作家須得由這個過渡的橋梁去前進地踏上真實的大陸纔行，因為這個橋梁在暫時以後便要朽敗。馬雅可夫斯基底苦悶便在這兒，他是想要充實他『向左，向左』的口號底內容的，但是，目前的蘇聯，在由政治底右傾一直到官家式的文學運動的環境中，要使他更進一步是非常困難。他不能頑強地和這種環境鬭爭，只好作了這種環境的犧牲者了。他底創作的苦悶，便是他政治的苦悶。

以上是關於馬雅可夫斯基自殺的問題的答復。

其次，你們提到高爾基與巴比塞等所謂『世界的左翼作家』不成問題地，這些份子能站在蘇聯方面，在一般地說來，總算是前進的份子的。首先對於這點我們是不應該抹煞。但是若果容許我們來進一步地檢討這般作家的行動時，在革命的範圍以內，我們卻不能不肯定他們是些依附勢力的機會主義者，雖然他們是世界出名的作家。

誰都知道高爾基曾經過對革命的動搖，他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期間，很頑固地不願接受當時前進的局勢，他對於革命底進攻富農抱了痛心疾首的『嗚嘶太厲』(Hysterie)，他跑到法西斯帝底國度中的溫暖的別墅中去度安靜的生活。到現在，他誇耀着他和伊里基是從小時的朋友，但是在當時他是攻擊伊里基最堅強的一個。並且，他曾很長很長地堅持着反動的主張，一直到蘇聯底地位鞏固後，纔移轉他底方向。最妙的是他光榮地回國的時候，就是左派領袖的托洛茲基被放逐的時候，到車站去歡迎他的蘇聯政府底代表正是右派領袖的布哈林——這些事實比甚麼都要明顯，高爾基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們大概是可以明白了罷？

在這兒實在沒有多的地方批評高爾基底作品，他底前period底代表浪人的作品固然可以不必多說，就是後期為世稱道的作品如『母親』『懺悔』等，實在也不能算是完全的『懺悔』底主人公是『流落者』(Lumpen)的農民。他到處求神，結果明白了『民眾』便是神底父親。這是多麼神祕的一種構思！並且這兒底『民眾』好像是所有的『全民』，無產階級並未曾得到作者特別指出

的榮幸。『母親』是被人稱讚的作品了，但是裏面把個人底母性愛用來作了主體，以後索性把母親作了整個的主人公，很明顯地這個主人公底戰鬥是建立在兒子底被捕上面，終於成了一部以個人情感為基礎的作品。——總之，高爾基底作品大部分有一個通病，就是要抱住過去的人物來勉強和新的世界合攏。『母親』中選出一個白髮的老母，『懺悔』中選了一個流落的農民，就是很好的適例。這兒隱隱地流露着對於過去的留戀和保守的世界觀。這恰恰和高爾基本身底政治行動一致。至於巴比塞，那更是要低一等級了。這人本是一個浪漫式的革命家，他底議論一直到現在還被觀念論和神祕論所充滿。像他不久以前的作品『耶穌』早已為一般較為明瞭的批評家所評判過了。他底行動，我們只用最近的一件事情為例：當托洛茲基被逐，國際反對派成立，他是站在斯達林方面堅強地反對的，可是以後因目前蘇聯政府對他有了批評，扣留他所辦的刊物，他便表示了對反對派底接近，及至斯達林取消了對他的進攻，遂又轉過頭去維持他官家的地位。請看罷，這到底是一種甚麼行動！我們根據這些，可以決定在一個革命政府正當的指導之下，這些份子是有作用的，但是在一個堅苦的政治鬥爭之中，要是靠這些英雄們去充當戰士，那不但是一種幻想，並且會使革命破產到滑稽的地步。為甚麼呢？因為這些英雄們都是抱了一個滿足自己左傾虛榮的慾望，而這個慾望又必須建在已成的權威上纔可以發展的。

你們信中重要的問題大體再沒有甚麼。至於你們說中國底所謂『左翼作家』誰安怡地住在

外國和羣衆永不接近，誰從前並不滿意斯達林派，因勢力關係又去投降等等，這都是必然的現象。你們想，連高爾基與巴比塞底行動還是那樣，像一向掛羊頭賣狗肉習慣了的中國，那是只有更不可問的了。我始終認為這些罪惡大半應由領導者去擔負。

你們問的『展開』上撰稿的凌丰，他是在上海的。慕陶是『展開』社中最努力的一個，他確如你們所說，以後有關於『展開』底問題，可直接和他們通信。

我一年來生活底轉變，將來會寫出來的。雖然一年來製作減少，可是正如來信所說，用接近實際的生活去充補，是沒有多大的遺憾的。這或者可以作我安慰你們的一種獻禮罷。

祝你們努力。

獨清，一月，一九三〇。

· 選自獨清文藝論集 ·

人類底新紀元

來罷，你光榮的人類底新紀元的十月！來罷，我們高舉起兩手在歡迎着你底降臨！

寒風是這樣緊迫地吹來，我們眼看要被無情的空氣所侵蝕而流於僵死了。

在這種冷酷的殘暴的高壓之下，我們唯一的安慰便是有你底光燄存在，我們唯一的希望便是你底光燄將要不斷地燃起以烘熱我們底血脈。

來罷，你光榮的人類底新紀元的十月！

舊世界是早已如天明時的殘燈，只騰到牠最後的一喘。我們是要把這個殘燈徹底地撲滅，是要使新世界早日完成；我們底責任是早已這樣決定的了。

但是，這是你使我們有了這種確定的努力，因為你是由舊世界到新世界的一個轉機，在這轉機中使一向在人類中受輕蔑的人們得以表示了他們力量底偉大。

來罷，你光榮的人類底新紀元的十月！

我們知道，歷史本來是我們生活的紀錄，本來應該是我們全部人類底生活的紀錄。但是過去的歷史卻完全被少數支配階級所壟斷，而大多數被壓迫的羣衆幾乎沒有被列入於史頁的可能。

這是你，給了我們一個新的時代。一聲驚人的霹靂把布爾喬亞底壁壘震得粉碎，在那巨浪般的『達達里捨』的狂叫中揭示了我們從新創造一切的旗幟。人類底歷史從此便得了一個新的開端。

來罷，你光榮的人類底新紀元的十月！

可憐的是過去的那些思想家：他們一面既製造了假的歷史以麻醉羣衆，一面便不能不樹起了拋開歷史的虛偽理論以作他們底文化基礎。這個，使他們不得不自陷於破產的狀態；他們對於社會形態底不變性的種種辯護結果還只是等於一無所有。

在這兒，我們便認清了馬克西斯姆底特性。他是打破了論理主義或心理主義的那些哲學體系的先鋒，牠緊緊地握着歷史的事實以解釋社會生活前進的程序，牠把理論與實踐統一了起來。牠使舊有的文化起了一個整個的動搖。——但是，這是你，纔使這個給現代文化建設了奇偉的基礎的馬克西斯姆得了客觀的證明。

來罷，你光榮的人類底新紀元的十月！

現在，全世界已經到了分化的時期了。這分化是一天一天地顯明了起來。帝國主義正預備着他們聯合的最後的進攻，世界第二次的大戰怕在不遠的將來就要實現。

不過這是我們早已料到了的事體。舊世界底殘燈般的呼息是總要在死前維持牠底存在的。在這兒，我們只有不放棄你給我們的勇氣，我們要堅苦地猛烈地鬥爭着前去，總要使你底光燄把全世界照得通紅。

來罷，你光榮的人類底新紀元的十月！

總之我們底周圍正是在被無情的寒風所襲擊着的時候，我們要求自救，除了先把這冷酷的暴殘的環境征服以外，是再沒有別種出路的。

所以，我們在這兒紀念你，追想你，讚美你，禮拜你，並且希望你底精神快快地躍入於我們這東方老大家族底心臟之中，快快地使我們有一個偉大的聖潔的真理的 *Epoch* 底出現。

來罷，你光榮的人類底新紀元的十月來罷，我們高舉起兩手在歡迎着你底降臨！

· 邏自思想月刊 ·

「明天」讚禮

現在我們已經再沒有別種希望，別種冀求了！我們只有熱烈地，純一地盼企「明天」底來到！

我們試睜開眼一巡視我們底四週，我們將要怎樣地感覺着苦痛和悲憤！

這是千真萬真的，壓在我們四週的只是一層黑暗。並且這黑暗底力量足以把我們吞蝕，侵毀。我們受害而死的已經是不知道有多少了。

在這恐怖的黑暗之中，這深夜一般的黑暗之中，你說，能不能有一團「明天」的光火呢？

能有的，要是我們自己情願。

這就是說：要我們自己起來！這就是說：要我們自己起來和這黑暗奮鬥！

啊，起來！起來！列起我們底戰隊！

啊，起來！起來！叫起我們底口號！

啊，起來！起來！奏起新時代的宏歌！

啊，起來！起來！開闢唯一真理的大道！

啊，起來！起來！起來！起來！趕走這夜底黑暗，使「明天」底光火照耀得黃河揚子江成二幅巨大的

亦滅！

這世界終歸要受真理底洗禮的。聖潔的世界底降臨就在「明天」，我們熱烈地，純一地企盼「明天」底來到！

· 選自摩洛月刊 ·

· 明天讀禮 · 一九九

人道

今天人道互濟會開成立大會，這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的。牠產生在帝國主義者底壓迫之下，是救濟被難的革命者的一種組織，不消說是負着有一個偉大的使命。我今天以十足的熱忱來參加，願意略為供獻一點意見。

這個會取名曰『人道』，但這應當不是向來人道主義底人道。因為向來的人道主義本是一種不徹底的把戲，從那兒只能得到些糊塗的結果。我且舉一個傳說來說明。

上古或是太古的時候，有一次菩薩和一隻老鷹對話了起來。原因是老鷹捉住了一隻小鷄，要作他底午餐；菩薩用慈悲的觀點去阻止這場殘忍的底暴行。菩薩說道：

——那是生命！你不應該傷害生命！

可是老鷹回答着說：

——我餓得要死了，不吃這個鷄，我就沒有生命了。

因為老鷹確是非這種血肉不能夠充饑的。這使得那位菩薩大大地作難：老鷹不吃鷄，老鷹會餓死；救了老鷹，鷄又會死。結果菩薩只好從自己身上割下一塊肉來投給了老鷹，纔算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個傳說正是一個妙喻。人道主義底不徹底就是這樣。要是把這個傳說引用到目前我們底社

會上來時帝國主義者正同老鷹一樣，而我們被壓迫者便恰好像是一些小雞。帝國主義者要殲滅我們，是一種必然的行為；在他們底地位，實在是不這樣便不足以生存的。那麼，若是我們要站在一向的人道主義上，那豈不是這個會——這個人道互濟會——等於一位菩薩，一面固然要救濟被難的民衆，一面卻又要去保全帝國主義嗎？這當然是一個笑話，一個不可能的笑話了！所以，我說這個會取名曰『人道』，但這應當不是向來人道主義底人道。

在這個會所標明的人道名義之下，應該徹底為不斷努力的革命志士盡力，為革命志士作一種切實的後援機關。牠應該使一般革命者在客觀方面不至完全受敵人無忌憚的殘殺，在主觀方面不至陷於生活的絕境。這樣，使革命者更加努力，更加無顧慮地走上前線。這樣做了下去，這個會雖然表面只是救濟被難的人衆，同時也就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壓迫階級的有力的組織。

這是這個會底使命，也纔是這個會所提供的『人道』！

· 選自獨清文藝論集 ·

五三

諸君！諸君！我們在流血了！

我們本是不怕流血的。我們處在這樣的一個嚴重的時代，我們早就預備着把我們底生命丟在鬥爭的漩渦裏面，我們本是不怕流血的。

不過，我們這次的流血，又和三年前的五卅相同，是外來的帝國主義直接屠殺我們的具體表現。我們一面受着這種恥辱和慘痛，一面眼見我們國內新舊軍閥投身在帝國主義底膝下而置民眾底死難於不顧，我們只感着了我們好像是別人底槍械下的生物，我們好像是專為別人屠殺而生的。一樣。

我們真是太可憐了！三年前五卅底血跡還沒有乾褪，這五三，我們又在流血了！

諸君！諸君！我們一向迷信着當局可以代表我們，一向迷信一般騙人的政客所說的鬼話，以為等到中國統一以後再去打倒帝國主義。我們一向總在這樣迷信，現在呢，已經到了這樣的生死關頭，我們應該醒轉來了，醒轉來了！

這次事件底重要起因，誰都知道是日本底軍閥內閣田中義一想要打消國會底不信任案，要把反對派底視線移到中國藉以緩和兩派資產階級底內訌。這是軍閥應施的伎倆，原因就共為保持自

己底地位！在這兒，我們得到一個很大的教訓：便是中外軍閥行事的動機如出一轍。所以，在目前我們中國政局被新舊軍閥所壟斷的時候，我們決尋不出可以代表我們的時局，他們一切會議當然還是建在他們彼此個人底地位上邊，而用我們作為勾結的犧牲品。

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唯一策略，便是要使中國不能統一。英帝國主義是盤據了長江一帶，日本帝國主義則是把持着北方，他們各自和各方底統治階級連結，而同時彼此又有秘密的同盟，這便是一個又明又顯的證據。就是這次的事件，日本也還不是一面給所謂北伐軍一個下馬威。一面藉此保持北方軍閥一部分的政權嗎？所以帝國主義底唯一策略就是要我們不能統一。

諸君！諸君！我們應該醒轉來了！我們要反對一切新舊軍閥，同時積極地打倒帝國主義！

在這兒，我要對我們這般從事於文學事業的人下一個警告。我們不要以為我們是文學家，便不必一定要加入這種巨烈的實際運動。我們若真是有這樣的見解時，那便是一個絕大的錯誤。我們若果真是文學家，那我們一向便已經站在理論與正義的上邊，我們早已與狂暴的資本帝國主義成了不能合解的仇敵。這兒決沒有國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觀念，這兒只有一個被壓迫階級底鬥爭的立場。我們不但不能絲毫退却，反而要猛烈地團結起來作先鋒的進攻。

這正是充實我們生活的機會，我們就趕快馬上起來作戰罷！

我們要認清我們底目標，我們要拿穩我們底態度，我們更要鞏固我們底戰鬥力和維持我們底

犧牲精神。

我們應該把我們底運動擴大，努力地喚起廣大的農工。在這兒，要是用得着我們作些文學的工作時，那我們便要作宣傳和煽動的工作。

諸君！諸君！只有一條路橫在我們底眼前了！這條路可以決定我們底生死，我們再沒有時間在路旁徬徨，我們趕快列起我們底戰隊，一直地向前走去！

諸君！諸君！趕快團結起來！趕快作宣傳和煽動的工作，

十一月，一九二八。

· 選自獨清文藝論集 ·

知道自己

我們應該傷心，十二分的傷心！我們處在這樣的一個有意義的時代，我們住在處於這樣有意義的時代的中國，我們以文學家自命的我們，以作家自命的我們，卻不見有一篇代表時代的作品，不見有一篇代表時代的中國的作品！

從前希臘古代有一句格言說道：『知道你自己。』這句話我們不妨用來作現在我們底格言。因為我們統統是不知道自己！

聽了我這句話，你要是反駁地說道：『我怎麼不知道自己？我知我自己是人，我知道我自己是中國人！』那你便是在詭辯！那你這種不願意自省的小資產階級的傲骨，使你到死都不知道你自己！我所說的『知道你自己』不是要你知道你自己是人或是中國人。我是要你知道你自己是甚麼時代的人或是甚麼時代的中國人。

到底我們所處的是甚麼時代？在這兒，我覺得用不着詳細來解說，我們只須簡簡單單地一看事實，便能立刻明白。我們只簡簡單單看我們中國底事實罷：帝國主義對於我們的侵略，屢次劇烈的慘案，我們偉大的罷工運動，政治上出人意料的突變，空前未有的屠殺，歷史上第一次的大暴動……！我們只要睜開眼睛去看，不知道有多少向我們說明時代的事實。我們只要睜開眼睛去看，我們立

刻可以明白我們是甚麼時代的人。

然而，我們不願意去看，我們一點也不願意睜一睜我們底眼睛，我們只知道作夢，我們只矜持着我們底朦朧朦朧又朦朧，不怕時代怎樣的擺在我們底面前，不怕時代怎樣的在招致我們，我們却只是不管，不管，不管！

這樣，當然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我們是甚麼時代的人，永遠不會產生時代的作品。

我們處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許多血淋淋的大事件在我們面前滾來滾去，我們要是文藝的作家，我們就應該把這些事件一一地表現出來，至少也應該有一番描寫或一番記錄。我們要真是以文學作家自命，那我們就應該這樣。因為一個文學作家決不是寫一寫自家底生活可以了事，也決不是唱一唱無可奈何的哀歌所可了事。文學作家是要把捉住他底時代，是要用直觀來把時代一切偉大的事實包括在他底作品之中。這兒沒有甚麼 *Spieltrieb*，沒有甚麼 “*Jeu de mots*”，沒有什麼 *inspiration*，沒有什麼『為藝術而藝術』，這兒只有研究，只有體驗，只有下刻苦的工夫。

我們，自命為文學作家的我們，有一個最大的病症，便是不能吃苦！譬如上海這個地方，要算是最複雜的一個都會。我們要細細地考察和分析時，那我們底眼前不知道要湧現出多少刺激我們的材料：土豪，劣紳，買辦階級，資本主義走狗；應有盡有；公司，酒店，旅館，娛樂場；應有盡有；工人，苦力，乞丐，娼妓；應有盡有；工廠，牢獄，巡捕房，貧民窟；應有盡有——真是說不盡，說不盡！這些材料都在我們

底眼前，我們可以用來製造種種的文學，或是曝露，或是敘述，或是宣傳，或是煽動，任何方面都可以使我們寫出偉大的和強有力的作品出來。況且歷史上最動人的事件像五卅是發生在上海，使我們受刺激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奇怪！我們常住在上海，我們所有的文學家都聚會在上海，然而不見有一篇那樣的作品！住在這樣的一個都會，我們底文學作品反而是些不成器的讚美自然和無聊的陶醉戀愛的斷簡殘篇。這真是一樁怪事！我真不知道我們底文學家都在怎樣生活！我們底文學家都在作些甚麼！或者那些讚美自然和陶醉戀愛是我們文學家和他底愛人遊公園時所得的靈感，那麼，我們底文學家真算是健忘又健忘了呢！上海底公園是誰的？上海底公園是怎樣的？這層，我們倒不能不佩服我們文學家與現實隔絕的本領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我們只願個人享樂，不願考察我們底社會和分析我們底環境，我們最大的病症便是不能吃苦。

『吃苦罷！』我覺得我們在中間有提出這個口號的必要。

但是，我們却要禁止傷感，禁止愁歎。我們底態度要和炭坑裏和生死奮鬥的工人一樣；除了緊張和嚴肅沒有別的。我們須得深深地懺悔，深深地反省。現在的自然已經用不着我們讚美，戀愛也用不着我們陶醉。我們今後所有的時間已經由個人而轉變為大眾的，由安靜的轉變為鬥爭的了。我們是不想在這種時間中生活，那我們只有去死，只有去自殺。

我們已經只是朦朧，朦朧便是作夢。作夢便是糊塗。我們是不曾知道我們是甚麼時代的人，我們

不曾知道我們自己！

我們要吃苦！我們要知道我們自己！

• 王獨清選集·二〇八

一五, 三月, 一九二八。

• 選自獨清文藝論集•

致法國友人摩南書

摩南 (Moin) 至友：

現在正是春末夏初的時候了。這時正是去年我們在廣州分手的時候，光陰畢竟是很快的，這一年中我們幾個同年底離散和我們中國時局底變遷，都足以使人吃驚。我接到你底信一直到現在纔復，一半是我底疎懶，一半也實在因為生活不會安定，又常被病痛所苦。你是知道的，生在現在這個時代的人已經不幸，生在現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人更是最大的不幸。我對你底信所以遲復的原因，還望你能了解，並望你能原諒。

你寄我的報章都已收到。蒙你論到中國現在詩人，提出我和沫若。我底『弔羅馬』更蒙你譯成法文，並附上了註釋。沫若底『星空』也勞你很費力氣翻譯了。你對我們的這種熱心，我先在這裏給你致謝。

近來我們幾個人底行蹤都像是秋風中的黃葉，已經分散在各方了。沫若已置身政治，遠夫在最近期間內因病赴日本修養，仿吾尚居廣東，我則暫留上海繼續着孤獨而流浪的半生不死的生活。回想起去年我們在廣州聚首，真是有如隔世。你大概還記得我們有一次在一座茶樓上談心，你像是完全浸迷在我們中國南方——不，廣東特有的那種茶樓的趣味裏，那對於你，特別是一種異邦情調。我

們曾談到了種種的問題。談到法國近代的文藝，談到中國的近代文藝，談到法國最近社會思想的趨勢，談到中國最近社會思想的趨勢，談到日本，談到德國，並且談到呻吟於法國壓力之下的安南。你對於我們中國目前的革命抱着無窮的希望，你對於我們幾個從事文學的朋友也抱着無窮的希望。你曾問到我們各人自己所打算的自己生命的前途，你也曾說到你自己。你最後結束的一句話，使我至今不能忘掉，你說：『無論如何，現今的時代是革命的時代，我們都要革命！』

好的朋友，『我們都要革命！』你這句話常留在我底心裏，並且常使我發生着很慚愧的反省。我總覺得我是過於偏向個人的傷感方面去了，一年來我很想在我這個缺點上作一番補救工夫，近來的心境似乎比較去年時變遷了許多。這固然由於中國環境底刺激，而其實你那句話也給我暗示不少。

我覺得文藝家決不能忘記他所處的時代與地域。固然，我們知道世界上的事物是隨着時間變易的，世界決沒有不朽的律理；但是這個我們卻不應該去顧慮。譬如但丁底作品完全是以宗教的信仰作背景，中國屈原底詩中滿填着懷念君主的單思病的呻吟，這些都是為近代所不容許的思想，但是但丁屈原並不因此而失去他們底價值。思想不過是時代底產物，我們既了解了作家底時代，便不能因為他底思想與現代不合而竟抹殺到作家底本身；不但不能抹殺，反而為他能代表某個時代卻使他底價值更形增高，不過這裏所說的價值，只是歷史的價值。即就擺倫來說，他底影響自然是很大，

雨果崇拜他，維尼崇拜他，歌德崇拜他，許多許多詩人想學他。但崇拜他想學他的人都是因為和他底時代相近的原故。我們現在對於擺倫卻只承認他是他那個時代的代表者，只能承認他歷史上的價值。我們這時代所要求的革命家却決不是擺倫。擺倫式的革命詩人還不外以個人為中心，還不外是一種英雄式的破壞者，這種思想表現出的行為固然可以幫助希臘獨立，但也可以成 *Don Quixote* 式的騎士，對於現代卻不特無益反而有害了。

處在我們現代的文藝家正應該明白自己所處的時代與地域，現代決不是個人的時代，個人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文學史上自浪漫派以來都是個人的文學，一直到了頹廢派，個人主義算是達了熟爛的時期，正和現在的巴黎代表最末的拉丁文明一樣。在藝術上來說，正如中國古詩人詩中所說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在文藝家本身上來說結果只是走上了『自殺』與『滅亡』的一條路，這正因為浪漫派的時代，個人主義還可以存在，像擺倫一類的人物也正可以作他英雄的事業，及至到了近代，社會已不能容許這種個人主義行動，所以擺倫式的人物便再也不能產生，要在近代履行個人主義，那是只有在咖啡館，只有在賭博場，只有慢性或不慢性的自殺了。我們據此可以得到一個很大的覺悟，可以明白現代個人的文藝已失了牠底權威。我們所要求的是民衆的文藝家，是置身於普魯列塔利亞中的文藝家，我們願把文藝獻給民衆去安慰他們底靈魂與鼓舞他們底勇氣；我們不願使文藝被資本家或支配階級買去充作他們底阿片烟和侍妾。這纔正是抬高文藝底價值並

且對於文藝的尊崇要在『為藝術而藝術』的人們以上。

在法國現在還存在的兩個文學家巴比塞與羅曼羅郎：這兩個人在中國也常被人提起的。當我還沒有離法國時，他們兩個曾處於極相反對的地位，我想現在他們底態度也必定沒有變更。若依我來評論，巴比塞纔是現代的文學家，他知道文藝不能脫離時代，藝術家把自己底生活與藝術合而為一，他知道文藝家對於時代的重要，他更知道現在是民衆的時代，是反抗壓迫階級的時代，他確是實行作他底活動了。羅曼羅郎底思想恰恰相反，但依我看來，羅曼羅郎已經是一個在現代落伍的文學家了。他很安適的住在瑞士底湖邊，他閉着眼睛不願看現在無量數的被壓迫羣衆，他只追想着過去的『英雄』在過着他天才崇拜狂的迷癮，他一面與保守印度貴族階級的太戈兒相周旋，一面又仰慕着那用無聊的無抵抗不合作主義斷送了印度的甘地；總之他還不了解他所處的時代，他確是已經落伍的了。法國現代的文藝最大的危險便是個人主義流毒很深，雖然文藝家之多正可以同巴黎地道車中那些時裝婦女人數相比擬，但是可惜結果也只等於那些時裝的婦女罷了。我以為要使法國文壇產生真正時代的作品，第一先要肅清 Decadent 式的個人主義。

上面講了許多話，其實我自己還是一個空有理想的懶惰者。不過我這許多見解都是一年來所變化的，並且我可以對你說我們幾個朋友差不多有一致的傾向：沫若不用說了，仿吾也在作着實際的工作，就是病弱的達夫也改變了他底作風了。還有如木天雖然還住在北京，但是他底思想也必

沒有甚麼觸悟的。

蒙你問到我們底作品，一年來沫若和其他的人都有新的著作。我自己是在努力着使我一向趨向於個人傷感方面的藝術完全死去，希望有一個新生到臨。我在『死前』裏面說道：

最好能到我墓前常述我死前的疲倦，
好使我，使我常在墓中感着悔恨，不安。

朋友，我請你，請你希望我死罷！

你底朋友

王獨清

二〇，六月，一九二七。
六月二十五日譯出

· 選自雅潔文藝歸身 ·

西施

我是纔由蘇州回來的。

我要往蘇州去的時候，非常高興。因為蘇州是我們歷史上出名的都城，又是西施住過的地方，很值得去遊歷一次。我幻想中的蘇州是有說不出的莊嚴，是有說不出的濃豔，那兒底天都應該異樣的泛着溫柔的蔚藍，那兒底地都應該異樣的陳着一片香土。我打算去到蘇州痛快地徘徊幾天，引起我崇拜的懷古的心情，接受一點創作的靈感。

我預備的是去弔一次西施，回來以前要寫一首哀感婉豔的長詩。

不但是這樣。我要往蘇州去的時候，有人對我說：蘇州底女人是再美不過的，一到了蘇州，隨時隨地都可以看見最美的女人。我也想，像那樣負着盛名的古都，住民當然有靈秀的遺傳，這話一定不會錯誤。我以為我去決然可以看見許多從來不曾看見過的美人。

我要去蘇州時的心境是這樣。

但是，失望！失望！第一，蘇州完全不是我想像中的蘇州，那兒只有破爛，污穢，陳廢，荒涼，一點也引不起人流連的興會。弔西施的計劃，本來是空空洞洞的幻想，及至看見了那兒那種整個的腐敗，竟至一句詩也寫不出來。其次，到處都是貧民，小工，乞丐，跑街的妓女，所謂靈秀的遺傳，像是根本就沒有這麼

一回事。至於我能看見的街上來往的女人，有許多窮得連衣裳都穿不完全，還講甚麼美不美呢！

所以這樣，竟使我底幻夢完全消滅，我底原始的憧憬始終未曾抬起頭來，靈感連影子也沒有光顧過我，我只是撲了一身的塵土，兩手空空地回到了上海來。

不過，我這次到蘇州去雖然失了望，但却發現了一個很大的道理。

是甚麼道理呢？便是幻夢要同現實一致。

孟子說得好：『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這句話很可以說明幻夢要同現實一致的道理。西子——就是西施——雖然是千古馳名的美人，無論是誰對她都有一種超人的幻想，可是假使真個見了她時，她是全身污垢，那是只有令人趕快地迴避，連看也不能多看了。我這次去遊蘇州，先在幻想着古代姑蘇舊址，先在想着西施住過的名都，先在幻想着那兒種種的風流旖旎，那知及至到了那兒，纔是一片腐敗，纔是充滿了窮苦，不怕你是一個追尋幻美的人，可是經不起現實只在你底眼前搗亂，你終歸不能不伏在現實底腳下了。

這層意思，要是老實地講出來時，那便是說：我們要充實我們底幻夢，須先充實我們底現實。

再進一步老實地說罷，我們底現實真是達到破產的程度了。我所說的蘇州，不過是我們全部底一小部分，我們試把眼睛睜大來看，我們中國那一處不是破爛，污穢，陳廢，荒涼？那一處不是滿佈着貧民，小工，乞丐，跑街的妓女？我們底一切都已經破產，經濟底壓迫一天勝似一天，我們失業的量數不知

增加到甚麼地步了。你記，在這樣的情形裏面，在我們底生活根本起了搖動的這個時期，你要去追求幻美，要去作個人的春夢，這是辦得到的事情嗎？

是的，辦不到！我們可以懺悔了罷！我們過去只在陶醉着虛無，只在製造着 miracle 和 utopia 的文藝，只在崇拜着純藝術的鍍金菩薩——完全是場胡鬧！

現在是時候了。我們要把眼光移到現實上面來。我們要作詩人，要作文學家，要作藝術家，我們就要把腳站在社會的基礎上。我們唯一的責任是要領導着大眾向改造現社會的一個正確的方向走去。

在現在，我們首先要強迫自己對於現實發生興奮。我們堅決地承認：若是我們拋卻現實，便再沒有活動的所在。我們要一點不懷疑地承認這是我們的真理。要這樣，纔能改掉已往的錯誤，纔能開始新的工程。

目前住在上海的詩人，文學家，藝術家自然是很多。但是就我所接觸過的（談話上，通信上，作品上）都是些患着幻夢癖的人物。記得有一位朋友因為傾慕十八世紀底古風，曾說要到歐洲去學比劍，意思是預備同別人爭女人時好實行決鬥！最妙的是他和另外的一位朋友底對話：

——只有這樣纔是真正的文藝家。把自家生命獻給自家底愛人，像古時的那些偉大的詩人一樣……我這次到法國總要把比劍學一學……

——與其學比劍，不如學打手鎗的好。

——還是比劍好，決鬥時多是用劍的……

——那不一定，普希金同人決鬥不是用的手鎗嗎？

像這一種人物，聽去好像是假造的一樣，其實却是千真萬真。並且這種人物在目前怕也不算少數，因為患幻夢癖的結果，只有同眼前的世界隔離，像這樣的狂態原是當然的事體。

我們要是覺得這種狂態可笑時，那我們就要趕快地轉變方向。我們看黃浦江上排列的軍艦快要響牠們底礮聲了，我們還在這兒胡鬧甚麼！我們要是真想做些比較近人情的美麗的幻夢，真想和自己底愛人甜蜜地接吻，那還是趕快地起來作有用的工作，無論如何，先使你底現實充實，然後再講別的。要不這樣，愛人怕總不是我們底愛人，而所謂幻夢也不過是到頭來總要感到 *desillusionnement* 一場夢中之夢。

我們中國是一個負着盛名的古國，我很承認；我們有過黃金時代，有過光榮的歷史，我也承認。但是這些，我們不能只去歎歎地憑弔一場便算了事。我們只像一個受過王政時代恩惠的軍官一樣，在懷念着過去的光榮，那更是萬分的無聊了。我們應該注意的是現在，是目前，我們沒有徘徊於幽靈的木乃伊之前的餘裕。

我再來說一遍：要充實我們底幻夢，須先充實我們底現實。

我開首在說西施，我們就不妨把西施比成中國罷。我們要是愛西施，我們就應該先使她把身上洗得乾乾淨淨！

二〇，五月，一九二七。

· 選自獨清文藝論集 ·

我底回國

伯奇：

前次寫了一封信給你，想來你是已經接到了。

說來真有點不快，我剛回到上海，你即在我到上海的前一天往日本去了。你來信問我回國來計劃怎樣，我真不知道怎樣回答你呢！我這次回國，本是一種衝動的表現。我還記得是一天晚上坐在拉了區底一個珈琲店裏，面前正擺着一杯Bism，一個人無聊地正在出神，忽然一個賣報的撞了進來，突然地喊着：

『中國底暴動！中國底暴動！』

好像是一個晴天霹靂一樣，把我從沉夢中驚醒，急忙便買了一份報展開一看，啊……這新聞就是我們最痛心的五卅事件！

從那晚起，每天報上都有中國的消息，可是報上對於那些消息的評論却真要把人氣死！他們——帝國主義忠實走狗的新聞記者——一提筆便說我們是咎由自取，一提筆便說我們是野蠻的民族，一提筆便說我們是無理取鬧，並且一提筆便說他們對於我們應該徹底肅清，應該格殺無赦……啊，這簡直是反了！他們底意思是要我們俯首貼耳地讓他們來屠殺，他們底意思是要我們把頸子伸

長，連呼都不要呼一聲！這簡直是反了，簡直是反了！

那晚我曾自己向自己發誓，決要在最近的期間回國，我是再不願意在外國享樂；再不願意受他們假意的優待——其實，平心而論，我個人過去的生活，中國人對我真不如外國人對我的情意濃厚，但是讓牠濃厚去罷！我還是到中國受苦好些！我是就這樣決了心，就這樣匆匆忙忙地收拾了行裝，一面給國內朋友寫信，想借點回國路費。我在等路費的時間，每天都想回國，我決意和許多外國朋友都不來往了。我在一首詩中說道：

去罷，還在這兒迷戀甚麼熱愛的情婦！

去罷，還在這兒沉湎甚麼芳烈的醇酒！

去罷，還在這兒居住甚麼華美的房屋！

去罷，還在這兒信託甚麼誠意的朋友！

我真天天在想回國，我幾乎要發瘋了。

可是，出人意料，我向國內朋友借的錢竟成了空夢，使我不得不又向別處設法。但是在這期間還又拖延了很久，所以直至現在纔算是真的回國來了。

我要動身的前晚，有許多朋友約會在一個飯店中給我餞行。我那時因為受了友情的包圍不覺
便痛飲了一陣，朋友們要我留一個紀念，我當時頭昏耳熱，向店中索了紙筆，便隨意地寫了一首詩給
他們。這首詩是這樣：

勸君聽我言，我本飄泊人。
我本飄泊人，無家無相親。
東西復南北，舊書伴一身。
舊書伴一身，飢寒常來侵。
有時三四日，飲食不沾脣。
飲食不沾脣，幾死幸復生。
有時去自殺，所苦在愛情。
所苦在愛情，相遇皆不誠。
屢被人拋棄，惟有自吞聲。
惟有自吞聲，無處安靈魂。
飄泊復飄泊，悲觀更傷心。
悲觀更傷心，今向故國奔。

故國正災難，願去哭國門。
願去哭國門，一瀉我哀忱。
或竟不去哭，往遊埃及城。
往遊埃及城，便向尼羅沉。
今日一為別，良友恣殷勤。
良友恣殷勤，倍覺傷我神。
人生祇如此，忽聚又忽分。
忽聚又忽分，紀念永遠存。
勸君各努力，我本飄泊人！

現在我把這首詩抄來給你看看，你大概可以明白了。你大概可以明白我回國到底有沒有甚麼計劃的。所以，我說我回國只是一種衝動的表現。

衝動的表現也罷，甚麼也罷，總之算是回國了。將來怎麼樣，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作一點應作的事却是我早已有了決心的。說得厲害一點，可以借愛爾蘭殉國詩人 Patrick Pearse 底詩中的一節來表我底心情：

I set my face

To the road here before me!

To the work that I see,

To the death that I shall meet.

現在我能對你說的我底計劃也只有這樣一點了罷！

其次，你來信說到我們底國民文學運動，你所說的『語絲』上錢玄同等底批評，我都看見了。他們確是陷入了很大的錯誤。我們提倡國民文學的原因是為今日中國的作家大都不能了解文學底使命，只知道很淺薄地摹倣，而不知道對於民族予以有意識的注意。現在中國這樣處於悲哀運命之下的時候，而沒有一個真正體驗國民感情的作家，我們且先不要說這是代表全部中國人底懶惰與麻木，即只就文學本身來觀察，也是一個宣告墮落的先徵。木天前次發表的文字，或者有些地方因為措辭上的關係，容易引起些誤會，但是像錢玄同那樣的誤會，真是出人意料了。他竟然把我們和『贊美拳匪』以及狹義的國家主義者列為同類，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樣看我們所發表的那幾篇文字來的！我們明明列舉着有『主持社會正義』『主持階級正義』『主持兩性主義』等等，我以為我們底旗幟是很鮮明而正當的。總之，不管你怎樣說，一個民族若不注意自己內部，不宣洩自己感情，不叫醒自己意識，就是費盡心力摹倣人家，根基總是在沙上建築的！其成績怕也只等於零罷了！我看錢玄同等完全是不懂這層道理，所以纔有那樣的武斷。

在文藝上，『紀念』是很重要的。但這兒所說的『紀念』決不含有復古的意義。我們可以紀念希臘底 Parth non，可以紀念羅馬底 Forum，可以紀念埃及底金字塔，那麼也可以紀念我們底萬里長城。這種歷史的趣味並非引導國民去回到古代，只是為使國民提醒意識，感覺到對於已往創造者的懷慕而更從事於新的創造，我們應該恨那般淺薄的國家主義，只去抱殘守缺，在 Neohp-obia 中討生活，但我們同時也該恨那般抹煞一切的偏急主張，竟至蔑視到代表人類真實情感的 Nostaleia!

總之，我們應該受民族底洗禮，我們而努力創作，我望我們此後要彼此激勵。不過我自回國以來，切實與社會相接觸了以後，思想上似乎又有一點變化，現在還不能確定。

但是等到確定或者要把我自己過去的一切見解根本推翻了。再緩一步或者可以告訴你。

獨清

二〇，四月，一九二六。

• 選自獨清文藝論集 •

譚詩

木天伯奇：

我現在動筆給你們兩個寫這封信，我底身子已在上海了。

離歐洲以前，在意大利 Venise 住了好久，後又重歷羅馬，直探 Pompei 之廢墟，在那著名的古文明的遺蹟中徘徊痛哭——哦，那時的我，簡直想長眠在那兒！簡直想那在我面前噴着黑煙的火山再崩了下來，好使我和那片最可愛慕的土地一同熔化！那時的我，真不願再回來了！後又在瑞士留連了好久，取道里昂，由馬賽上船歸國。可是不幸得很，船一到了 Portland，看見那些可憐的埃及人，使我對於東方的感情立地變成了幻滅的悲哀。唉，可憐的東方！像埃及那樣古文明的國家，現在竟墮落到那步田地！他們那些可憐的埃及人，只知道駕着帆船來接客，或是拿着種種的商品叫賣，簡直像忘記了他們往日的偉大和光榮。我禁不住便吟出了我底哀歌：

唉！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

我對你們是有無限尊敬的熱忱，

難道你們卻只做這樣接客的人？

唉！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埃及人！

我對你們是抱着個愛慕的真心。

難道你們卻只能作這樣的商人？

我近來做詩，很愛用疊字疊句，我覺得這是一種表人感情激動時心臟振動的藝術，並是一種激刺讀者，使讀者神經發生振動的藝術——木天！我一到了上海，沫若便把你底信拿出來給我。我不覺吃了一驚：何以你對於詩的觀念竟這樣和我相似！你在談 J. Laforgue，而 Laforgue 恰是我精神上的 *Marshe*，我曾把他底詩集放在牀頭日夜熟讀，我曾把他底詩集帶到珈琲館，帶到散步場去和我相伴。不錯，他就是一個最愛用疊字疊句的詩人。他出名的“*L'hiver qui vient*”，和“*Dimanches*”，都是用這種方法的。你說念不懂他底詩，其實並不止你，我在法國和許多法國友人談到他底詩時，十有九都是在罵他的。可憐！Laforgue 竟不能得到他同國人全部了解，倒還是我這個外國人能懂他底語言。但是，木天，你既是主張『詩要暗示』你既是主張『詩最忌說明』我想你對於他底詩，總不至於『念不懂』罷？

歸國後第二天便和沫若談了許多關於詩上的雜話。讀了你底『雨後』覺得你是完全受了

Remy de Gourmont 底影響的。我覺得我們現在唯一的工作便是鍛鍊我們底語言。我很想學法國象徵派詩人把『色』(Couleur) 與『音』(Musique) 放在文字中，使語言完全受我們底操縱。

我們須得下最苦的工夫，不要完全相信甚麼 *Inspiration*。沫若說我愛上了象徵派底表現法，要算是一種變異；因為我從前的詩作法全是 *Byron* 式的，*Hugo* 式的，這話很不錯。我現在很想來和你談一談我對於詩底藝術所下的工夫，就是說我近來苦心把『色』與『音』用在我們語言中的經過，或者也是你所願意聽的罷？

我上前年第一次遊羅馬時，曾做了一篇『弔羅馬』的長詩，這詩寄回國時，沫若伯奇曾同讀過，那雖不免是一篇很接近 *Byron* 式的詩篇，但中間已經插入了

徘徊呀徘徊！

我底心中鬱着難吐的悲哀！

看這不平的山崗，

這清碧的河水，

都還依然存在，

為甚開這山河的人呀，

卻是一去不回！

這已是注重音節的句調了。以後我便漸漸地以全副精神來做這方面的工作。要是可以不管文學史上的年代與派別，只以個人底愛好而定過去詩人底價值時，那我在法國所有一切的詩人中，最

我從 Cafe 中出來，

身上添了

中酒的

疲乏，

我不知道

向那一處走去，纔是我底

暫時的住家……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我從 Cafe 中出來，

在帶着醉

無言地

獨走，

我底心內

感着一種，要失了故國的

浪人底哀愁……

啊，冷靜的街衢。

黃昏，細雨！

這種把語句分開，用不齊的韻脚表作者醉後斷續的起伏的思想，我怕在現在中國底文壇，還難以得到能了解的人。這首詩底形式就是我所採用的『純詩式』中『限制字數』的。這詩除了第一句與第二節末兩句都相同外，其餘第一節中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行與第二節中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行字數相同。並且兩節都是第二行與第五行押韻，第三行與第六行押韻，第四行與第七行押韻。這樣，故表形儘管是用長短的分行表出作者高低的心緒，但讀起來終有一貫的音調。這樣，我覺得纔是 *Stimmungs-kunst* 呢。

要治中國現在文壇審美薄弱和創作粗糙的弊病，我覺得有倡 *Poesie pure* 的必要。——木天！如你所主張的『詩的統一性』和『詩的持續性』我怕也只有 *Poesie pure* 纔可以表現充足。像 Verlain 底 “*La bonne chanson*”，中的第六篇便是一個最好的例。Sainain 也正是這樣的一個詩人，像 “*Chanson d’été*”（見 “*An jardin de l’innance*”，集中）那種詩篇原也不能說是亞於 Verlain 底『合歡會』集中諸名作，我們也應當要求其生產。

Rimbaud 在他底『地獄中之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中說到他對藝術的主張，開首便先自命為瘋狂，——“A moi, L'histoire d'une de mes folies”——這實在是不錯的。因為一個詩人總應該有一種異於常人的 Goltz：常人認為『靜』的，詩人可以看出『動』來。常人認為『朦朧』的，詩人可以看出『明瞭』來。這樣以異於常人的趣味製出的詩，纔是『純粹的詩』。Baudelaire 底精神，我以為便是真正詩人底精神，不但詩是最忌說明，詩人也是最忌求人了解！求人了，解的詩人，只是一種迎合婦孺的賣唱者，不能算是純粹的詩人。若果詩人底詩篇引動了民衆底鼓掌，那只是民衆偶然能相當的了解詩人底詩篇，卻並不是詩人故意求民衆了解。(木天，至於純粹詩歌與國民文學不矛盾的所在，你已說得很透徹了。)故我以為要求最好的詩，第一先須要求詩人去努力修養他底『趣味』(Goltz)。——這似乎還沒有有人主張過，但我卻認為是一個最重要的，尤其是中國現在的詩壇不可緩的要求。

可不是正因為 Rimbaud 有異於常人的 Goltz，即所謂『瘋狂』，他纔能有。

A noir, Eblanc, I rouge, O bleu, U vert, 發明的他底詩實在非一般人所能了解。但要有人能用很強的 sensibility 去誦讀，我相信定會得到異樣的色彩。像這樣的藝術，就是我極端所傾慕的藝術。我也曾在這方面努力，雖然中國底文字有種種阻礙成功的缺點。我曾有過這樣的詩句：

在這水綠色的燈下，我癡看着她，

我癡看着她淡黃的頭髮，

她深藍的眼睛，她蒼白的面頰，

啊，這迷人的水綠色的燈下！

還有一種『色』『音』感覺的交錯，在心理學上就叫作『色的聽覺』(Chromaticaudition)；在藝術方面即是所謂『音畫』(Klangmalerei)。我們應該努力要求這些最高的藝術；我們應該要求如伯奇所說的『水晶珠滾在白玉盤上』的詩篇；我們應該向『靜』中去尋『動』，向『朦朧』中去尋『明瞭』；我們唯一要求的是真的『詩的世界』。

其次，我所以愛 *Lamarine*，就是因為他雖然未必用心去製造甚麼『色』『音』一致的艺术，但他那種在沈默中求動律的手腕也可以使他底作品成為『純粹的詩』，像“*Le Lac*”，“*Le Printemps*”，等詩都是很適當的例。至於 *Laforence*，他底詩簡直可以說十有八九都是我吟咏的他底詩纔不是平面，他底詩纔是運動的，數學的，他底詩纔是有統一性與持續性的作品——他是最高的力之表現的詩人，他是我精神上的 *Martire*。

其實，*Laforence* 只算得是我底同調者。我愛讀他底“*L'éniver qui vient*”，但當我還未曾讀他

牠們也不管人家心中是怎樣的酸痛，

只是奏着「Ton ton, tonkine, ton ton!.....」

啊啊，「Ton ton, ton t ine, ton ton!

——停止罷，你們這些難聽的聲！

你們就任風把你們送，送，送，

把你們送到北，送到南，送到西，又送到東……

但是我底神經已受不住這樣的振動，

噲！停止罷，你們這些難聽的聲！

我那首詩自己還覺得有相當的滿意，但不料 Laforgue 在他底“L'hiver qui vient”，中有了同樣的描寫。不過他底寫法另是一種情調。他簡直被「Cor」底聲音聒擾得要發起狂來了！木天，這便是你所引的。

Les cors, les cors, les cors, —— Melancoliques!.....

Melancoliques!.....

Si en vont, changeant de ton,

Changeant de ton et de musique,

Ton ton ton taine, ton ton!.....

Les cors, les cors, les cors:.....

S'en sont allés au vent du Nord.

其餘我那首還有與 Laforgue 類似的地方也再不必舉例了。總之這種疊字疊句的寫法，這種長短斷續的寫法，可以說是一種「力」之表現。

本天！你說你主張詩底形式力求複雜，這話很對。可惜中國現在詩壇底詩大部分還不成熟其為形式。我以為詩底形式固不妨複雜，但每種形式卻必須完整。中國人近來做詩也同中國人作社會事業一樣，都不肯認真去做，都不肯下最苦的工夫，所以產生出的詩篇，只就 technique 上說，先是些不倫不類的劣品。從前中國詩人有困苦憂脫了眉毛，又因沉吟而走入醋甕，歐洲近代詩人更為了求藝術的精進，不惜吸 haschisch 以自戕。獨有我們中國現在的詩人粗製濫造，不願多費腦力，這真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本天！我望我們多下工夫，努力於藝術的完成，做一個勤苦的詩人罷！

詩作者不要為作而作，須為感覺而作 (écrire pour sentir)，讀者也不要為讀而讀，須要為感覺而讀 (lire pour sentir)。可惜我們中國現在既無這樣的作者，更無這樣的讀者。Verlaine 底 "Noëurne parisien" 正是這樣作出而要求這樣讀者的詩。我很想在這方面努力，可惜力量太不足了，比較能滿意的有

我把我底心留給你底頭髮，
你底頭髮是我靈魂底住家；
我把我底心留給你底眼睛，
你底眼睛是我靈魂底墳塋。

還有，我所取的詩形中有『散文式的與純詩式的』這是 Rimband 應用過的 (Une saison en enfer) 我覺得這種形式也很重要。因散文式有散文式能表的思想事物，純詩式有純詩式能表的思想事物；如一篇長詩，一種形式要是不足用時就可以兩種並用。我由法國動身時曾有一篇『動身歸國的時候』即是採取這種形式。木天，我很望將來你一讀牠呢。

伯奇！這封信一半是沫若叫我寫的；一半是我讀了木天給沫若底信，覺得有感觸，不由得要求加入一談。對於這種新的藝術，沫若底意見也正一樣；不過，我同木天一樣，雖然主張唯美派的藝術，但同時又承認這與國民文學無矛盾而主張國民文學！雖然歸國後，感到了種種幻滅的悲哀，但我底歸國，畢竟是受了 *nostalgia* 底誘惑的。我在那篇『動身歸國的時候』的長詩中曾有一節法文詩（詩篇中加外國文字，也是一種藝術，近代歐洲詩人應用者甚多。這不但是在本國文字中所不能表的可以表出並且能增加一種 *exotic* 的美，更可以使詩中有變化及與人刺激諸趣味）道：

Assez vu! sur les boulevards, les gens lents ou gais,

Assez vu toutes les longueurs des ponts et des quais,

Assez vu devant Notre-dame les

yeux des filles éclatants de flammes,

Assez vu sur les champs Elysées la

vive volupe du pas des femmes.

伯奇只這樣四行詩，你也可以看出我歸國時的心情了罷？

我在最後希望你們兩個對我這封信都寫些意見。

獨清

四，二月，一九二六。

· 選自獨清文集 ·